

第一章 雷鸣

“历史的转变与胜败，往往都决定在一瞬之间。但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那一瞬过后才去回顾。很少人知道此刻就是产生巨大变化的那一瞬间，更少有人能够用自己的手来定夺这一关键的时刻。而更不幸的是，愈是心怀不轨的人，却往往能够以过人的意志来把握未来……”(D.SINCLAIR)“预测未来、体验现在、回想过去，若把这三者串联起来，往往会有不寻常的惊悚伴随而至。充满喜悦的惊悚，充满恐怖的惊悚，充满愤怒的惊悚，其中最值得畏戒警惕的无异是最后一种。有许多的人将之改称为‘后悔’……”(E.J.MACKENZIE)

这一年，宇宙历七九八年，帝国历四八九年的年初，寒冬的余威仍然大肆张牙舞爪地霸占不去，春天的风和日丽迟迟未见踪影。但一旦到来之后，春意立即快速成长并驱走严寒，帝国首都奥丁的市街上缀满了锦簇的鲜花。接着季节转移，花朵开始凋零，浓浓的新绿涂满了人们眼界所及之处，微风吹来阵阵初夏的气息，透过薄薄的衣衫渗进人们的肌肤，让人们的心也跟着活跃了起来。

六月中旬，对处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的银河帝国首都奥丁而言，正好是温湿度适中最为舒适的季节。但是，这一天却异常的闷热，云层快速地变化流动着，从学校下课的孩子们也好像受到催促似地由原野向住家飞奔。

银河帝国宰相府是一栋灰白色的石造建筑物，就建筑本身而言，象征性的权威感远胜于实际的使用机能。当然，这并不是现今的主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所授意建造的。在他之前，曾有好几个皇亲国戚或大贵族，也入住过这栋建筑物，以皇帝代理人的身份，对多达数以百计的恒星世界行使行政权。莱因哈特在这栋建筑物历代的主人当中，可说是年纪最轻，但实力却最为强大的一位。在他以前的帝国宰相均依皇帝任命而产生，而他却是要求皇帝任命自己而成为宰相。

在庄重、阴暗、封闭的建筑物当中，有一名非常年轻的女子在走着。脚步声非常地有规律，穿着男子样式的服装，暗色调的金发剪得很短，让人猛一看以为是一位俊美的少年，但由她窈窕的身形、柔滑的肌肤以及领口部分所露出的橘色领巾中，似乎在证明她是一名女子。

银河帝国宰相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来到莱因哈特办公室门前时，卫兵对她行礼，并且顺从谨慎地自觉为之将门打开。希尔德目前已经确立了无需任何条件也能让警卫对她毕恭毕敬的地位了。

希尔德简洁地道谢之后即进入宽阔的办公室中，视线搜寻着这栋建筑物的主人莱因哈特。这位身为帝国宰相，同时也是帝国军最高司令官的俊美青年，本来正伫立窗边向外眺望，手指拨动着他那华丽耀眼的金发，此时闻声而回过头来。身为军人的他，一如既往地身着以黑色为底色，各处缀以银色的华丽军服，衬托着他那年轻的身躯。“是否打扰到您了，宰相阁下。”“哦！没关系。有什么事吗？玛林道夫小姐。”“宪兵总监克斯拉上将请求谒见，说是有紧急事由。”“哦！克斯拉有什么事这么紧急？”

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的伍尔利·克斯拉当然并不是一个完全毫无人格缺陷的人，但帝国宰相和秘书官也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会无缘无故或轻易地显现出焦虑或狼狈的角色。

克斯拉会如此地焦急必定有相当的理由。“好，带他进来吧。”

这位帝国实质上的独裁者一边用他那像雕刻家一般纤细的手指，将落到额前的金发拨起，一边对希尔德吩咐道。他从未曾回避过伴随着地位而产生的责任，这是连与他敌对的人也无法否定的事实。

希尔德正要转身的时候，隔着窗户外边意外地泛起一片微微的亮光。厚厚的云层若沉若浮在低迷的空中，散发着一股不健康的光晕。“好像要打雷了……”“气象局报告说大气层的状态不稳定，可能会有雷雨产生。”

此时，远方因放电现象空气摩擦而产生的轰轰声响，传到了两人的耳里。那声音逐渐地升高，显得更为狂怒粗暴，终于，一记光锤打进视线内，雨滴开始簇拥地打在玻璃窗上。

伍尔利·克斯拉的身高较这位年轻的主君稍矮，但身材较为宽大，有着历战军人的精悍相貌，但不知为何那茶色的头发却在耳朵的两旁泛白，眉毛当中也混杂着一些白毛。就三十过半的年龄而言，给人一种不大相称的印象。“罗严克拉姆公爵，在您繁忙之际前来打扰，实深感惶恐。属下因接到消息说前些天里有二名旧大贵族派的余党潜到帝都里来，故立即前来报告。”

站立在窗旁的年轻主君视线越过肩膀，回头凝视着部下。“为何会知道这件事呢？克斯拉。”“事实上是有人密告……”“密告？”

年轻帝国宰相的声音当中充满了不悦。如果有与“背叛”同样地会污染他的精神花园且同时散播毒素的害虫存在的话，那么这害虫的名字就应该是“密告”了！虽然有时确实是有其重要价值，但无论如何他对这种行为仍采取既不欢迎也不奖励的态度。

银白色的闪光由空中蛇行穿过，雷鸣巨声炸响，寂静如易碎的瓷器一般地被击碎，在莱因哈特等人的耳膜中留下令人不舒服的残响。在尾声尚未消失之前，莱因哈特好像忽然改变主意似地催促宪兵总监接着继续报告下去。

克斯拉于是用手指操作着放在他手掌中的一只小盒子，在与年轻帝国宰相视线相同高度之处，浮现出小小的立体影像。那是一名年轻男子，虽称不上是美男子，但却能令人感觉出他良好的品性与家世，在眼角与嘴边洋溢着的笑容当中并没有一丝的城府。“这个人是在兰斯贝尔克伯爵，名叫亚佛瑞特，现年二十六岁。是去年参加利普休达特盟约众多贵族中的一员，战败之后随即亡命至费沙。”

莱因哈特默然地点点头，这个名字和脸孔在他的记忆当中还很明显地留着。以前曾经几次在庆典及宴会当中见过面，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是一个虽不见得有益，但却也无害的人物，如果是生在高登巴姆王朝的安定时期，那么大概会是一个热衷于那些不入流的诗歌或小说当中，具有文学兴趣的人，一生中无大过并且也将就此而终吧！但对于在乱世之中，要能够挣扎求生所必须具备的机智和适应能力方面，就没有如此的天赋和幸运了。他之所以参加反莱因哈特派的盟约，与其说是因为憎恶莱因哈特，不如说是受传统的价值观影响，单纯地认为只有门阀贵族才是帝国政治的支柱所致。

接着出来的影像，是一个较亚佛瑞特稍微年长的男子，其相貌令人觉得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宪兵总监说明，他是原大贵族联合军菲尔格罗男爵手下的一名参谋-休马哈上校。

雷欧波特·休马哈二十岁时毕业于军官学校，十年后晋升为上校。由于不是贵族出身，所以在后方服勤的时间较前方服役的时间来得长，虽不若渥佛根·米达麦亚那么地幸运，有机会缔造出辉煌的战功，但能爬到今日的地

位，也算是罕有的擢升了。他不但富有冷静和理性、任务执行能力优越，而且能视情况需要，可以独自一人行动，也可以指挥集体行动。可说是一名极为“有用的人”。“这不就是应该网罗到麾下的人材吗？”莱因哈特如此地想着，自己那可以称得上“贪心”的人材募集网上，居然出现破洞而有了漏网之鱼，莱因哈特甚是觉得可惜。他本身对于物质的关心与欲望甚为淡薄，但对于在人材方面的网罗却极为执着。特别是去年痛失红发至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之后，虽明知不可能，但也从未吝惜过丝毫的努力，希望能弥补这个损失。

先不管这些，再回过头来，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和休马哈舍弃了费沙这个安全的亡命之处，而暗中潜入敌人所管辖的帝国首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莱因哈特猛然想起什么似地问道：“他们二人应该会持有旅行和入境签证，这些证件是正式签发的、使用假名的真证件，还是纯为伪造的假证件？”

宪兵总监的回答是“真的”。在入境检查的时候，并未发现有任何可疑之处。如果没有人密告的话，恐怕根本无法辨别他们真正的身分。由他们所持有的证件是由费沙自治政府所签发出来的这一点看来，很容易地就可以明白费沙与这一件事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克斯拉也因此前来谒见，请求宰相作一政治上的判断。

莱因哈特于是答应稍后再作指示。让宪兵总监先行退下之后，又将视线投到那布满雷云的空中。“帝国的历史家们，将鲁道夫大帝的怒号比喻成打雷，你应该知道吧？伯爵千金。”“是的，知道。”“这真是个相当有趣的比喻。”

希尔德并没有立即回答，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年轻的帝国宰相那凝视着窗外的优雅姿态。

她之所以没有立即回答，是感觉到莱因哈特所说的话与心中真正所想的并不一致，语气中似乎带着些许嘲讽。“打雷这种现象……”

莱因哈特刚开口说话，突然轰隆声大作，雷光一闪而过。在那一瞬间，他那俊秀的脸庞，看来竟像是一尊用白玉刻琢而成的雕像。“……简单说来，其实只是一种能源的浪费。

虽具有强大的光热与声响，但却粗野而狂暴，对任何事物并没有什么好处。以此来形容鲁道夫倒也相称。”

希尔德那线条美好的嘴唇轻启，但一言未发地又闭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莱因哈特并不需要她的回答。“而我不同，我不会这样。”

希尔德感觉到这些话，一半是对着他自己，一半是对着那并不在场的某一个人说的。

莱因哈特将视线转回室内，注视着貌美如花的伯爵千金说道：“玛林道夫小姐，你的想法怎么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有关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回到帝都来的原因吗？”“是的，如果他好好地待在费沙，偶尔作作那不怎么高明的诗文，倒也可以平安地过日子，为什么要甘冒危险跑回这儿来呢？你有什么看法？”“据我所知，兰斯贝尔克伯爵是一个绝对的浪漫主义者。”

这样的一个回答，似乎微妙地刺激了莱因哈特那并不丰富的幽默感，涟漪般的微笑在他的嘴角荡漾开来。“我不认为你的观察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不认为那个二流诗人是因思乡心切而想回到故乡来，而再由其中找到一些浪漫。如果是经过了十几年变成一个老人之后或有此可能，但从去年内乱到现

在也只不过才一年啊。”“如您所说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之所以回来，应该具有更为深刻的理由，而且有值得他冒险的价值。”“那么这个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莱因哈特很显然地热衷于与聪明的伯爵千金如此地一问一答。这并不是男女之间的对话，而是知性之间的交流，希望能藉由与一个知性上相当的同伴，彼此之间非公开的讨论，产生一种强烈的催化剂，带给思考的刺激与活力。“如历史上所显示的，把对强者进行所谓的恐怖主义活动视为一种达到理想的捷径的想法，会使得一个行动派的浪漫主义者变得极为激进。兰斯贝尔克伯爵或许就是为了能戏剧性地满足他那单纯的忠诚心与使命感，故挺而走险大胆潜入帝都吧。”

希尔德如此地回答。而因为时时存在这种危险，这正是于去年丧命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无法为他人所取代之其价值的一部分，希尔德深深地感受到。“说到恐怖主义，大概就是打算来暗杀我吧！”“不，恐怕不是。”“为什么呢？”

希尔德对着深感兴趣的莱因哈特说明道，不论是暗杀或者是对过去的清算，对于将来的发展并没有任何助益。如果莱因哈特遭到暗杀的话，那么有谁可以接替这个地位，接受这个权力的转移呢？去年，因“利普休达特盟约”而集结在一起的贵族们之所以败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与副盟主立典亥姆侯爵，对于打倒莱因哈特之后权位的瓜分意见严重歧异所致。正如克斯拉上将的推测，兰斯贝尔克伯爵的潜入，必定与费沙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对费沙而言，莱因哈特死后，统一权力的瓦解，对社会、经济所可能造成的紊乱，或许还不如现阶段的状态还来得好一些。“依我看，费沙在幕后唆使恐怖行动，应该不是想要暗杀，而是要挟持要人。”“这样的话，那对象是谁呢？”“我认为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当然就是我啦，那另外二个是谁呢？”

希尔德直视着那兴味盎然的冰蓝色的眼眸，回答道：“一位是阁下的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

希尔德的话一说完，莱因哈特那原本清冷自若的神情，随即激情翻涌无法抑制。这变化是如此地直接急速，令人错觉仿佛是几秒之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强行地换了另一个人似的。

“如果那二流的混帐诗人，胆敢伤害到姐姐，那么我会用人类绝对无法想像到的残酷手段杀死他，叫他后悔带着痛觉被生到这个世界来！”

希尔德无法想到有任何理由，会让莱因哈特不实现他这个如此可怕的咒誓。而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如果真陷入到这种危险的诱惑当中并付诸于行动的话，那么必定会制造出一个恐怖异常的复仇者吧！“罗严克拉姆公爵，我刚才所说的并不值得让您如此忧虑，请您恕罪！阁下，令姐应不致于在这一次行动当中遭到挟持。”“为何如此断言？”“因为挟持一名女性作为人质，根本上违反了兰斯贝尔克伯爵的作风。正如刚才所说的，他基本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对他来说，与其挟持一名柔弱的女性，自尊心受损之余更遭受别人背后的指点，不如选择其它困难度较高的途径。”“没错，兰斯贝尔克伯爵，那个差劲的诗人或许是这个样子。但如你所说的，这一件事费沙也牵扯在内，他们难道不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施展阴谋吗？费沙的人根本上就是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者，难保他们不会强制兰斯贝尔克伯爵采取省事而且有效的方法，进行对姐姐不利的活动。”

只有在对着其姐姐，也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的事情时，莱因哈特才会表现得易于冲动而失去理性。只要这块心灵上禁区，也就是这个弱点继续存在的话，就意味着莱因哈特与“钢铁巨人”鲁道夫大帝仍存有一线之隔吧。“罗严克拉姆公爵，我所假设的三位挟持对象当中，首先将阁下除外，因为即使执行实际行动的兰斯贝尔克伯爵本身有这样的想法，在背后操纵的费沙也不会同意。接着再将阁下您的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除外，因为兰斯贝尔克伯爵不会接受这样的作法。所以，最后能满足计划者与执行者双方条件的，我想只剩下第三位……”“第三位又是谁呢？”“就是现在顶戴至尊之冠的人。”

莱因哈特点此时所表现出的惊愕并没有想像中的大。他应该是与希尔德有着相同的推论，只不过由嘴里说出来，更强调了意外的感觉。“那么你是认为，那个二流诗人是想要诱拐挟持皇帝喽？……”“对兰斯贝尔克伯爵来说，这不叫诱拐而是将幼小的主君由奸臣手中拯救出来的忠义行为，不但不会有任何排斥，甚至还会欣喜若狂地去执行。”“对那二流诗人来说，这样的确是心满意足了。但是对另一个当事者而言呢？诱拐皇帝对费沙有何好处？”“这一点目前还不清楚。但总之对费沙来讲也没有任何害处，您说是不是呢？”“确实如此，你说的没错。”

莱因哈特点点头，认同了希尔德的推论极具可能性。她的意见当中，无疑地是充分掌握了费沙的功利思想与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的性格。“结果又是费沙的黑狐在搞鬼。这家伙自己绝对不会现身，总是躲在幕后吹笛拉线。这次受指使的二流诗人，倒是个不错的傀儡啊！”

莱因哈特挖苦似地咕哝着。他对这个傀儡般的“二流诗人”并不同情，而对于费沙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也没有一丝祝他成功的宽大。“伯爵千金，我想来密告二流诗人等潜入的家伙，应该是费沙的工作人员，你认为呢？”“是的，我也是这样想。”

希尔德在这一刹那间或许正期待着莱因哈特的微笑，但这位年轻俊美的帝国宰相，却又将他那冰蓝色的眼眸再度转向窗外，神情近乎严苛似地紧绷着，独自地循着思考的轨迹陷入沉思之中。

不正常的天候一直持续到隔日，帝都中央墓地一早就笼罩在一片水滴的帘幕当中，分不清是雾还是雨。晴天里枝叶流阳如水晶般闪烁的成排桧树，此时沉默地伫立在白茫茫的水烟内。

希尔德吩咐地面轿车等候在外面之后，抱着那绽放着淡雅香气的山百合花束独自走上石头铺叠而成的墓园小径。到祭拜的墓地约需要走三分钟左右。

那并不是壮丽的陵墓，干净洁白的墓石上所雕刻的碑文也极为简洁。“我的朋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于此长眠。帝国历四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四八八年九月九日。”

希尔德静静伫立在墓石的前面，水滴沾湿了她雪白的脸庞。“我的朋友”-这几个字背后所蕴藏的深厚意义，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地体会到呢？莱因哈特对这位解救了自己性命的红发至友，追赠了无数的荣誉以作为报答。帝国元帅、军务尚书、统帅本部总长，以及宇宙舰队司令长官。能够身兼“帝国军三长官”的要职，是无数提督们毕生追求但却难以实现的梦想。在红发至友过世后，莱因哈特将此封号赠送给他，而却在墓碑上刻下了比这些荣誉

意义还要深远得多的墓志铭。

希尔德将山百合花的花束放在那湿冷平坦的墓石上。她不知道湿度是否会使山百合的香气转浓或变淡。从小她就对花或者洋娃娃之类没有什么兴趣，相反地，受温厚且饱学的父亲遗传及环境的影响，在思考上受到较多的熏陶与训练，以致兴趣都集中在一般女孩望而生畏的政略方面。

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生前，希尔德没有机会能与之相识。但是在去年的“卡斯特罗普动乱”当中，如果没有吉尔菲艾斯的迅速镇压，希尔德的父亲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的性命恐怕也不保了，希尔德并不喜欢谈恩义之类的说法，但至少也算是欠了他一份人情。在利普休达特战役即将展开之际，希尔德说服了父亲，由自己亲自与莱因哈特交涉，玛林道夫伯爵家族因此获得保全，但希尔德并未将自己的成绩予以过度的评价，因为如果不是在这之前吉尔菲艾斯将伯爵家族由存亡的深渊中救出，今日的局面早已不存在了。

从军官学校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直以副官的身份辅佐莱因哈特，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见识与忠诚心可说是无与伦比。后来在卡斯特罗普动乱，亚姆立礼会战，一直到立普休达特战役等独立的作战行动中也建立了无数辉煌杰出的战绩。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么于即将到来的对同盟军事行动当中，还不知会建立多么卓越的功勋，甚至使历史完全改观。

然而，以上毕竟是人们的想像，只要是人类，就没有所谓的绝对。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或许也会有失败，与莱因哈特之间或许也会产生感情的龃龉和理念上的对立，不，事实上是已经开始产生了。当吉尔菲艾斯奋不顾身地解救莱因哈特时，他的手上并没有武器。而在那以前，在某些场合其他人不许携带武器时，只有吉尔菲艾斯例外地被特许。可是，就在莱因哈特听从奥贝斯坦的建议废除了这项惯例，且有意将这位红发至友-他的半身-贬为与其他部下同等看待的时候，悲剧的利爪延伸到了极限，撕裂了金发的年轻独裁者的心。就这样，由于“威斯塔特的屠杀”，在两人之间才要引发的危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徒然留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惨痛的回忆。

希尔德甩了甩头，细微的水珠在短短的金发上聚集起来，颈子上感受到令人不悦的沉重。她再度凝视着墓石上的碑文，山百合花的花束是出自衷心的供品，应该可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相称吧！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吉利的花语，看来，以后要对花多抱持一些关心才是。

希尔德不久之后走了。虽然是特意前来，但在这一天，她仍然没有想到该对死者默祷的话。

佛洛伊丁的山岳地带位于帝都中心城区的西方，其巨大的山翼往外扩张，约有地面轿车六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距离。由三个方向延伸出来的山棱往中央点集中，相互交错屈曲深奥，使得大地高低波状起伏。山脉与水脉交会之处，地势改变，相互地遮断阻挡，于是到处产生深峻的溪谷与湖岸线错综复杂的湖泊。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植物的生态由混合树林转变成针叶树林，然后接着出现的是高山植物的族群。跟随阳光照射的角度，万年的山头积雪散发出如彩虹一般的光彩，仿佛是大地的顶端在与天空亲吻。

在森林与岩石裸露处之间，散布着牧场以及自然形成的花圃，还有牧歌声此起彼落的山村，好像在裁缝着这些间隙似地，屹立在一大片浓厚的绿意之间而不为之所吞噬，小心翼翼地诉说着自己的存在。这些山庄几乎没有例外地全为贵族所有，但由于大半的所有者在去年的“利普休达特战役”当中

均已败亡，故很多没有人管理而任由其空置废置着。它们迟早都将会转作公共利益的用途，而现在只是单纯地伫立在那儿。

拥有格里华德伯爵夫人此一称号的安妮罗杰所居住的山庄，建立在呈丫字型湖泊中央突出的半岛上。

半岛的基座设有一个坚木材质的门，门扇呈现开启的状态。希尔德在此由地面轿车上下了车，负责驾驶的军官由于看到此刻已经接近傍晚，而且由门口到山庄内的建筑物还有一些距离，故建议她以车代步。“不用了，正好可做做运动。”

希尔德觉得，如果不让肌肤接触一下这近乎甜美的凉爽空气，好像是重大的损失似的。

未经铺设的道路形成一个和缓的坡道，沿着那翠绿欲滴的榛木树荫，有一道透明得像玻璃一样的小溪，那清澈的流水正轻轻地潺潺淌过。

她带领着军官，踩着像风一样精神抖擞的步伐-日后在她的传记当中，这一点将会是传记作者必然会强调的-希尔德走着走着，在转过几个弯之后停下了脚步，林立的树木突然不见了，视界也跟着变得辽阔，此时眼前所见到的是一片赏心悦目的青草地，与伫立在草地深处的一座双层木造建筑的山庄。接着看到山庄入口的前面，有一名纤细典雅且姿态优美的年轻女子。

希尔德缓步地慢慢走过去，小心地不令自己冒然地闯进女主人的视线内。“您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吧？”“你是……”“我叫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现在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秘书官。不知是否有幸能占用您一些时间？”

深邃的碧眼，静静地凝视着希尔德。希尔德虽没有任何理由值得胆怯，但身体内部却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近乎畏缩的紧张，感觉对方并不是一个虚伪或使诈的人，或者原本就无意玩弄这些手段。“肯拉特！”

一名少年应声由山庄里面走出，那少年的金发与安妮罗杰本身金发的颜色，在色调上有着些许微妙的差异，傍晚时逐渐微弱的阳光映照着他，年龄上看来大约只有十四岁左右。

“是您叫我吗？安妮罗杰夫人。”“有客人来访，要好好招待才行。麻烦你先带这位司机先生到餐厅用晚餐。”“是的，安妮安杰夫人。”

军官带着诚惶诚恐的表情随少年一同走开之后，安妮罗杰领着年轻的客人来到那有着古色古香的暖炉，空间虽小但布置得整齐舒适的客厅里去。“伯爵夫人，那孩子看来是摩德尔子爵家族的……”“是的，是摩德尔家族的一员。”

希尔德知道那是与莱因哈特敌对的贵族家号。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安妮罗杰成了这名少年的保证人。

此时的窗外，由于夏至已近，昼长夜短下，夕阳已经开始西沉。由空中落下的一道残光，在远方森林的斜上方，织出金黄色的光带，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光带也逐渐地往斜面的边缘下滑，不久光带已全部消失，天空中原本碧蓝的颜色不断地愈来愈浓，令人莫名其妙地会感到害怕，最后终于无法分辨出天空与漆黑森林的界线。当星星生硬的光芒开始点缀着天空时，才让人不禁真实地感受到和宇宙之间，仅隔着一层大气的薄膜。希尔德想起不知是否有谁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白天的天空是属于大地，而夜晚的天空是属于宇宙。安妮罗杰的弟弟，此时正准备与星星那一端的敌人交战，企图要一举消灭他们，展开一场全面战争……。

暖炉中的火焰正熊熊地燃烧着。佛洛伊丁山地的春夏两季节，据说要比帝都中心城区迟来两个月，而秋冬则早两个月到来。夜晚时的薄暮一秒又一秒地将凉意转变成寒意，而燃烧着的暖色火焰，却有着使人类的精神与肉体卸下厚重外衣的效果。舒适地坐在沙发上的希尔德，虽小心地注意着礼仪以避免失礼，但仍然不由自主地发出满足的叹息声。因为悠然的生活对希尔德来说，是一种不被允许的奢侈。待她说明了来访的用意之后，美丽的女主人自然而且优美地侧过了头。“我弟弟是说要替我加派护卫吗？”“是的，罗严克拉姆公爵担心您会成为恐怖主义份子下手的对象。其实公爵真正希望的是您能回去与他同住，但恐怕您不会同意。所以，希望至少能得到夫人的允可而在山庄外围配置警备的士兵。”

希尔德闭上嘴，静待着安妮罗杰的反应。

但是安妮罗杰却超乎异常地沉默着。由于希尔德原本就已预料到无法立即获得答覆，所以并未愚蠢地加以催促。

当莱因哈特将这件事委托希尔德来办的时候，那脸上的神情与他作为一个强大独裁者的身份并不相称-却像是一个唯恐令自己优雅的姐姐哀伤的少年，他说，姐姐可能不会见我，所以要拜托你了。

创造了今日世界的人竟然是这名女子！希尔德不由自主地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所支配着。这位从容温柔，看似初春暖阳的美丽女子，竟是现代历史的起源。从十二年前，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将她纳入后宫的时候开始，历史便不再停滞，波涛汹涌地急速演变。后代的历史学家们大概会这么说吧-高登巴姆王朝决定性的衰亡，全起因于这位优美的女子。如果没有这个姐姐，可能就没有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急剧抬头。虽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完全依照个人的意志来左右历史和世界。但是，将花粉吹送到他处孕育出新生花朵的风，其本身虽无意，但事实上的确是它的功劳。

不久，终于得到了平静的一个回答。“我个人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请护卫来保护我，玛林道夫小姐。”

这样的回答，也早就在希尔德以及莱因哈特的预料之内。受年轻帝国宰相重托的希尔德，此时不得不开始她的游说。“伯爵夫人，无论就任何观点来看，都有这个必要而且您也有绝对的资格。至少，罗严克拉姆公爵是这么的认为。我们会尽量不妨碍到您生活的平静，所以至少是否能允许在山庄的附近安排护卫巡逻呢？”

安妮罗杰那线条美好的唇边，浮现出一丝带着寂寞阴影的微笑。“让我来告诉你一些过去的往事。在十二年前，我和莱因哈特的父亲，在用尽了仅有的资产之后，终于放弃了原有的豪邸，迁移到一个靠河海、地势低洼的小工商城镇，一栋小小的屋子里。表面看来似乎是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但事实上却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莱因哈特生平所得到的第一个朋友，是一个有火焰般的头发与爽朗的笑容，身材高挑的少年。我曾对这位少年说-齐格，要和我弟弟做好朋友哦……。”

暖炉里燃烧的火焰迸裂开来，发出尖锐的声响。橘色的火苗跳动着，摇曳着说者与听者的身影。希尔德透过美丽女主人的描述，眼前仿佛看到了十二年前，帝都里的小工商城镇朴实的景象，当时这名女子还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女，带着和现在同样透明的微笑和温柔的眼神注视着对方，那少年以仿佛与耀眼的红发相辉映的灿烂笑脸回应着，而另一名少年，仿佛隐翼天使般的少年，见到这个情景，用满怀信心的声音，牵起红发朋友的手说道，走

吧！

你要永远和我一起走……。“红发少年一直都紧守着这个承诺。不！岂止是这样，他所做的甚至还远远超过了我所期盼的，那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是我，夺走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人生、性命及他所有的一切。他已经过世了，而我，却还留在这人世间……”“……”“我是个罪孽深重的女子……”

希尔德无言以对。这或许是慧黠的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穷于言辞吧！让她体会到这首度经验的，并不是精于巧辩的外交官，不是阴险毒辣的谋士，也不是严峻的检察官。尽管她因为穷于言辞而感到困惑，但并不因此而感到狼狈，或者甚至感到羞耻，因为输不是输在策略或者是辩论的优劣上。“格里华德伯爵夫人，请您原谅我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仍要大胆地说出来。倘若您万一真的受害于旧大贵族派系的恐怖行动，那么在天上的吉尔菲艾斯提督难道会高兴吗？”“……”

如果是平时的希尔德，大概会不屑地摒弃这样的论调吧！因为不靠理论来说服而诉诸于感情的作法，原本就不是她所喜欢的。但是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只好走上这通往目标唯一的一条路了。“而且，不仅只有死去的人，还有活着的人，请您无论如何再想一想，伯爵夫人，吉尔菲艾斯提督的死对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个过于沉重的打击，如今他只剩下夫人一个亲人了，如果连您也不理他的话，那么公爵的人格可能就要崩溃了。吉尔菲艾斯提督的年龄对死亡来说是太过年轻了。但如果罗严克拉姆公爵在这个时候，精神上呈现死亡状态的话，您难道不觉得也太过年轻了吗？”

女主人那如白瓷般的脸庞上除了映有火焰的照射之外，仿佛还有着什么东西似地晃动着。“你是说我抛弃了弟弟吗？”“罗严克拉姆公爵是希望您能为您尽一些责任，这是他的想法。如果您能接受他的请求，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存在对姐姐来说，仍然是必要的。这一点不仅只对罗严克拉姆公爵个人，对其他范围更广的人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安妮罗杰无特别意识似地将视线移向暖炉，但注意力并不在那跳动的火焰上。“你所说的范围更广的人当中，是不是也包含你自己呢？玛林道夫小姐。”“是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更重要的是其他广大众多的人们，银河帝国内几百亿的民众如何能指望一个精神上陷入虚无的统治者呢？”“……”“让我再次向您保证，绝对不会扰乱您平静的生活。无论如何，请让罗严克拉姆公爵，不，应该说是让您弟弟如愿以偿。他当初和吉尔菲艾斯提督立下共同的志向也完全是因为您的缘故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由两人的周围静悄悄地流过。“……玛林道夫小姐，我必须感谢你为了我弟弟如此地煞费苦心，设想周到。”

女主人微笑地将视线挪回到希尔德身上。“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一切就由你作主吧。我还是不打算走出这个山庄，至于其它的事情，只要是您觉得好，就尽管放手去做吧。”“谢谢您，格里华德伯爵夫人。”

希尔德发出肺腑之言。安妮罗杰或许只是想避免这些繁杂的事情，但比起被冷漠地拒绝，总算有了一个不算坏的结果。“请叫我安妮罗杰吧。”“好的，那么也请直呼我希尔德。”

就这样子，希尔德和驾驶地上车的军官这一晚成了山庄留宿的客人。当希尔德来到楼上被安排好的卧室时，送茶水来的少年肯拉特在接受希尔德的道谢之后，好像下定决心似地开口说道：“我是不是能请教您一些问题呢？”

“当然啦，请说。”“为什么不能不来打扰安妮罗杰夫人呢？夫人一心一意只希望能平静地过日子……，这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好几个人在侍候她，可以绝对保护她的安全！”

少年的眼里洋溢着正义感、愤怒和疑问，希尔德以未显露于表面的好意回视着他。少年的心还没有受到岁月的侵蚀，对自己所相信的理念未曾有过怀疑，而且在他的勇气当中没有渗杂一丝一毫的杂质。“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妨碍安妮罗杰夫人的生活。担当护卫的士兵不会进入这山庄里面来，而且也不会侵犯到你的工作领域。你必须要知道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的人也非常关心安妮罗杰夫人的平安。”

肯拉特默默地行礼退出之后，希尔德一面用手指撩动短短的金发，一面重新环顾室内的摆设。与楼下的客厅同样地，整个房间的面积并不大，但是充满了细腻关怀。手工的软靠垫与桌巾，令人想到女主人那温柔且灵巧的手指。希尔德带着无奈而复杂的情绪，缓缓地将窗门打开，极目眺望着夜空。

与其说是满天星斗，毋宁说是天空狭窄使得星星彼此地拥靠着，而弱小的星光被强大的星光所掩盖，怎么也无法投射到地面上来。

人的世界和历史或许也就像这种描述一样，希尔德如此地想着，连自己也同样抱持着陈腐的思想，忍不住地要苦笑起来。幸好，在这样的时间，在这样的地方，有着某种会令人依依不舍的东西，温暖地将人怀抱起来，并且招来和善的睡神的爱抚。希尔德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把窗户关了起来。

比起在佛洛伊丁山庄的希尔德，莱因哈特在宰相府所进行的工作，可说是乏味之至。所谓的实务，事实上就是这么一回事，特别是与“费沙的黑狐”-费沙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以及他的代理人周旋着外交战的时候，根本没有多余的闲情逸致谈论什么诗意抒情或感伤。正因为莱因哈特从未过于高估费沙首脑人物的政治道义水平，故在以彼此间的利害关系与各种盘算为基本的考虑因素，策划与之交涉的方法时，从未有过任何的犹豫。对待军人有对待军人的方式；对待商人有对待商人的方式；而与歹徒谈判自然也有另外一套交涉的方式；对付费沙人的狡诈，就必须要有超乎于他们的狡滑，甚至得要有足以从正面将之加以粉碎而令其畏惧的力量。

由莱因哈特的宰相府对费沙驻帝国办事处的博尔德克事务官发出传唤命令是在六月二十日的下午。这道命令是由宪兵负责传递的。当十名武装的彪形大汉踏入外交官的办公室时，室内的工作人员全都惊慌失色。任何人都不觉得会有什么好事，唯有接令的人反应与别不同。在此之前，博尔德克正在嘀咕抱怨着午餐中嫩牛肉奶油烧烤的调味料太差劲，一听到宪兵到来的消息，立即一百八十度地扭转自己的态度，甚而改口赞美女秘书套装衣领的样式，这更使得悲观者格外地觉得不妙。因为自古以来，一直有人相信，当人在行为超乎寻常的时候，通常就是一种不吉利的征兆。

被传唤带到宰相府的博尔德克，每走一步即微妙地抽动脸上的筋肉，重新安排每条筋肉的位置，当来到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办公室时，已俨然塑造成为一种谨慎正直的表情。对这个毫无名气的优秀演员来说，未能将这种极为巧妙精致的高超艺术成果公诸于世人面前，实在是太可惜了。“有些事我想先确认一下。”

莱因哈特促请博尔德克坐上椅子，自己也坐了下来之后便首先开门见山地说道，那是一种高雅而不粗暴的口吻。“是的，阁下，请问是什么事？”“你

是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全权的代理呢？或者只是单纯的跑腿呢？”

博尔德克以一种极为恭谨的表情注视着俊美的帝国宰相，但是眼神当中流露着观察与盘算的心机。“是那一种呢？”“形式上……应该算是后者，阁下。”“形式上？我倒不知道费沙的人原来是形式上重于实质意义啊！”“我可以视这句话为夸奖吗？”“我无意干涉你的解释。”“这……”

博尔德克看来似乎有些沮丧地静静坐着。而莱因哈特优美的唇边却浮现浅浅的笑意，若无其事地发动了第一波的攻势。“费沙有何企图呢？”

博尔德克细心地拿捏着演技，疑问似地瞪大眼睛：“非常地抱歉，阁下，我不明白您所说的意思。”“哦，不懂是吗？”“是的，下官愚昧，不知您所指为何……？”“这就麻烦了。一流的剧本要能成为一流的戏剧，也得要有一流的演员才行。如果你的演出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和理解，那就有点扫兴了。”“阁下言重了……”

博尔德克畏怯地笑着。莱因哈特知道如果给他来点直接了当的打击，别说是他的假面具，只怕他连个手套也不肯脱下。“那么该换个什么样的说法才好呢？”

对于莱因哈特而言，在此时有必要花一些心力来隐藏他露骨明显的轻蔑。“如果我问，诱拐挟持皇帝，对费沙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这行动对兰斯贝尔克伯爵一个人来说，似乎是有些难以胜任，你认为呢？”“太令人吃惊了，您已经料想到这个地步来了吗？”

不知是真清流露或者是高明的演技，博尔德克以一种感叹的眼光看着莱因哈特，甘拜下风似地叹着气。“这样的话，想必阁下您也一定知道密告者是费沙自治政府的人喽？自然地，您也会明白这是对阁下您的一个暗示。”

莱因哈特认为没有回答的必要，只是冷冷地用冰蓝色的眼眸默视着博尔德克，这个时候，仿佛可以看到冰融化后的水在他脸部的血管里流动着，面具开始改变了。“那么，阁下，就请您听听我们全部的计划吧！”

博尔德克将身子向前倾了倾。“我费沙自治政府一直希望能协助罗严克拉姆公爵完全支配全宇宙的丰功伟业。”“是鲁宾斯基的意思吗？”“是的。”“这样说来，是不是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协助我的第一步是唆使门阀贵族的余党来挟持皇帝呢？”

博尔德克略为犹豫了一下，这时了解到有必要将手上的牌摊开，于是将自己的语气调整成率直的口吻，开始对莱因哈特说明。“依我等人所认为，兰斯贝尔克伯爵将艾尔威·由谢夫陛下由乱臣手中救出后-噢！不，这当然是他个人主观的看法，将会经由费沙逃亡到自由行星同盟，然后在那里建立起流亡政权。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实体，但这种事态应该不会为全银河帝国的人民和罗严克拉姆公爵您所接受。”“当然。”“如此一来，阁下您便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可以举兵讨伐自由行星同盟。您说是不是呢？”

博尔德克笑着说道，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在迎合对方，事实上则不然。

在某一方面而言，莱因哈特确实是很难以安置年仅七岁的皇帝艾尔威·由谢夫。这个小孩目前只不过暂时地坐在这个莱因哈特迟早会篡夺的皇位上罢了。但无论如何，只要一经加冕便算是公认的皇帝，即使这个皇帝形同虚设，随时都可废掉，但问题就在于七岁的这个年龄，如果因篡夺而带来流血事件，无论是在现在或者是在未来，都必定会招来“残杀幼儿”的恶名。

这样看来，莱因哈特所持的这张皇帝牌除了增加他的麻烦之外根本一点

用处都没有，但是如果交到同盟的手上，就会变成一张具有恶意的鬼牌，不但省却自己一个麻烦，还可造成同盟内部意见的不和，同时让自己师出有名。所以就莱因哈特的立场而言，是绝对希望将这张牌打给对方的。

如果同盟保护皇帝的話，那么就正如博尔德克说的，莱因哈特因此得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可以攻打同盟。如此一来，一方面可以针对挟持皇帝此一事由加以兴师问罪；另一方面，也可以谴责其与门阀贵族的余党意图联手复辟旧制而阻止帝国社会改革的阴谋。无论如何，这两者甚至其他方面，都是莱因哈特所乐于见到的。最重要的是，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同盟国内势必都无法避免对于接纳皇帝与否此一问题所引发的言论分歧，而这种情势，也具有高度的利用价值。

无论就军事面或就政治面而言，帝国，正确地说应该是莱因哈特领导下的帝国，都占有压倒同盟的优势，兵戎相见的话，获胜的机率很大。如果单纯地相信费沙的说法，那么这应是值得欢迎的好意。

但是在莱因哈特看待费沙的态度当中，如果以选择题方式来决定的话，绝没有“正直”或“单纯”的答案。“那么，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呢？对于费沙的好意，只要点个头说声谢谢就可以了吗？”“阁下您这么说就有点讽刺了。”“干脆明白地说希望我怎么做好了。玩捉迷藏的话偶而还可以，每次都来的话，就有点令人反感了。”

莱因哈特所放出的快枪，就连狡滑的博尔德克也无法闪避。“那么，我就单刀直入地说了。事成之后，所有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霸权以及世俗的权威，全由罗严克拉姆公爵您一人掌管，而我方费沙，则希望能分享阁下您所统辖的范围内，全银河系宇宙间的经济权益，特别是恒星之间所有的物资流通与输送方面，不知您意下如何？”“听起来好像还不错，不过有漏洞，今后费沙的政治地位呢？”“希望在阁下的宗主权之下继续享有自治的权利。也就是说，除了宗主变动之外，其余则维持目前相同的情势。”“这倒是可以。不过，要是同盟不接纳亡命皇帝的話，再好的戏曲也都无法再继续唱下去了，这样一来的话，又应当如何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博尔德克充满了近乎有恃无恐的自信。“这一点，就请您务必信赖我们费沙的工作效率，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运用在同盟的影响采取行动的。”

假若同盟高层有冷静且明快的外交家的话，可能会将从天而降的皇帝当作是对帝国进行外交的王牌，或许可能会将皇帝郑重其事地送返莱因哈特的手中，而不引起人道立场的指责或感伤的批评。这样一来，莱因哈特将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只得被迫收回这一张已经变成什么都不是的小丑的无用鬼牌。费沙却说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自己纵火之后，然后又像作人情似地说要替人防止火炎的蔓延，莱因哈特觉得这真是太可笑了，对方如此的傲慢也应该适可而止了。“事务官，如果费沙真要和我缔结盟约的话，应该还要为我做到另外一件事。”“哦，是那一件事呢？”“不用说你们也知道，我指的是将费沙回廊的自由航行权开放给帝国军。”

费沙的事务官虽试图掩饰内心因受到强烈冲击而显露在脸上的表情，但还是失败了。姑且不论未来是否有这个可能，但在现在这一个时间点上就被要求到这一个地步，是始料所未及的。顿时视线恍惚，原先在精神回路内奔驰的盘算与判断好像重力失去平衡似的踉跄摇晃，外交官的护墙受到了来自意外方向的攻击而裸露出脆弱的一面。“怎么了？害怕什么吗？为什么不回

答呢？”

灿烂却冷酷的笑容出现在莱因哈特的脸上，事务官试图扳回劣势似地提高音量：“这，我没办法立刻回答，阁下。”“你不是说要协助我确立霸权吗？如果是的话，不就应该要高高兴兴地一口答应我的要求吗？否则不管进攻的名义多么地冠冕堂皇，但是可充分利用的进攻途径被堵塞住，那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吗？”“但是……”“把汗擦掉。难不成你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帝国军无数的尸体陈列在伊谢尔伦回廊上，是不是？嗯，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在双方势力受挫之后，最后由费沙独自地坐收渔人之利，对吗？”“阁下，您想的太多了。”

事务官微弱的抗辩声，并未受到任何理会。年轻人的笑声好像竖琴尖锐的弦音，刺痛着博尔德克耳里的鼓膜，那感觉竟比针还锐利。“其实这也难怪，费沙当然要为自己的利益来着想。但不要忘记，就这一点来讲，帝国或者是同盟也都是是一样的。所以最好不要抱有三方势力当中，如果有两方合作，其中一方就一定是费沙的这种想法！”

莱因哈特一番话，在精神上完全压倒了博尔德克。

年轻的金发独裁者暗示着帝国与同盟也有共同携手合作将费沙消灭的可能。博尔德克至此打从内心深处充分地体会到，这个无与伦比的战争天才，是绝不可能将外交与战略的主导权拱手让与他人的。

第二章 迷宫

兴高采烈地到宰相府报到的博尔德克事务官，垂头丧气地拖着两条沾满晦气淤泥的腿，回到费沙驻帝国事务所的办公室内。

在他的部下当中，原先持乐观看法的人，觉得仿佛是季节倒转，心中又再度笼罩着一片寒意。而原先就持悲观态度的人，虽然早已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却也不敢夸称自己的先见之明，就像某种爬虫类似地缩着头，悄悄地探视着周遭的状况的演变。

博尔德克并不是一个暴君型的上司，但就像一般担任外交职务的人一样，随着办公室内外之不同，所戴的面具种类自然也各不相同。

在职务上，必须在各种大小事项上辅佐事务官的一等秘书，当然不能像普通职员在逃避北风似地逃之夭夭，他硬着头皮来到了事务官的办公室。当被问到交涉的过程与结果时，博尔德克粗暴地反问说，难道我现在像是成功的样子吗？“那个金发小子，反倒威胁起我来了！”“您是说？……”“就是这样！那家伙说他们也可能和同盟联合起来，共同在军事上征服费沙，不要以为只有费沙才处于有利的立场-”

事务官并未看着秘书的脸，因为他明白对方必定是极度的惊慌。“但是、但是，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才对。罗严克拉姆公爵和同盟联手这样的事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简直是毫无道理的梦话！”

事务官立即就推翻了属下的常识推论。如果这种“不可能会有”的想法是对的话，那么自由行星同盟的领导阶层对于帝国与费沙合演的“皇帝亡命记”正在等着开幕的这种事情，不仅仅是无从得知，甚至也不会去相信吧。莱因哈特如果利用某种途径让同盟知道这件事，而且加以巧妙地唆使的话，

两军共同出兵，在成功地征服费沙之后再平分所得的利益的可能是存在的。去年成功地让同盟军内的强硬派发动政变的不就是这个金发小子吗？

同盟在经济上的权益多被费沙所垄断，而且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可说是处于一种费沙的半殖民地的状态。如果能够将费沙予以消灭的话，负债当然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在行动上往往欠缺原则性的同盟领导阶层，很难保证不会受到短期欲望的驱使与诱惑。

或许是我方犯下了致命性的错误。到目前为止，博尔德克一直是被莱因哈特牵着鼻子走，由会谈的进行乃至于结束，始终都在咬牙切齿。当自己意识到有某处的计算错误时，已经像是棋盘上被迫得走投无路而且孤立无援的将军了。最后，那个喊了一声“将军”的对手说道：如果不想尝到一面倒的败果，就提出相对的承诺吧！并且还冷笑着，别不自量力地想要有什么对等的盟约之类了！

应该不至于会这样的，绝对不应该到这种地步的！握有交涉的主动权，而且大卖人情缔结盟约的应该是费沙这一方才对。是花招耍得太过头了？利用代理人去密告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潜入，使莱因哈特等陷入不安和猜疑当中，然后制造交涉的契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事实上却是严重低估了对方。自认为精通外交与谋略的他，所犯下的错误却是何等的幼稚。“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呢？事务官阁下。”

一等秘书鼓起了所有的义务感与勇气，问了这样的问题。博尔德克不耐烦地盯着部下。“什么叫该怎么做？”“就是兰斯贝尔克伯爵和休马哈上校。不如将所有的计划取消，把他们两个人解决掉，然后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虽然很可惜，不过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秘书预期着上司的怒骂声，静静地将头低下，但博尔德克一言不发地陷入沉思之中。

他也不得不为自己目前的地位着想了。由自治领主的副官，乃至派驻帝国的事务官，这在费沙的权力架构当中，是一个受到充分敬重的地位。虽然说费沙人原本对权位就没有什么尊敬的概念，特别对那些没有独立经商的机智与气魄的小官小吏更是十足的鄙视。但到了像博尔德克这样的地位，则是人们表现相对敬意的对象。但是如果在重要的对帝国外交上失败，而辜负自治领主对自己的信赖的话，那么就成了一个与本身地位不相称的无能之人，不但会受到嘲笑，而且可能还会被外放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普通官员。

但是如果屈服在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恫吓之下，将费沙回廊交出来给帝国军的话又会怎样呢？这将使得费沙不凭借武力，长期以来单靠独立贸易路线所建造起来的自立与繁荣，全部毁于一旦。

费沙本身并不是一个可简单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体化主权国家，而是由许多交易商人们，为求在战乱中坚守住自己本身的自由与利益，而自发自主地所组成的有效率共同体，就像是一间大公司一样，由股东、工人及管理人员所构成，商人们就相当于大小股东，自治领主就相当于大股东选出的执行总裁。这至少是历史表面上所显现出来的事实。

对此感到自豪且引以为傲的独立商人们，应该不可能答应将费沙回廊让给帝国军。这很可能会引发抗议破坏交易国家费沙的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暴动。自治领主虽然是终身制，但是只要有二成以上有选举权的“大股东”提出要求，就可召集由六十人所组成的长老议会，会中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表示赞同的话，则可以将自治领主予以中途罢免。

自第一任自治领主雷欧波特·拉普以来，这个罢免制度还没有真正被运用过。

但事实上所谓的传家宝刀，也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必须将宝刀拔出的那一天所准备的。

鲁宾斯基假如将费沙回廊的通行权出卖给帝国军，商人们势必会群情汹涌，到时就可能会动用这传家宝刀。

如果这一切都成为事实的话，那么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受弹劾而被罢免的自治领主，他难道会甘心承受这样的评价吗？博尔德克一点都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不管正式记录的说法如何，鲁宾斯基所以能成为自治领主，最主要还是地球教总大主教授意的结果。长老会议中所进行的提名、演说、投票、开票，这些都只不过是演给观众看的舞台剧罢了。

博尔德克的嘴角稍微泛起了笑意。那些相信自己是自由且无拘无束的商人，还有那些自以为厉害、现实且精于算计的商人们，是何等的容易满足啊！博尔德克忽然羡慕起那些认为唯有自己的财富与创造财富的努力，才是宇宙中最高价值的单纯金权主义者。

但无论如何，鲁宾斯基一旦下台，被视为其心腹的博尔德克自然也无法安稳地坐在现在的位子上。到目前为止，可与之竞争自治领主身边第一把交椅宝座的人，虽然连个影子或脚步声都没有，但是在他出任帝国事务官之后，按替他副官地位的鲁伯特·盖塞林格，虽然是年纪轻轻，但却以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精明能干的手腕快速地强化其在自治政府内的影响力。如果稍有差错，在鲁宾斯基与博尔德克被贬谪之后，这名工于心计的年轻小子，很有可能泰然自若地踏上这最高权力的宝座。当然，在此过程当中有着必然且不可或缺的要害，也就是地球教总大主教的支持-这个人物虽然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不为费沙的市民所知，但却是费沙真正的支配者。

尽管鲁伯特·盖塞林格是如何地用尽心机，企图登上这最高权力的宝座，但只要那黑衣老人干瘪的面孔一摇，他那缺乏自知之明的野心，终将像那未做完的梦一般，宣告终止。

但是等一等-博尔德克忽然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猛然地抽动一下。要能确保在费沙的最高权力，一定必须得到那个不管再怎么努力都难以令人喜欢他的黑衣老人的支持。但如果以相反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样不是很好吗？只要得到总大主教的支持，他，尼古拉斯·博尔德克不也就有资格可以成为自治领主了？这难道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妄想吗？不，即使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是自治领主的。前一任的领主，在成为领主之前，也是好不容易才勉强地挤身在长老会议的末席。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共同联手支配宇宙的，如果换作是尼古拉斯·博尔德克的话，又何尝不可呢？

现在这个时候，由于连续的计算错误，反倒被那金发小子将了一军。但是，不妨先让他觉得自己很好对付，以待日后乘其不备而攻之。而且关于费沙回廊的通行权问题，并不是简单地给予一种口头承诺就完事的，不妨将之当作是一种谈判筹码，充分发挥它的利用价值。

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最后的王牌。那个故作聪明的金发小子，做梦都想不到这世上存在着一个诡异的老人，正张开他那黑色的羽翼，由地球遮覆到整个宇宙，所以无论是进是退，这一点都可以当作一种强而有力的武器，有助于巩固他自身的立场。

总之，当初的计划应该要继续进行下去，博尔德克拟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现在这个时候，是没有理由要宣告终止的。即使计划实施的能力上有疑问，顶多也只是让鲁宾斯基觉得不悦而已。只要在计划实施的过程当中，努力将失分扳回，且更进一步转为得分也就可以了。因为尼古拉斯·博尔德克有着如此的才能与器量……。

事务官由沉思之中回神过来之后，对着那位一直不安地注视着自己的一等秘书，露出一个胸有成竹的笑容让他安心。然后吩咐他照原订诱拐皇帝的计划行事，并且开香槟来预祝成功。

阵雨使得帝都的市街上，笼罩在一片无色彩的凸纹帘帐当中。雷欧波特·休马哈注视着攀爬在窗上的雨滴，心里想着今年的天候似乎并不调顺。本来在这个季节里，帝都的中心街道上应该是充满了阳光和绿意，到处都可以听到赞美那洋溢着透明感的大自然带与人类丰裕生活的讴歌。在过去，甚至有人说大自然往往扮演着缓和平民阶级当中不满情绪的角色……。“上校，你不吃些东西吗？”

餐桌上摆满了酒菜，环视周围的眼神中洋溢着情感的兰斯贝尔克伯爵在上校的背后问道，未待其回答，随即在深底的玻璃杯中注满了黑啤酒，并且一饮而尽。

帝都黑啤酒的丰润，到底是费沙那儿所无法比拟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不无偏见地想着，不仅仅在生理的需求上，同时也在心理上满足了他那纯朴的乡土爱。休马哈回过头来无言地看着，他知道那黑啤酒根本就是在费沙投资的工厂中生产出来的，不过也没有必要破坏年轻伯爵的兴致。他们所投宿的旅馆也是费沙出资经营的，他忽然想说出一句非常讽刺的话，不久之后，是不是连他们所呼吸的空气，都要打上费沙的商标呢？

对兰斯贝尔克伯爵来说或许是有充分的理由，但自己又是为了什么而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自嘲的阴影悄悄地溜过休马哈的脸颊。

在宇宙港等许多地方，海关官员及宪兵们态度上的变化，休马哈没有理由会没有察觉到。不是坏的变化，而是愈来愈好的一种变化。他们这些人在以前一向将权力和权威玩弄在股掌之间，遇到身份地位高的人就哈腰弯背、逢迎陷媚，而面对普通平民则是以一种高压的姿态，露骨地公然索贿，但是现在的他们，却是礼仪端正、勤勉工作、忠于职守。这无疑地是纲政整肃的结果，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改革，确实是深入到整个社会体系的每个角落。而自己之所以由亡命之处重返此地，却是为了要斩断这一切改革与整肃的源头。

年轻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正陶醉在拯救皇帝这种甜美的英雄主义梦想当中。自称为“忠诚派盟主”的瑞姆夏德伯爵承诺将赐给他在流亡政权当中显赫的地位，并且增大他将来的领地，作为对他的激励。“报酬等等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在于行为本身所代表的意义。”

亚佛瑞特如此断言，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想法吧！而对休马哈也承诺将给予提督的称号，但这并不是他所想要的。亚佛瑞特还好，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充满正义的，而休马哈却是连这一点也不予认同。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势必在不久的将来终要灭亡，不，事实上已经灭亡了。随着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崛起，以及门阀贵族联合军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的败亡，这个灭亡已经是注定的了。这原本就是历史的潮流，而在这个时候，仍然想要建

立流亡政权复辟旧制的意图等等，只能算是对于历史进步的一种反动罢了。况且，如果只有骑士道信徒兰斯贝尔克伯爵，或者是梦想阴谋家瑞姆夏德伯爵的话那也就罢了，正因为编写剧本的是费沙一伙的功利主义者，那么自然会令人想到字里行间，另外还有着字面上所看不到的真实剧情。

如果能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加以选择的话，那么休马哈根本就不想参与这种使行星违反自转方向的无意义行动。他是受到了威胁与逼迫才身陷其中的，并不是他本身受到危害的缘故，而是与他一同亡命的部下重新建立的新生活受到了威胁，虽然如此，他也丝毫不觉得有所慰藉。这件事另当别论，当整个的行动定下来之后，他对自己发誓，将尽可能在行动中使费沙的利益受到最大的损害。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为了回避今后发生同样的事情而被迫且心不甘情不愿地为费沙卖命。

除此之外，休马哈还有些事耿耿于怀。从这次行动一开始时，他就不曾抱持着乐观态度，甚至可以形容是在满满的一大杯悲观饮料当中，重新又加入了一滴，而这一滴并未破坏表面张力微妙的均衡，反而更使得里面的酒不容易由大杯中溢出来。既然做了，他当然希望能成功，或者说不希望失败会来得更为贴切，而这也与他本身是一个行动参与者的矜持有关。将幼帝自宰相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手中救出，然后在自由行星同盟内建立亡命政府，将来的话，当然就是打倒罗严克拉姆公爵，凯旋回归帝都奥丁-当由费沙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那里听到这整个构想时，休马哈怔住了。整个行动简直就是毫无成功的可能性且没有意义的愚行。在那之后，虽然有不少令他相当在意且无法接受的事情，但光就费沙在帝国驻在事务官博尔德克是当地接应他们的总负责人这一点看来，休马哈不得不多加以小心谨慎，以免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中。

休马哈心中盘算着最坏的情况，费沙说不定会一面唆使他们去诱拐皇帝，另一方面则将这个情报透露给罗严克拉姆公爵，把他们二人当作是牺牲的羔羊，送给罗严克拉姆公爵卖个人情，或许是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吧，又或者……。

不论如何，目前并没有足够的情报可以分析出真正的状况。休马哈感觉到流进他喉咙的黑啤酒，有着一股令人不愉快的苦涩。像傀儡一样地受他人操纵指使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那是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的，更何况眼前这件事，早已经摆明了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当行动的最终决定下达的时候，休马哈与亚佛瑞特再度对潜入新无忧宫的具体计划加以检讨。

新无忧宫的地形草图并未对外公开，所以尽管动用了费沙组织的力量，想要取得也并非容易的事。虽然说在权威主义下的政治体制当中，藉由非公开而使一般市民处于无知的状态，类似的惯用手法对于权威的确立与维持是非常有效的，但就防止恐怖行动这一点看来，也是有其实际上的价值。

在这壮丽的宫殿群当中，大致区分为举行谒见与会议的政权中枢“东苑”，皇帝一家人生活起居的“南苑”，被称为“后宫”有着许多美女居住在那里的“西苑”，以及在广大的森林与草地上放养着许多鹿和狐狸的猎园“北苑”等四个地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无法划分所属的独立建筑物和庭园等等，占地总面积多达六十六平方公里。喷水池二个，大理石所砌成的画廊，总长达四公里，凉亭更多达七五二处-还有其它不胜其数的建筑，

在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个皇宫的规模。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过去就曾在西苑当中靠近北苑的地方修筑别馆。“新无忧宫当中，很令人意外的是并没有设防。”

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由于身为贵族，过去曾无意间进入这壮丽的宫殿之内，因此对此知之甚详。在使用智能机械就可解决的事情，却特意地使用人类的劳动力，这是在帝国当中，为了夸耀本身的权力和权威所产生的特殊状况。无需追溯到鲁道夫大帝全盛的时代，在过去那段岁月里，不管是在庭园或是在回廊下，几乎每二十步的距离就有全副武装的近卫兵仁立在那里。在被称作是“暗红色的六年”的佛瑞德李希三世治世的晚年当中，由于阴谋、暗杀、恐怖行动四处横行，为了防范近卫军的叛乱，专门设置有“北苑龙骑士旅团”以及“西苑步兵旅团”，据说这些部队的炮口所指的，就是近卫师团的司令部。

继佛瑞德李希三世之后即位的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后来虽然废除了北苑及西苑这些应该说是皇帝私人卫兵的军队，但这些军队却转而与竞争皇位继承的失败者联手要打倒新任皇帝。由于有这样的危险性存在，使得原本为侍女，后来晋升封后的齐格琳蒂皇后，不得不时时身上带着枪，守护在皇帝丈夫的身边。但尽管如此，仍然未能防范不幸事件的发生，新任皇帝被害饮毒倒下，经过一番抢救之后，性命算是保住了，但是视力却极度地衰弱，而陷入一种半失明的状态。他本身虽然具有足以被称为名君的资质，但如果没有皇后齐格琳蒂全力的辅佐，与那位整肃国政，身为实质宰相，性格刚直的司法尚书繆札的协助，其治理国家的能力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吧！有着半盲的障碍，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却还能够使帝国免于内部的崩溃，奠定了再出发的基石，甚至被后世赞扬为“中兴之祖”。但是，就整个大局来看，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和自由行星同盟之间始终未见完结的战争，这个责任或许也要归属到将帝国重建起来的他身上也未尝不可。

其后，以智能机械来取代人类的思想被实施贯彻，但也只是在人数上有些变动，士兵们的身影却从未曾在壮丽的宫殿当中消失。

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大幅地削减了宫廷的预算，并且将西苑与北苑完全封闭起来，其余在东苑和南苑的建筑物也大半都关闭。除了一部分形式上的国事仪式之外，所有政治上实务的计划与裁决，都在莱因哈特的宰相府当中进行。无意义的宴会或园游会的次数也大量减少，过去曾夸耀不夜之繁荣的皇宫也失去了原有的华美，而逐渐显露出孤独颓废的残像。

“进到新无忧宫里面以后，就让我来带路吧！现在虽然是被封了，但并没有被改建，只是弃置在那里不用罢了。”

亚佛瑞特说道。并且保证在他记忆当中的那些窗、回廊、门等等，现在应该全部都还可以用。接着，他将声音压低，说出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在这壮丽的宫殿当中，各处都设有秘密的通道和密室。即使是罗严克拉姆也不见得会全部知道，这些应该可以作为有效的利用。

关于这些事情，休马哈也是知道的-虽然也都只是听说而已。历代的皇帝们害怕有暗杀或革命，为了能及时避难或脱逃，故在二层墙壁之间另外建了小房间，或在地下挖掘秘道，而将出入口设在庭院茂密的灌木丛当中。所以便有人偷偷流传着，说整个的新无忧宫就好像是一座迷宫一样。

在这些迷宫当中，也曾经多次被实际使用，因而有许多悲剧和喜剧也随之产生。皇帝威尔赫姆二世的次子亚尔伯特大公，十五岁的时候带领着侍从

武官到地下迷宫探险之后，经过了一个世纪，至今仍下落不明。有人说这整个事件是皇帝的宠妃朵罗蒂亚所策划的。她受皇帝宠爱，生下了亚尔伯特，因而招致皇后康丝丹倩强烈的憎恨。当皇帝卧病在床的时候，朵罗蒂亚因害怕皇后会加害于自己的儿子，故委托忠诚的年轻侍卫，带着她的儿子由地下道逃走，亡命到远远的自由行星同盟上，过着平民般安稳的生活。但另有一派的人认为，皇后康丝丹倩才是这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她故意怂恿亚尔伯特到地下迷宫去探险，在少年迷路之后弃之不顾，并任其悲惨死去。

这样的传说众说纷纭，但为一般人所知的事实是，亚尔伯特大公跟侍从武官在地下行踪不明之后不久，威尔赫姆二世病歿，由皇后的亲生子即位，在封号寇涅利亚斯二世之后的数天，朵罗蒂亚在遭受毒杀的征兆下猝然死去，一个月之后，先前的皇后康丝丹倩也因罹患不明原因的热病发狂而死——等等这些事情，都在充分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与想像力。二种不一样的传说，自然形成日后二种不一样的故事结局。有某一个贵族坚持说曾经在费沙的客船内，见到亚尔伯特已长大成人的身影。另外又有一名军人，在事件发生十年之后，奉命下地下迷宫进行调查时，声称曾经听到由墙壁的另一面，传来少年诅咒皇后的声音。

这些都确实成了悲剧，但也有喜剧由这些悲剧之中衍生出来。事件发生二十年之后，寇涅利亚斯二世身无后嗣而重病卧床，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继承皇位呢？贵族们有的急着物色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有的疯狂奔走，极力游说别人认定自己的继承资格。就在这时候，一名自称是长大后的亚尔伯特的男子出现了。他凭着高明的口舌与那些看似真实的证文与证物，获得了很多贵族的信任。长年怀疑着自己母亲罪行的寇涅利亚斯二世，甚至将“弟弟”叫到病床前，出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相认场面，贵族们期待着他或许会成为新任皇帝“亚尔伯特一世”，纷纷争先恐后地赶来拢络他博取好感。

对于由某个大贵族所免费提供的豪华别墅，亚尔伯特（该名自称亚尔伯特的男子）非常高尚有礼地对他们的好意表示感谢，并且慷慨地承诺他们将来的地位与领地。他的名望是愈来愈高了，但忽然有一天，这个骗局终于真相大白。下任皇帝候补第一号的亚尔伯特大公殿下，竟然偕同一名叫人怜爱的侍女，带着相当于五千万帝国马克的财宝，自帝都奥丁逃去无踪了。留下来的是一大群被骗走财物愕然不知所措的贵族们，以及超过十人以上怀着他的孩子，梦想着将来能成为皇后的千金小姐。这些贵族小姐半数以上生下了不名誉的私生子，而有几个与亚尔伯特同名的贵族，也困难耐与这个天才骗子同名，而纷纷改名。平民们则因为有了可以嘲笑这些愚昧贵族的话柄而暗自窃喜。

但这件事另当别论，也有人认为这名自称是亚尔伯特的男子，事实上可能就是真正的亚尔伯特也说不定。但这个大胆的骗子并未再度出现在这些被害者的面前，事实究竟如何，终究不得而知。

不管是诗情画意也好，平淡无奇也好，自鲁道夫大帝以来，经历了五个世纪沧桑演变的新无忧宫，为各式各样无数的传说所围绕着。自己及其他人的行为，在几个世纪以后，也会辉煌成功地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吧！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非常确信地对休马哈如是说道。

真是无可救药的“行动派诗人”啊——……休马哈这么地想着，但是因为亚佛瑞特在人格和品德上并无过失，所以他这么想并无轻蔑的意思。毕竟，休马哈认为自己本身也没有任何资格来轻视任何人。自己和亚佛瑞特唯一不

同的是，他是为了那连自己也不相信的事情而赌上自己的性命，如果这不是愚人的愚行的话，那又该称之为什么呢？

总之，无论如何，当看到亚佛瑞特时，休马哈心里想着，就算是为了让他高兴也好，努力使这次行动成功吧！况且，故意吓唬一下那个金发的小子不也挺有趣的嘛！

在另一方面，被贵族视为是“残忍地对皇帝横加迫害”的金发青年，此时也正召集了主要幕僚在商谈对策。

帝国宇宙舰队总参谋长巴尔·冯·奥贝斯坦一级上将，当听到费沙与门阀贵族的余党一起共谋诱拐皇帝的计划时，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惊愕的表情，他原本就不被认为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此时也只是用他那副感光电脑所组合而成的义眼，一面正经严肃地注视着年轻的主君，一面点头表示同意。“看来应该是费沙黑狐做的好事，编剧和导演由他们在幕后担当，而实际登上舞台演出的则是另外其他的人。”“因为如果自己也登上舞台的话，很可能会受到来自观众席的攻击，故由他人来冒这个危险是最好不过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您是打算顺应费沙的提议，让皇帝被诱拐吗？”

在这位俊美的帝国元帅那冷峻的唇边，浮起了一丝的笑意。“或许是吧！让他们去试试看的话也蛮有趣的。”“那么，是不是要减少皇宫的警卫，好让他们容易下手一些。”“没有这个必要。”

莱因哈特的反应显得相当漠不关心。“因为依目前的警备状况并不是十分地森严。而且就另一方面来说，宇宙中甚至也有人可以不流血地占领伊谢尔伦要塞，费沙策划这件事，自应有相当把握，否则的话，我们难道还值得和连一个皇帝都无法挟持的无用之辈联手吗？”

挟持皇帝-这对实际行动的人来说却是拯救，如果这项行动成功的话，莱因哈特则与费沙暗地里缔结盟约，把和同盟之间的军事对决推展到最终局面。而如果他们这项行动失败的话，莱因哈特也可以获得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指责费沙才是阴谋挟持皇帝的幕后主持人而加以讨伐。无论结果如何演变，对莱因哈特而言，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各种牌法的组合。

博尔德克，那个自信过度的费沙事务官，是耍花招玩把戏做的太过头了。他是不应该故意向人暗示自己不管大大小小任何事都晓得的。如果他若无其事地一直保持着旁观者的立场，到事情成功之后才来进行秘密交涉的话，那么这一边无论如何都不得不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那家伙是失败了。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把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误认为是和那个二流诗人一样甘愿被当作是傀儡的人。博尔德克理应为这样的无知和无礼付出相当的代价。“这样吧！奥贝斯坦，对那个心中点燃着忠义之火的二流诗人加以监视，只是监视就行了，没有必要加以干涉，不过万一要是费沙改变计划，也有可能杀人灭口，到时候你就帮帮他们吧！”“遵命。如此事先帮助他们的话是不是有什么好处？”

二流诗人等人不但可以作为证明费沙阴谋存在的活证据，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今后与费沙交涉时也会有些利用价值。另外，对莱因哈特来说，如果休马哈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那么能够与之会面也是一件好事。“没错。还有，前任的帝国副宰相凯尔拉赫，现在是不是由你的部下在监视呢？”

肯定地回答之后，奥贝斯坦的两只义眼，闪烁着一种异样的亮光。“是否要预先作逮捕的准备呢？”“先准备好。如果能被视为挟持皇帝，不，拯

救皇帝的共谋者，这应该是开朝以来的每一个王公大臣应有的光荣宿愿吧！”

“或许，说不定会意外地发现有共谋的事实也说不定。”

莱因哈特在这一瞬间，望着对方的脸，但是总参谋长看起来不像是刻意地在说笑话。

“不，应该不会。”

第一，凯尔拉赫并不被认为有这样的勇气与行动力量来企图和莱因哈特作对；第二，如果门阀贵族派的余党将凯尔拉赫牵扯到这个阴谋当中的话，不但要保证使他由帝都中安全逃出，而且以他原为帝国副宰相的身份，还要承诺给予他在流亡政权中相当高的地位。如此一来，彼此之间产生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提高了。如果是那个二流诗人的话也就罢了，对其他的野心家而言，则无异是自己为自己树立一个竞争对手，种下了日后头痛的种子。

不过，如果计划者与执行者之间缺乏完全的沟通的话，那么像行动派诗人兰斯贝尔克伯爵那样心无城府的人，为了要有更多的同伴，或者说，为了将达成伟业的喜悦与他人共享的话，那么或许他会私下去找凯尔拉赫也说不定。

无论如何，目前的不明朗因素太多，靠理论性的思考来推断也是有限度的。由于莱因哈特本身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处于应对费沙所设圈套的立场，所以并不打算要先发制人，而且也没有那个必要。“目前也只有走着瞧了，这样也好，过不久，就让那二流诗人表现一下他们的爱国行动让我们看看吧。”

“就遵照您的指示……”

装着义眼的总参谋长轻轻地干咳一声。“一旦皇帝被挟持的话，那么负责皇宫警备工作的人自然要被问罪了！摩顿中将势必要用他的性命来为这件事赎罪吧。”“一定要让他死吗？……”

莱因哈特在脑海中，描绘出那个诚实敦厚、六十岁左右的年老军人的身影。“摩顿中将是一个思想颇为老式的男子，一旦皇帝被挟持，即使阁下您赦免他的话，他本人大概也不会就这样领受您的好意！”

似乎在斥责年轻主君一时的心软似地，奥贝斯坦显现出极为冷峻的表情。对于敌人也就是门阀贵族势力从不宽容的莱因哈特，对于己方的人则未必能做到如此。是否会激怒到他姑且不论，如果因为情势盘算所需，而必须让无辜的部下牺牲性命的话，那么在他精神回路的深处，总会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在交互呐喊着。

又是一条必须流血的路！莱因哈特在心里低吟着。如果红发至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在的话，是绝对不会容许这种将无辜的摩顿牺牲掉的作法吧。过去当知道莱因哈特利用“威斯塔特大屠杀”作为政治策略的时候，吉尔菲艾斯与其说是愤怒，倒不如说是满怀悲痛地想要劝阻莱因哈特。后来，同样因为作权谋上的考量而选上坎普当总司令官，以致让他战死那一次，莱因哈特事后回想起来，滋味也绝不是好受的。“……知道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到时候，就让摩顿来负这个责任吧！不过仅限于摩顿一人，不要再牵涉到其他人！”“摩顿的直属上司是克斯拉……”“克斯拉是一个很难得的人，如果连宪兵总监也被处以重罪的话，士兵们或许也会受到动摇。警告和减俸，这样就可以了！”

听到这些话，总参谋长的心中或许在叹气。“阁下，虽然会玷污您的耳朵，但请让我说一句话。如果一棵树也不舍得砍，有石头也不剔除的话，是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树林里开出一条路来的。”

莱因哈特用他那冰蓝色的瞳孔瞪视着奥贝斯坦。在这近似苛烈的眼光当中，好像欠缺了点什么，又好像多了些什么。“你所说的就像是给中学生上的马其维利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种思想）的教材。你难道认为我连这个都不懂吗？”“话虽如此，不过卑职认为，阁下您有时会忘了最基本的事情。打从人类历史一开始，所有的英雄帝皇都是将宝座奠基于不仅敌方，甚至己方的大量的尸体之上的，没有任何一个为王的人是双手洁白的，这一点即使是身为部下的人也都有所了解，臣所希望阁下您明白的是，有时候对部下赐死正是报答其忠诚的一种方式。”“那么，你是说即使你自己也会不惜为了我而甘愿牺牲喽？”“如果有必要的话……”

在这样的回答当中，充满了沉着的义务感，但是却缺乏一种非理性的热情。“好好记住你刚才说过的话……没事了，你下去吧！”

年轻人的声音当中，隐约地有着怒气难抑的焦躁。一时之间，奥贝斯坦虽然想说点什么，但还是闭上嘴忍住了。他行了一礼之后，自年轻主君的面前退出。

当奥贝斯坦回到家之后，首先出来迎接他的是达尔马西亚种的老狗，它高兴地摇着尾巴，允许它的主人走进门口。跟着迎接他的管家，一面伸出那原本应该接住主人外套的手臂，一面询问晚饭配酒的品牌。“不用了，罗严克拉姆公爵稍后应该会再召见一次，酒就不用了，晚饭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当奥贝斯坦身着军服吃着没有酒的“简单晚餐”的时候，影像电话铃声响了，画面上出现的是莱因哈特的首席副官阿尔兹·冯·修待莱少将的身影。“总参谋长大人，罗严克拉姆公爵紧急召集，公爵现在还在元帅府，所以请您入府晋见。”

修待莱少将一如往常礼仪端整地报告，看到奥贝斯坦在自家里面吃晚餐却仍然身着军服的景象，不免觉得奇怪。配有义眼的总参谋长，当然不认为有加以说明的必要。“……有件事我忘了。”

再度见到总参谋长时，这位俊美的帝国宰相将所有的寒暄和前言全部省略，立刻切入正题。“请问是什么事呢？”“你应该不会意外吧？如果你不是早已经料到的话，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应召前来了。”“下官惶恐。下官认为阁下势必会考虑到继艾尔威·由谢夫陛下之后，新的皇帝人选。”“没错。关于候补人选，你有什么意见？”

像这样由他人听来必定会感到异常愕然的重要对话，却在两人之间被平淡地轻轻掠过。

“有一位先帝鲁道威希三世第三皇女的孙女。父亲是贝克尼兹子爵，他并未参加去年的内乱，是一个除了象牙雕刻品的搜集之外什么都不感兴趣的男子。母亲是博典道夫伯爵夫人的侄女。虽然是一个女孩子，不过在这个时候立个女皇帝也无妨吧！”“年龄呢？”“刚出生八个月。”

不管是奥贝斯坦的表情或者是声音当中，都没有任何一点会刺激起幽默感的东西。莱因哈特之所以想笑，无疑地是因为一种感觉荒谬之至而不得不笑的冲动。

七岁的小孩自王座逃离，由出生八个月的婴儿继位。不久之后，即将诞生一位连一句话都还不会说的全宇宙的支配者、全人类的统治者，甚至还是制定宇宙所有法则的全能之神。

如果要用象征权力与权威的愚劣的话，没有任何东西会比这幅活人像画要来得更贴切的了。拥有尚书或提督等等头衔的大人们，跪在这个连尿布

都还不能拿掉的婴儿面前敬礼跪拜，甚至还必须诚惶诚恐将她的哭声当作是敕语来聆听。“这，不知您意下如何？或者是要再另外找寻其他的候补人选？”

奥贝斯坦的话事实上并不是询问，而是在催促对方赶快下决定。

莱因哈特停止了笑声，好像嫌麻烦似地点了点头。“好啊，就让那个婴儿登上王位吧！”

送给小孩当玩具的确是缺乏些趣味性，不过能够拥有这种玩具的小孩，宇宙中只要有一个也就够了，要有二个的话就嫌太多了。”“遵命。不过那个贝克尼兹子爵，听说因为有部分象牙雕刻的货款没有还清，正被商人经由民事诉讼提出控告，应该如何处置呢？”“原告要求的金额是多少？”“七万五千帝国马克……”“设法让他们庭外和解吧。如果新皇帝的父亲因欠钱未从而入狱的话，这未免太不成体统了。用宫内省的预算来支付这笔费用吧！”“是。”

奥贝斯坦行礼之后站了起来，由宰相面前退下，这次是为了回家休息而退下的。

自少年时代姐姐被佛瑞德李希四世强纳入后宫开始，这位金发的年轻人就曾想像过，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握有废立皇帝的权力，究竟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何等的愉悦痛快呢？然而到了现在，自己虽然已经掌握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每当在行使这份权力的时候，他的心却好像是收起了翅膀一般地蛰伏不动。跨越了五个世纪之久，独占了所有的权力和光荣，处于阶级社会的顶点君临天下，但却成为社会一切弊病的恶瘤-也就是社会财富与政治权力分配不公之根源-的高登巴姆家族，已经由黄金建造的宫殿跌落到阴沟里面去了。这原本是应该令人感到有一股复仇的快感，但是代之而起的却是一股酸味强烈的苦涩由胃部涌到咽喉，莱因哈特忽然有了一种恶心得想吐口水的感觉，挣扎犹豫了五秒钟之后，他将其实行了。

在休马哈的实行计划当中，有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那就是声东击西的调虎离山之计。

也就是说，在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与休马哈要潜入新无忧宫的同时，在另外一个方向，没有军队把守的帝都市街当中，进行对警察设施大规模的破坏工作，目的是将警备相关人员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个地方去。

在听到这一个计划的时候，亚佛瑞特稍微地斜着头说道：“这个方法应该是不错，不过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说不定会看穿我们的企图。”

他并不曾像其他的大贵族一般，把莱因哈特叫做是“金发小子”，或许就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节度分寸，成为休马哈对他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但是至少试试看的话，对我们并没有损失。我是打算让费沙的工作人员来替我们做这件事。”“不好做这样无理的要求吧！他们一直在旁边帮助我们达成这崇高的目的。到目前为止，这不是已经很足够了吗？-上校！”

休马哈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他并不认为自己等人的行动是高尚的，而且也知道被利用来达成对方目的的不是费沙而是自己。但是他说出来的却只是：“或许吧！或许我们没有理由期望太多。”“不但如此，上校，这件事必须要完全借由我高登巴姆王朝的臣下的手来完成，才能益发显出其可贵的光芒。”“没错，确实是这样。”

休马哈言不由衷地说道。他原先的用意是希望由费沙来负责直接的破坏工作，把他们由共犯的立场拖进来成为主犯。他认为不管用如何毒辣的手段来对费沙，都不算是过份的事。如果事态的进展不顺利的话，那么连费沙人也不敢保证绝不会将亚佛瑞特与休马哈出卖给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既然如此，我等不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对费沙索取相对的价码吗？

想到这里，休马哈又再度陷入厌烦的思绪当中。自己本来应该是在战场上展现智谋的武人，为什么被拖进这场毫无意义的行动当中？费沙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对他说“你不应该是个在泥土和肥料中终其一生的人”。虽然说没有必要让他们那些人来判断自己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人，不过或许自己也是确实没有资格可以混混沌沌地过一生吧！换另一种角度来说，那个年轻但不草率的副官或许也道出他真正的心声……。“撇开这件事不谈的话，上校，有关潜入路线……”

亚佛瑞特的声音里面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兴奋与昂扬的感觉。“我个人是希望能利用这一条路线，可以经由北苑和西苑来到南苑吉斯穆特一世铜像的脚下面。这些地方现在都被封锁，所以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

亚佛瑞特的手指头在地图上头用力地指着。这张地图是费沙的事务官所提供的，他说这面图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拿到手的，让人听起来很明显地是在故意卖弄人情。

由帝国博物学协会大楼的地下室开始，总长达十二·七公里的地下通路，是亚佛瑞特前面的第五代祖先，奉当时的皇帝肯奥克二世的敕令所建造的。其祖先因此功绩而由皇帝下赐一名宠姬，且蒙受皇帝的托付，其后世子孙负有光荣的使命-在皇帝危急的时候，利用这条通路护驾脱离险境。“我早已在五代以前，被注定了要来完成这项神圣使命的命运，这只能说是一种奇缘吧！”“问题在于要怎样才能潜入博物学协会。虽然说这比潜入皇宫内部要来得容易的多。”

兰斯贝尔克伯爵家族这项神圣的使命，并不在休马哈所关心的范围之内。因为在实务上必须解决的难题，还有很多正等着他去处理。注视着地图，他不断地在心里重覆着严谨的自问自答。

七月六日的夜晚，亚佛瑞特·冯·兰斯贝尔克伯爵与雷欧波特·休马哈已经到了新无忧宫的地底深处。

在那一个晚上，帝都的南方郊外，由于有人举报揭发激进派共和主义者的秘密武器工厂，故动员了大批的宪兵前往处理。他们在发现工厂，没收了所有的武器之后，大概也没有能够逮捕到任何一个共和主义者吧！因为那是应休马哈强烈的要求，由费沙的事务官博尔德克所一手编导的。他利用废屋的地下室加以改造，并且搬来所有的设备与武器，花了三天的时间把这里布置成看起来像是一个工厂的地方。如果只是要制造当天晚上的混乱，那么这样也就够了，但是休马哈仍然要求使这“工厂”爆炸以增加混乱的程度，博尔德克却以“恐怕会造成人员伤亡”为由加以拒绝，不过还是答应向治安当局或新闻报导机关放出假消息，并且在地下通路的出入口，也就是帝国博物学协会大楼的前面准备一部地上车，待休马哈等人回来之后，立即将之载往事务官办公室并且加以保护。这或许也是因为休马哈不顾亚佛瑞特在一旁的愁眉苦脸，强调是为了要保护皇帝和自身的安全所采取的必要措施的缘故。

不管如何，夸称是全宇宙之统治者的银河帝国皇帝，由于害怕被暗杀或

叛乱，而不得不在一个行星的地底深处挖掘逃生隧道的这个事实，想必是滑稽至极了，然而现在这个时候，自己一行人却身处在这种地道里面，这简直像是小丑的行为般一样地可笑，休马哈如此地确信着。

在这长达十公里以上的隧道当中，他们二人当然不可能步行。而且，去的路上姑且不论，回来的路上更是需要争取时间。休马哈所驾驶的是一部利用太阳能电池作动力的四人座轻型地上车。这部车是由一种特殊的有机质树脂材料所造成，只要在上面倒上一种酸性物质便会立即溶解。但接下来，只要将化学上的酸性物质除去，便可以再度重新作为材料来使用。对休马哈等人来说，由于还要靠它来逃跑，而且很容易便可以湮没证据，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是一辆贵重的宝物。

由于秘道建筑的目的是强调实用性，理所当然的这条隧道的内部也就去除了高登巴姆王朝一贯的所有建筑物均过度矫饰的通病，在这半径二点五公尺半圆形的内壁当中，所看到的都是未加粉饰的强化水泥。据说兰斯贝尔克伯爵家族五代前的家主，为了使皇帝能够顺利逃亡，甚至在隧道内部装置有阻止后面追兵的各种机关，不过到了亚佛瑞特这一代，这一切都已经被忘却，沉淀到记忆河流的底部去了。

不久，在前方有灰色的壁面阻挡着，两人于是由地上车上下来。天花板上的一处有萤光色圆形的灯光正淡淡地闪耀着。亚佛瑞特用左手食指上的戒指指向那圆形灯光的中心推进，极低周波的电流接通，大约十秒钟之后，天花板一声也不响地开了……。

五分钟之后，二人爬出地下通道，来到南苑的地面上，立即潜入目标建筑物。如果是前任佛瑞德李希四世在位的那个时候，这举动必然会遭到近卫兵的盘问。但如果说此时是天助我也的话，是不是太过于讽刺了呢？

二楼上，一间有着宽阔阳台的卧室。在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少年正坐在黄罗锦盖的床上。尚未完全脱离幼年期的年龄，穿着极为昂贵的丝绸睡衣，抱着一个几乎有自己半身高的布偶小熊。黄色的头发，茶色的眼珠，突起的下巴，平滑但却缺少光泽的皮肤，如此的特征映入侵入者的视线之内。而这名小孩也抬头意外地看到这二个大人。“皇帝陛下……”

年轻伯爵的声音里面，荡漾着激动的波浪。

这名少年就是亚佛瑞特效忠献身的对象，也就是银河帝国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

少年皇帝迟钝的眼光，奇怪地瞪视着双膝跪在地上，恭恭敬敬行礼作揖的青年贵族。或许是因为在夜里而睡意上升的缘故，但看来又好像不是这样，似乎是缺乏一种鲜活灵敏的感受能力。当亚佛瑞特又要开口说话的时候，幼帝抢先尖声说道：“这个人为什么不跪下呢？”

伴随着那尖锐的声调，他那谴责般的指尖，指向雷欧波特·休马哈。上校一直是以冷静且极为嘲讽的旁观者的态度，在背后冷冷地看着这幕应该要觉得感动的景象。“上校，在你眼前的这一位就是统治全宇宙的皇帝陛下啊！”

亚佛瑞特回过头来所说的，当然并不是说明，而是间接式的命令，休马哈顺从了伯爵省略的那一部分的意思，于是便单膝跪了下来。这并不是因为对于皇帝的敬畏，只不过是对于这个年少同行者的一种体谅。他一面形式化的郑重行礼，一方面感觉到内心愈来愈强烈的不平衡感。幸好当时并没有其他旁观的人在场，这或许该说是幸运吧！“陛下，小人乃陛下的臣民，名为

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为了将陛下从奸臣手中救出，故冒死前来谒见。由于事出非常，故请陛下原谅臣等诸多无礼之处。往后希望能终生侍奉陛下作为赎罪。”

七岁的皇帝不为所动地将忠臣热情的申述置若罔闻，只是一声不响地用手粗暴地玩弄拉扯着布偶小熊，对于亚佛瑞特所说的话不但没有兴趣，而且根本无法理解。以七岁的小孩来说，当然无法理解亚佛瑞特所使用的庄重措词，而爱国的浪漫骑士-年轻的伯爵却期盼着幼主会是一名天才儿童。亚佛瑞特的两眼，顿时浮现出淡淡的失望。然后他又立刻提醒自己说：这样的期盼超过了一个臣子应有的本份。于是接着便以柔和的声调，央求那小孩跟着他们一起走。这一回并没有使用任何难以理解的措词。

但七岁的皇帝好像一点都听不进去似地，还是迳自地拉扯或搓揉布偶的耳朵，最后终于将小熊的耳朵揪了下来，起先是只有耳朵，最后则将整个布偶撕烂，狠狠地扔向床边，抛得远远的，当他由床上缓慢地走下地来的时候，无视于两个大人的惊愕，以背部对着他们。这个小孩很明显地是有一种精神失调的症状。“啊，皇帝陛下！”

亚佛瑞特的声音里暴露出一种失望的狼狈。少年皇帝的态度，与他所有的想像完全相反。虽然并未期望会受到赞赏或感谢，但如果能稍微有一点像大帝国君主的反应，或者是正常孩子模样的反应也应该都是好的。可惜如今在艾尔威·由谢夫的言行或容貌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可以被形容为“天使一般”的要素。“怎么办呢？伯爵。”

休马哈问道，当亚佛瑞特回答说，“不得已，没有办法了！”的同时，他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了。他跨出大步追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由背后将之抱起。

七岁的皇帝发出了好像金属摩擦般的尖叫声。休马哈将粗暴程度减至最低地立刻用手迅速将他的嘴巴封住了，亚佛瑞特慌慌张张地对着幼帝连声解释说，臣等失礼了。在这个时候，他竟然还在担心是否违背了臣下应守的礼节。“陛下，您有什么事吗？”

隔着一道门，外面传来女子询问的声音。顿时，两个人都成了化石。休马哈抱着正在挣扎的幼帝，亚佛瑞特拔出了荷电粒子枪，二人立即躲到门的后面。

接着出现了一名身穿宽松睡衣，大约三十岁前后，身材瘦削的女子。大概是幼帝的个人教师兼看护人。如果不是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休马哈几乎冲动地想问问她，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礼仪和教育来教导艾尔威·由谢夫这个孩子的。

当这名女子走近铺着黄罗锦盖的床边时，绊到了那个被扔得远远的小熊布偶。她发现到布偶有一只耳朵被扯掉的时候，黯然地叹了一口气，但未显现出讶异的样子，看起来这大概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陛下……”

这名女子对着无人的空间呼叫着，当她忽然回过头来的时候，入侵者的身影进入了她的视野。她的嘴巴张了开来，惨叫还未发出就结束了。在她意识到亚佛瑞特反射性地将枪口向着自己的时候，便已不醒人事地晕倒在地上，就好像是廉价的粘土玩偶一般。这对双方来讲都算是幸运的事。两个入侵者互看了一眼。接着听到门外有许多脚步声便立刻逃走了。

这就是拯救吗？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绑架！休马哈苦涩地自我嘲讽着。对兰斯贝尔克伯爵这样说是太残忍了，但事实上这根本就是一场闹剧。他所

知道的，只是一个一点也不可爱的小孩，被两个将未完成的梦托付在这个小孩身上的大人强行带走了。如果这一旦成为历史改变的要素，那么历史本身，根本算不上是什么重要的玩艺儿……。

照理说宫里的侍从婢女们应该会立即将所发生的事情通报给在皇宫警备的士兵们。但究竟是因为这个突发事件使得他们狼狈不堪、不知所措呢？或是朝廷的旧臣对莱因哈特派的反感在从中作梗，当士兵们察觉到空气中不寻常的气氛时，竟然是在经过了五分钟以上之后。

负责皇宫警备的摩顿中将，原本在警备司令部附属的宿舍中就寝。在收到突发事件的报告之后，立即赶了过来，第一件事当然是先确认皇帝是否安然无事。但是，负责照顾皇帝的老侍从，却是惊慌失措，不得要领地如惊弓之鸟，语无伦次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只是问你，皇帝陛下人在哪里？”

摩顿中将的声音并没有特别的尖锐或强烈，但是却有着一股沉重的威压感，那是柔弱的宫廷之人所无法抵抗的。老侍从于是好不容易地调整身心两方面所应有的状态，勉强维持住体面，尽可能委婉地报告有二名恶贼侵入皇宫，绑架了幼帝的经过。“为什么不早说呢？”

摩顿对老侍从加以斥责，但并未将时间浪费在过失的追究上面，而是立即召来副官，小声地命令他分派人手在宫殿内加以全面搜索。副官脸色大变，回应命令立即飞奔出去指挥士兵们。“这件事情，绝对禁止泄露！”

对于摩顿这句话，侍从只是一味地点头。在摩顿看来，比起幼帝的安全与否，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是否会被追究责任而已。

一般的士兵们并不知道“皇帝被挟持”这个事实，真象也无法立刻对外公布。士兵们只是理解到事态的非比寻常，纷纷带着残留热量测定装置和星光测定仪器，分散在广大庭园的各个地方。士兵们好像夜行动物一般地，在那相当于十万户民宅面积的宫殿范围内四处地搜索。

不久之后，副官奔驰而回，带来搜索的报告。根据残留热量的测定，发现有奇怪的行踪，但接着尾随之后，却由地面上消失了。“大概就是在吉斯穆特一世陛下铜像的附近。据推测恐怕是有地下道与外部相通，但我等无法决定是否是否可以大胆不敬地动手去检查皇帝像。

如果能得到您的许可的话，那么便可以立刻进一步调查……”

摩顿一言不发地仁立着，因为他想到新无忧宫的地底下，简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

一股挫败的感觉正逐渐地蚕食着这位老练军人那厚厚的胸膛。他原本就已下定决心将被交负的任务实现到最完美的地步，而且事实上，由去年以来到现在为止，也从未曾有过任何的闪失。然而，对现在来说，这一切都已成了过去式……

伍尔利·克斯拉过去曾经无数次在战场上身历险境，但每次都能勇敢地渡过难关，也因此能晋升到今日上将的地位。但当他听到皇帝被恐怖份子绑架的报告时，也无法不受到相当程度的震撼。他一边穿着军服，一边接二连三地发布封锁宇宙港、在市街通往郊外的干线道路上设立岗哨截查出入车辆，以及出动宪兵队等各项指示。完成这些动作之后-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胆敢犯下这样的罪行呢？他的脑细胞快速地运转着，于是二个人名映出在他的脑海当中。是亚佛瑞特·冯·兰斯贝尔克伯爵和雷欧波特·休马哈上校两人吗？前几天，罗严克拉姆公爵才下令停止对他们的监视，为什么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时间上是不是太巧合了……。

克斯拉的表情突然地变了，原来的惊愕与焦虑，顿时化成一片空白，转而变成窥探深渊的表情。经过意识层面上的一番挣扎之后，他戴上了另外一种表情的面具，带着端整地穿着黑银两色相间的军服，仿佛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的躯体，缓缓地走出官舍。

第三章 箭已离弦

七月七日凌晨三点三十分，银河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接到宪兵总监克斯拉上将的紧急报告，即使是在深夜也只得立刻起床。由影像电话的画面上看到惶恐的克斯拉，莱因哈特一面对着他点头，心里一面想着，果然，到底还是发生了，对于这种情况的变化，无疑他是乐于见到的。这应该是对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解除监视后的效果吧！

莱因哈特到达元帅府不久之后，希尔德也跟着到了。身为银河帝国宰相首席秘书官的她，当然必须随时跟随在莱因哈特的身边，所以值班的军官得经常与她保持联络。同样地，首席副官修特莱少将，还有晋升为上尉的次席副官流肯，以及亲卫队长奇斯里上校等随侍在侧的人，不久之后也纷纷到齐了。

指挥莱因哈特亲卫队的奇斯里上校，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军官，有着像铜线般刚硬光泽的头发和黄玉般的眼珠。由于他颜色奇特的眼珠，以及穿着军靴时走路也几乎听不到脚步声的独特步伐，心怀好意者，将他比喻为豹；心怀恶意者，则把他叫作是猫。莱因哈特当然不是因为对他的长相感到有趣才将之任命为身边的护卫，而是因为他拥有水准以上的勇敢与沉着，而且这两种特质极为调和。此外主要也是考虑到他过去在地面战与要塞战当中，立下了不少的战功。

不久之后，克斯拉上将偕同摩顿中将一起来到莱因哈特的面前，在莱因哈特身旁随侍人员的注视之下，二个人跪在主君的面前，一同为皇宫遭不法之徒侵入及皇帝被劫而请罪。

“克斯拉，与其来跟我请罪，不如赶快善尽你的职责，不要让陛下被劫离帝都。”

被主君这么一说，克斯拉立即退出，带头指挥着宪兵队执行任务。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他一直在努力地不去直视年轻主君的脸。接下来只留下摩顿，他双膝跪地，罪孽深重地把头低下。

由上往下注视着摩顿的后脑部，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眼眸毫无表情。而其毫无表情的原因，恐怕与大部分的人所预料的完全相反，事实上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生气的资格。这除了他自己本身晓得以外，其他的人都不知道。箭一旦脱离了弓弦，除了继续往前飞之外别无选择。他仍然木无表情地说道：“摩顿中将，明天的-不，已经是今天了，正午以前会通知对你的处分，在这之前，留在自己的办公室，整理好身边的事务。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摩顿把头低得更深了。他已正确地理解到年轻主君的言下之意，脸上甚至浮现出感激的神情，行了一礼之后平静地退下了。目送着他，莱因哈特感觉到脸颊上正受到一股强烈视线的注视。他的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她那刚劲强烈得近乎责难，并且不知畏惧的深

绿色眼眸，正注视着年轻的帝国宰相。

在令其他人也退下之后，莱因哈特对着他美丽的秘书官沉静地问道：“伯爵千金，你有话想跟我说吗？”“阁下，我在前几天曾跟您说过，费沙协助高登巴姆王朝的余党潜进帝都来，目的应该就是挟持要人，而且对象也是特定的……”“啊！我记得。”

莱因哈特的回答，虽然试图表现得不动声色，但仍然无法掩饰住他内心波动的情绪。

“罗严克拉姆公爵，为了令姐，特别加强了佛洛伊丁山庄的警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在另一方面，却松懈了对皇帝的保护，眼睁睁地看着他落到侵入者的手中，我只能说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希尔德虽然已经特意地不使得自己的声音太过严厉或尖锐，但其所说的话本身却毫不留情地刺到莱因哈特的痛处，年轻的帝国宰相当然不会觉很好受。“……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我认为，是罗严克拉姆公爵您与费沙一起联手，故意让皇帝被挟持的。不是吗？”

问的一方显然是不容许有任何辩解的余地，而回答的那一方也没有意思要欺瞒。“没错。”

听到莱因哈特的回答之后，希尔德怅然若有所失地摇着头。俊美的帝国宰相，感觉到有说明的必要性，于是又接着说道：“不过，说得再正确一点，并不是和那些家伙-费沙共同联手，只是利用他们而已，并没有和他们达成任何的承诺或约定。”“您是想将费沙玩弄于股掌之间吗？”“是他们那些家伙想要来玩弄我。”

莱因哈特将心中所有露骨的轻蔑和厌恶全部吐露出来，接着将与费沙的事务官博尔德克之间所进行的对话内容，悉数地告诉希尔德。希尔德轻蹙着她那如画一般美好的细眉静静地聆听，当莱因哈特说完的时候，她一句话就说中了年轻宰相的意图。“那么，您是打算要对自由行星同盟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是吗？”“没错。这是早就已经决定的事情，只不过时间多少是提前了一些而已。而且又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那么，将摩顿中将牺牲掉，也是您伟大战略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环节喽？”“我会善待他遗留下来的家人。”

虽然明知即使这样做也并不代表就可因此而免于责难，莱因哈特还是好像要抛开似地说道，手掌一挥终止了这次谈话。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次席副官流肯上尉带来摩顿中将已自杀身亡的消息。莱因哈特无言地点头，命令那情不自禁对中将表示无限同情的流肯从事善后处理，并且特别嘱咐要保护摩顿的名誉以及安顿他的遗族。这不是可笑的大伪善吗？莱因哈特不得不这么想道。但是，做了应该比没做要来得好吧。如果真的是必须要受到惩罚的话，那么报应迟早都会来的，虽然不晓得会由谁来执行……。不久之后，他又召来希尔德并吩咐道：“召集所有一级上将与上将阶级的提督。”“遵命。罗严克拉姆公爵。”

希尔德短暂的笑了笑，这是否应该可看作是和解的表示呢？莱因哈特并不明白。

在当时，银河帝国的一级上将有巴尔·冯·奥贝斯坦、渥佛根·米达麦亚、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三名，上将则有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克涅利斯·鲁兹、奈特哈尔·缪拉、伍尔利·克

斯拉、亚德鲁贝尔·冯·法伦海特、艾涅斯特·梅克林格等十名，其中缪拉因为在伊谢尔伦回廊的要塞对要塞战役当中身受重伤，至今仍横卧在床，而克斯拉则要秘密指挥皇帝被挟走后的搜索工作，所以应宰相之召集令前来参加会议的仅剩十一人。

现在正是黎明的前一刻，清晨拂晓正用它那看不见的手驱走黑暗，所有的人，当然都是在沉沉的睡梦中被唤醒的，但是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还受到睡魔的诱惑，不愧都是年轻有为的高级将官。比起去年莱因哈特阵容完整的元帅府，虽然失去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和卡尔·古斯塔夫·坎普，但是仍然充满了一种清新蓬勃的生气活力。帝国宰相冰蓝色的眼睛，交互地停留在并列在会议室中每一个提督的脸上。“今天晚上在新无忧宫内发生了一点事情。”

莱因哈特用了一种过于含蓄的表达方式。“一个七岁的男孩不知被什么人挟持带走了。”

虽然并没有风，但是室内的空气却摇曳着，因为这些身经百战的勇将们全都一同吸气、一同吐气。在场若有任何一个人还不明白所指的那名被掳走的男孩是谁，是绝不容许成为莱因哈特军队里的干部的。唯一不觉得惊愕的大概只有奥贝斯坦一个人，其他的提督则或许将他的沉着看成是他一贯冷酷无情的性格所致。“克斯拉正在严密搜索当中，犯人到现在尚未被逮捕。我想要听听你们各位的意见，以便应对今后事态的发展。不要有任何顾虑，尽管发言吧！”“犯人应该是门阀贵族派的余党，其目的在于以皇帝的名义纠集部众，企图恢复他们的势力，这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米达麦亚环视其他的战友，首先说出自己的看法，赞同的声音由四处响起。“如果是这样的话，光是就潜入皇宫挟持皇帝陛下然后成功脱离这件事来看，那么这些门阀贵族派余党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是不容忽视的。主谋者会是谁呢？”

当瓦列这么一说，罗严塔尔的金银妖瞳精光一闪。“这是迟早会知道的事情，如果犯人被逮捕的话，克斯拉会使之招供，如果没有被逮捕的话，那些家伙必然会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的功绩。因为如果不让大众知道皇帝在自己手中的话，那么原先挟持皇帝的目的就等于是零了。”“就如你所说的，不过要是他们真的那样做，势必会招致我方的报复，那些家伙不会不觉悟到这点吧？”

当鲁兹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毕典菲尔特立即应声回答道：“恐怕是在有所觉悟之后才采取的行动吧！或许，是想拿皇帝当作是挡箭牌来躲避我们的攻击也说不定，虽然说并不会有什么用处。”“没错，不过至少在眼前，他们或许有把握可以躲过我方的追究。”“那么他们有此自信的根据是什么呢？只要是在帝国境内，终究是无法逃避我军的追踪和攻击的，不是吗？”“或许会在边境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建立一处根据地吧？”“这么说来，不就成了第二个自由行星同盟……？”

在这个时候，一个非常冷静的声音插了进来。“不该称之为第二个，在这个时候，是应该要把自由行星同盟的存在列入考虑范围之内的！”

这个声音的主人，原来就是巴尔·冯·奥贝斯坦。“门阀贵族的余党和共和主义者之间虽然好像水与油一般地互不相容，但是如果为了要达到阻止罗严克拉姆公爵确立霸权的这个目的，不能说没有互相私通的可能性。如果犯人逃到自由行星同盟的话，那么我们确实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加以攻击了。”

“自由行星同盟？”

提督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往宇宙中的某一处集中的时候，尖锐的紧张气氛顿时扩散开来。

罗严克拉姆体制腹背两面均受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敌人也就是门阀贵族势力的余党以及自由行星同盟。但是两者共同携手合作这件事，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难道是反动的守旧势力与民主共和势力之间，缔结了原本不可能有的盟约？“如罗严塔尔所说的，不久之后，陛下所在的位置便会明了。现在不需要急着作出结论。不过，如果那些僭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徒果真参与了这件不法行为的策划，那么就一定要他们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为了一时的贪欲而坏了大局，他们以后恐怕会后悔莫及。”

莱因哈特充满锐气的一番话，让注视着年轻主君的提督们全体有了相同的感应，他们于是重新修正自己原有的心态。“皇帝不在的这段时间，就以生病为由来加以掩饰。此外，国玺仍由宰相府加以保管，所以暂时对国政没有妨碍。对于各位，我只有二个要求。一是皇帝遭挟持的事情绝不可泄露，二是务必让各人麾下的部队保持可以随时出动的状态，以应付日后所可能产生的紧急事态，就是这两项。其它视情况需要追加指示。天没亮就召来你们，让各位辛苦了，就此解散吧！”

提督们全体起立，目送着莱因哈特步出室外之后，都暂时先返家，以便回到平时勤务的工作岗位上。当罗严塔尔正要回家的时候，米达麦亚拍拍他的肩膀说道：“怎么样，要不要到我家去吃顿早餐？”

简洁地这么邀请着。“疾风之狼”米达麦亚经常自豪地扬言说-我太太是位烹调能手，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并不需要多作说明。“哦，是吗？那么我就不客气喽！”“随便些是件好事。”“……偶而吧。”

二个人肩并着肩在走廊上走着，沿途数次向行礼的士兵回礼。“真让人意外呢，罗严克拉姆公爵竟然没有为这件大事所动啊！”

米达麦亚的话语中充满了赞叹。

罗严塔尔一面随声附和着，但是在他的思想回路当中，有一道活门被卡住了。将皇帝由权臣的手中救出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充满极度幻想的骑士道浪漫主义，但是如果说在这项行为的背后没有任何企图，而只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的话，是怎么也无法令人相信的。

随着这场挟持戏的上演，应该有人会从中获得了某种利益。

事实上，由皇帝遭挟持这件事看来，最大的获利者不就是罗严克拉姆公爵吗？如果杀了七岁的幼帝，想必会招来人道的批评，但如果是被挟持的话，那么罗严克拉姆公爵不就可以不玷污其手而把这个麻烦除去了吗？而且，如果自由行星同盟与这件事有牵连的话，那么不就有了堂而皇之的借口可以对其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势了？这出挟持戏的上演恐怕只是一场震撼全体人类社会的-包括政治上和军事上大幅变动的前奏曲而已吧！金银妖瞳的提督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液开始激烈地翻涌着，或许这将是他自己本身的前途又多出一种选择的机会也说不定。“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一次空前的军事行动吧。”

米达麦亚喃喃自语，他到底是经由与罗严塔尔相同的思考程序，或者只是靠单纯的直觉反应而获得这个结论的呢？罗严塔尔一时之间无法判断，不过，这些在战乱的时代里凭着自己的实力而得到崇高地位的人，确实有着优于一般常人的敏锐嗅觉。

无论如何，被赞扬为帝国军双璧的二位青年提督，在这个时候达成了一致的想法，也就是说如果要攻占同盟领地的话，则势必要与驻留伊谢尔伦要塞的同盟军司令官杨威利发生正面冲突吧！那位在今年的五月让他们的战友卡尔·古斯塔夫·坎普化为宇宙尘埃的男子。如果不能打倒他，那么通往同盟领土的大门就无法开启，而如果从正面交锋的话，想要获得胜利自然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从未妄自菲薄，但都懂得对伟大的敌人表示尊敬。不过，在另一方面，无论他二人再怎么聪敏，在这个时候尚无法得知莱因哈特所考虑的是经由费沙回廊来发动攻势的宏大战略。

与银河帝国的帝都奥丁之间相隔有数千光年之远的行星费沙方面，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此时正在听取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的报告。

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与雷欧波特·休马哈已经从新无忧宫当中成功“救出”幼帝，并且终于逃出帝国军宪兵队的搜索，此时正藏在费沙籍货物船“罗西南德”的偷渡专用舱内，正朝着费沙行驶，预定在二周内抵达。而在费沙方面，则准备好让瑞姆夏德伯爵及跟随他的亡命者登上费沙预先为他们安排的船舰，在进入和自由行星同盟领域接界的宇宙点上，向同盟发讯请求给予流亡庇护。当这个消息被公诸于全宇宙的时候，除了一小部分人之外，只怕全人类都将为之震惊。

听完报告的时候，鲁宾斯基用一只手托着他那厚实的下巴说道：“罗严克拉姆公爵，他在皇帝被挟持之后，自己并不见得会立刻登上王位，可能还是会暂时立个傀儡登基吧！”“我也是这么认为。他如果要当上皇帝的话，大概会是在消灭了自由行星同盟，或者至少是给予它致命的一击之后吧！目前帝国在内政方面已经日益充实，接下来他所希望的应该是军事上的重大成功吧！”“确实应该如此。不过，姑且不论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意图如何，对我们而言，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看来博尔德克也做的不错。”“关于这件事，根据我所获得的情报，在某些方面，博尔德克事务官也有着不尽成功之处。”

鲁宾斯基稍微地眯起眼睛，斜睨着这位年轻的副官，也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可是，罗严克拉姆公爵并未采取任何手段来阻止挟持皇帝这项行动，这不就应该是博尔德克对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交涉有着相当程度的效果吗？”

“就表面上来看，的确是如此，不过事实上却是博尔德克事务官故意将客观与主观条件加以改变，刻意制造出对自己较为有利的报告。”“你的意思是说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是博尔德克？”“恐怕是的。”

虽然并不算是很明显的恶意中伤，鲁伯特·盖塞林格在传达对博尔德克不利的情报时，并未感到任何犹豫。以互为竞争者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个将来有可能挡在他前面的男子，理所当然应该要用尽所有可能的方法，以便使他由舞台的中央消失。至于博尔德克这一方，也是毫无疑问地把他视为新兴的竞争者，正用心地策划着如何对付他。鲁伯特·盖塞林格自然不会甘于保持绅士的风范，而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应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召见时显得自信满满的博尔德克，回到事务官办公室之后，据说却是非常地无精打采如丧家之犬。令人很容易便可以想像到他与罗严克拉姆公爵之间的交涉结果必然是与其原先的预期相违背。其原因应该在于低估了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交涉谈判能力，因为事实上，在现在这个阶段根本就没有必要和罗严克拉姆公爵进行谈判。他原先的用意或许是为了让挟持皇帝的行动更为容易进行，同时夸示费沙的实力，以便为自己制

造有利的立场吧！不过结果却是判断错误，不但整件事的时机没抓对，而且又太过于卖弄小把戏了。比较好的作法应该是在皇帝到达费沙的时候，再通知罗严克拉姆公爵有关皇帝的所在，然后由费沙出面和他交涉。而博尔德克却妄想对方从头到尾都依照他所希望的方式，让对方来配合自己的安排行事，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过失。

不过，要是博尔德克果真逼于情势，而将费沙回廊的通行权承诺给罗严克拉姆公爵的话，那么以鲁伯特的立场来讲，也不能只是一味地把它视为竞争对手的过失而暗自窃喜。虽然说为了确保对方相信费沙的诚意，让罗严克拉姆公爵握有军事上的霸权，始早是应该要将费沙回廊的通行权让出来，但是在时机上面不但要慎重地选择，而且还得让对方付出相对的代价，没有必要提早促销或廉价叫卖。

鲁伯特的想法是，只有当罗严克拉姆公爵在伊谢尔伦回廊遭受到重大的挫折之后，“费沙回廊通行权”这个饵才能充分的达到诱惑效果。如果要卖人情以强化我方立场的话，最好的时机莫过于是在对方陷于窘境时才对之伸出救援的手。相反地，如果是在对方一帆风顺之时，却刻意地要卖弄人情与之亲近的话，是没有道理会受到欢迎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如果只是冷笑地不加理会的话倒还好。但如果相反地还被人看穿企图的话，那么不就等于为将来种下祸根了吗？“博尔德克事务官的失策如果只是限于他个人的话就无所谓，不过要是与费沙整体的利益相关联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有大问题产生了。特别对手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时候，将来的发展不禁使人担心。”“眼前还不能够判断是否真有失策之处，总之先不要轻举妄动，因为皇帝本身也根本还未到费沙。”“不过……”

鲁伯特还想要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却打住了。如果被看出他正对竞争者的失策心中暗自欢喜的话，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反正迟早都会知道博尔德克是否真有失策之处，眼前没有必要多加强调。况且-鲁伯特在内心偷偷窃笑，如果博尔德克事务官真有失策之处而连累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下台的话，这无异是鲁伯特所期待的。因为如果费沙回廊果真让渡给帝国军的话，无疑地必定会导致信仰费沙之自主与中立地位的多数市民的惊愕及愤怒。到那个时候，“费沙的黑狐”要如何善后呢？借用帝国军的武力加以镇压吗？还是依靠地球教的信仰使人民冷静呢？或者是凭着他本身的声望和政略来使之平息？不管如何，这样的举动将使得费沙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产生地壳变动般的动摇，而造成绝大的副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整件事情的演变看来会愈来愈有趣。

由自治领主府退出之后，鲁伯特·盖塞林格前往距离首都约半天行程远的伊斯迈尔地区，拜访了亡命贵族瑞姆夏德伯爵。得知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已成功地将皇帝“救出敌人魔掌”的消息，当然使得他欣喜若狂。“奥丁大神庇佑！到底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正义存在的！”

鲁伯特极力忍住笑意附和了一番后，瑞姆夏德交代身旁的执事，命其准备八二年份的白酒以示庆祝。鲁伯特对此表示由衷的谢意，并且一再叮咛在自由行星同盟承诺允许皇帝亡命至同盟内之前，务必使这件事保持极度的机密。亡命贵族连连点头表示认可之后，两人转入其他话题。“我已仓促地拟定了将来流亡政府阁僚人员的名单。由于只是应急之用，所以还有许多不甚完备之处。”“这真是办事神速啊！”

虽然说是应急之用，想必这名亡命贵族打从知道了拯救幼帝的计划之

后，便已开始构思这个以他自己为首的政权了吧！尽管缺乏实质内容，但是只要组织能建立起来，便希望能立于顶点的愿望，是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必然会有的。“如果可以的话，是否能让我端详一下那份名单呢？伯爵。”

明知对方是希望能展示一下，鲁伯特故意上当似地问道。瑞姆夏德由于受到白酒的刺激，脸色显得有些兴奋地说道：“嗯，本来是打算在政府成立的时候再对外公布的，不过以后可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倚仗费沙的支持，或许先让您知道正统的帝国政府阵容会比较好。”“当然，我费沙全体都希望能给予阁下全面性的支持。在政略上，虽然有些地方不得不对罗严克拉姆公爵采取敷衍的态度，但事实上是阳奉阴违，我等真正的好意，永远是对着以阁下您为代表的帝国正统政府的，这一点请您明白。”

鲁伯特恭谨地接过上头印有“银河帝国正统政府阁僚名簿”等字样的册子，视线快速地扫视着被列入名单的姓名。

国务尚书瑞姆夏德伯爵

军务尚书梅尔卡兹一级上将

内务尚书拉特布鲁夫男爵

财务尚书谢兹拉子爵

司法尚书赫伍得子爵

宫内尚书郝晋格男爵

内阁书记官长卡尔那普男爵

当鲁伯特将脸由名簿当中抬起来的时候，故意作出谄媚的表情面对着情绪颇为昂扬的贵族说道：“在这些人选上面，想必您一定是费了不少苦心吧！”“这也是我份内之事，亡命者的数量虽然多，但我们要找出其中对陛下诚心效忠，而且具有相当的能力者。这些人，不但要值得信赖，而且一旦被选上，应该会对这样的信赖有所回应。”“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阁下身为国务尚书来主导整个内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您不正式用帝国宰相这个称号呢？”

瑞姆夏德伯爵对于这样的吹捧，虽然显得有些高兴，但是看来又有些苦恼。“这一点，当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总觉得有些过于狂妄自大。如果要称为帝国宰相，希望能等到尊奉陛下回到帝都奥丁之后。”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么似乎是有什么奇妙因素，让他有所顾虑，鲁伯特心里想着。

“明知道是有所逾越，不过还是要向您禀告。请务必正式使用帝国宰相的头衔。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格对罗严克拉姆公爵，甚至全宇宙发表帝国正统政府的宣言，不是吗？”“你说的是没错，不过……”

瑞姆夏德口齿模糊地说道。而鲁伯特则突然间明白了。大概伯爵是害怕如此一来，目前尚留在帝国内部的门阀贵族恐怕会受到过度的刺激，为了自保，转而加入罗严克拉姆公爵的阵营。伯爵或许是想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吧。“关于这一点容日后再作讨论吧。这一回对救出陛下有功的兰斯贝尔克伯爵和休马哈上校，您打算给予什么样的奖励呢？”“我当然不会忘记。已经替兰斯贝尔克伯爵准备了军务省次官的位子。至于休马哈的话，目前先给予提督的称号，同时打算让他辅佐梅尔卡兹。再怎么讲，他们都是曾在同样的战场上与那个金发小子作战的同伴。”

鲁伯特再次确认这个被草拟为军务尚书人选的姓名。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是去年“利普休达特战役”中贵族联合军的总司令官。拥

有四十年以上的军历，并以坚实的用兵手法著称。他目前正在同盟一方，以“客座提督”的称号，在伊谢尔伦要塞上担任司令官杨威利的顾问，姑且先不论其本人的意愿和性格如何，看来好像是命中注定了要和罗严克拉姆公爵敌对似的。如果他早半个世纪出生的话，或许可以作为帝国当中忠诚且出色的军人而终其一生吧！”梅尔卡兹提督被指派为军务尚书，这一点以能力的观点看来，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其本人的意愿，还有同盟方面的意向如何呢？”“他个人的意愿应该不成问题，至于同盟方面，只要能够承认流亡政权，就应该会满足我们这个要求吧！”“应该是的，不过，军务尚书所管辖的军队又该如何组织起来呢？”

在这样的时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毫无用处的，而且也不是鲁伯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提出的。由这个问题所呈现出来的，不是鲁伯特的理性，而是感情用事。对于端姆夏德这种典型的企图利用冠冕堂皇的名义来掩饰与其个人能力不相称之野心的恶劣贵族-鲁伯特内心所真正认为的-他性格中苛薄毒辣的部分在这样一句无意的问话中被暴露了出来，这或许就是鲁伯特的不足之处吧。如果换作是他所憎恶，并且无时无刻想要凌驾于其上的亲生父亲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话，大概会把这个问题留在心里吧！

敏感地察觉到鲁伯特的问题当中，充满了无意识之嘲弄的，并不是提出问题的人，而是被问的一方。端姆夏德伯爵自觉到体内奔腾的热血正急速地冷却，但也很聪明的没有把这个变化表现在脸上。“除了召募亡命者，加以训练组织之外别无它法。问题就在于经费……”“如果是经费的话则无需挂心。只要您说出所需要的数额，我们会为您准备的。”“那么就太感谢了。”

鲁伯特并没有说是“没有代价”，而且对于收据说明、或者是经费使用的监察等等也都只字不提。这些都只要在“帝国正统政府”对于费沙的负债到达一个巨大的额度之后，再去唤醒他们的注意就可以了。因为首先，即使身为这个正统政府的生身父母之一的鲁伯特想要让这个正统政府可以保住其能够清偿债务的命脉，但事实上这个命脉并不存在。由于这个政府仅为极少数人所期望，徒具虚名而已。如果将它喻为生在黑暗当中的私生子，恐怕也只是将自己的不幸反映在别人的眼中，最后步上预期的死亡命运吧！当然，如果这个私生子本身具有强韧的生命力和进取心的话则又另当别论-比如说，像是鲁伯特·盖塞林格。不过，对银河帝国正统政府而言，这个希望就非常渺茫了。

对鲁伯特·盖塞林格来说，还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可以分为公开的与非公开的，如今对于年轻而同时又具有优越智力的他来说，最为贵重的东西恐怕就是时间了！他在请示过端姆夏德伯爵，复印了一份流亡政权阁僚的名单之后，就向伯爵告辞了。此时的屋外，黑夜已完全驱走了白昼的余辉，夜里的寒气已经开始夹杂在干燥的空气里面。自治领主府方面只要明天早上过去报到就可以了，他打算要在某个地方渡过这短暂的夜晚。

鲁伯特出生于宇宙历七七五年、帝国历四六六年，比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年长一岁，现年二十三岁。盖塞林格是母姓，他的母亲是点缀费沙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人生的众多情人之一，或许，应该说还算不上是其中一个吧！鲁宾斯基并不是一个正统的美男子，甚至可以说是长相奇特的人，但是对女性却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后代的传记作家恐怕得花好大的力气才能确认这一点。

在对外公开的场合中，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是没有子裔的，不管是男是

女。但是自己却是确实实地存在着不是吗？鲁伯特嘲讽地翘起嘴角。名义上是费沙自治领主实质为地球的代理人、欺骗了全体费沙市民的父亲根本就是人类的垃圾，而自己正是那人渣的排泄物。这不就应该称为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鲁伯特所来到的地方，是位于西普斯庞地区内的宏伟宅邸。在地上车里打开车窗，右手按在门柱的前面，掌纹经确认之后，那扇青铜雕刻的门扉寂静无声地开了。

这座宅邸的主人是一个女人，对外有着许多的头衔。不但是珠宝店与夜总会的老板，而且是好几艘货船的船东。过去曾经是歌手，也曾经是舞女、女演员。但是这些头衔并不具有什么了不得的意义。身为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亲密情人之一这样的身份，当然是不会被明白地记录在名人录当中，不过这才是她对政治家或大商人都有着绝大影响力的泉源。但是，现在这个时候，鲁宾斯基的脚步已经走远了，称之为“过去情人”或许来得更为贴切也说不定。她-多米妮克·珊·皮耶尔在八年前还是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夜总会歌手的时候，尚未成为自治领主的鲁宾斯基对她一见钟情。鲁宾斯基为她热力奔放的跃动舞步所着迷，而且非常欣赏她喉音丰润的歌声，此外，据说还深深为她的聪明伶俐所打动。她是一个有着红褐色头发的美女，不过因为在姿色上远胜于她的美女不计其数，所以许多人并未提到这一点。

在大厅迎接访客的女主人，用她那好像歌唱一般昂扬的语调高声说道：“今天晚上要在这儿过夜吧！鲁伯特。”“我可没有那个能力代替我父亲喔！”“就不要再说什么蠢话了，不过这些牢骚也蛮衬你的……要来点酒吗？”“嗯，先给我酒吧。趁着脑筋还清醒的时候，有件事情要先拜托你。”

当多米妮克把装有深红色喜多乐威士忌的酒瓶和冰块拿到沙龙来的时候，这位年纪较小的年轻人用着性急的语调说道。“说吧，是什么事呢？”“有一个叫做德古斯比的地球教主教。”“我知道他，脸色青白的怪异……”“我想要抓住他的弱点。”“想要拉拢他成为自己人吗？”女方问道。“不，要让他成为我的手下。”

那极为不逊的表情和语调，或许正是他用以自我鼓舞的凭藉也说不定。虽然他所要面对的战斗并非微不起眼的规模，但是他并不希望有与自己对等的同盟者，他所想要的只是单方面地要为他牺牲的人。“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是禁欲主义的化身，就不知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假装的话，那么便有充分的机会可以抓住他的把柄。即使真的是禁欲主义者，只要花一些时间和手段，也应该可以让他改变吧！”“必须要花的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哦，费用啊。”

如果吝惜出钱而期望要有好结果的话，那是不可能的。”“这你不用担心，必要的部分我会出。”

这等于是将对瑞姆夏德伯爵说过的话又重述一次。“副官的薪水有那么高吗？啊！对了对了！你说过还有各种额外的收入。不过不管怎么样，那些什么地球教还有亡命贵族们等等，现在这个时候可真热闹呢！”“好比百鬼夜行、群魔乱舞。在这个国家里面，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过是一些人在利用另外一些人。而我是绝不会被他人利用的。”

看起来颇为端正的鲁伯特那年轻的脸庞上，一时之间，竟然好像有瘴气漂浮在上头似的泛起阴沉的笑意。他把深红色的酒倒进空的酒杯当中，没有加水也没有加冰就一口倒进喉咙里。他所享受的并不是酒的香味，而是那股

灼热的刺激，整个胃部和食道都仿佛要燃烧起来的充实感觉。

最后站着的人一定是我！鲁伯特如是地想着。只不过，不管是什么人，不也都是这样想的吗……？

费沙籍的货船“罗西南特”是不隶属于任何一家星际航运公司的独立商人私有船当中最为庞大的。银河帝国幼年皇帝艾尔威·由谢夫、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雷欧波特·休马哈、以及奉博尔德克事务官之命要照顾幼帝的年轻女仆一共四人，被视为贵客受到郑重的接待。

这艘船被用来载运偷渡者，这已经不是头一遭了。为了要载运没有被列在货物清单上的乘客，“罗西南特”船上甚至还特别建造了一间设备完善的专用室。秘密门是声纹反应式的，而为了使红外线探测的功能瘫痪，在内壁与外壁之间，循环着与人体温度相同的温水。

事实上，对“罗西南特”来说，搭载那些企图亡命的偷渡者无疑地就是它最大的收入来源。

船长波梅尔过去曾成功地摆脱过多达两位数的帝国海关官员和宪兵的临时突击检查。有的时候是靠演技，有的时候则是靠贿赂。面对官宪的临检时，在判断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奏效的正确性上，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驻在帝国的费沙事务官博尔德克为了能让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等人由帝都奥丁当中成功逃脱而选上了这艘船。

波梅尔则是因为受事务官亲自嘱咐委托，而且所有的费用也即场以现金预付的方式支付完毕，所以为了能够将这些贵宾安全且快速地送抵费沙，正打算不惜付出相对的努力和辛劳。由于不去探听客人的真正身份是这一行不成文的规矩，所以尽管他心里面觉得这种中年男子一名、青年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子一名以及幼儿一名的组合非常奇妙，但并未加以追根究底。并且还指示大副要提供最高级的餐点和服务。这一次载运亡命者的航行如果能好头好尾的话，那么今后为政府载运贵客的机会或许也会增加吧！波梅尔在内心如此地期待着。

不过，当船由解除封锁的奥丁宇宙港出发之后不久，波梅尔的恶梦就开始了。“那小孩真是无可救药的兔崽子啊！”

负责送餐点的船员回来之时，一付悻悻然的表情向波梅尔申诉。当被问到左边手腕上为什么烫肿的时候，船员解释是那名小孩说不喜欢这个味道，一边说着一边就把整个炖熬鸡肉的深底器皿连着装在里面的东面全部一起扔出去。那名女子正想要阻止的时候，他竟然又用力地拉扯她的头发，那名女子于是就哭了出来，而那二名男子则好不容易才加以制止，听到这里，连波梅尔都忍不住要吃惊不已。“大概是家庭环境的教养大差了，根本就是不可理喻。大贵族的兔崽子们可能就是那副德性吧！总之，送餐点这件差事请船长交给其他的人来做吧。我是恕不从命了。”

肯定地表态之后，船员就到医务室治疗烫伤去了。

到下次用餐的时候，波梅尔命其他的船员送去，但这人却带着脸颊上深深的抓伤回来，第三个船员回来时则带着淤血的紫色鼻梁。一向富有商贾敬业乐业精神的波梅尔，在此时忍耐力已经超过了极限，因而前往提出抗议，我们这艘船不是用来载山猫的，无论如何请严加管束。那位看来高尚的青年一脸惭愧地郑重道了歉，并且给了相当金额的小费，说是给受伤船员的医药费，所以波梅尔就收下了。但是，当他看到那名女子的脸上、手上都有着不

少伤痕的时候，又再度惊讶了。“或许这不是我所应该说的话，不过小孩子还是要严厉地加以管教才行。未经教养的小孩和野兽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是吧！”

波梅尔试着提出这样的忠告，那名女子却也只是虚弱地笑了笑。原本以为她可能是小孩的姐姐或姑姑什么的，如今看来却好像只是一般佣人。

……波梅尔知道了自己所搭载的这个“没教养的小孩”，可能就是那位传说中是如何神圣不可侵犯的银河帝国皇帝的时候，是在抵达费沙卸下了船上货物和四个偷渡旅客，然后在“朵拉库尔”酒馆里，听到自由行星同盟宣告皇帝流亡的广播之后，他低头注视着自己那只正握着酒杯的左手自言自语地说道：“不管罗严克拉姆公爵究竟是野心家或者是篡位者，就算没有他，那个兔崽子皇帝迟早也会把自己的国家给啃倒的。这难道能够责怪别人吗？”

在无法委托其他船员只得亲自送餐点的时候，艾尔威·由谢夫二世重重地咬住他的左手不放，至今那深深的齿痕仍然像一个完整的半月形似的留在手背上面。

……到现在为止，表面看起来脾气有点过于暴躁的年幼皇帝，当自我受到压抑的时候，只能藉由一种不正常的暴力来渲泄情绪。

第四章 银河帝国正统政府

就在银河帝国的帝都奥丁，幼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遭人挟持失踪，而费沙自治领上的某些人正热烈地从事各种不同的思考和策动的时候，自由行星同盟地处最前线的军事据点伊谢尔伦要塞，此时却还在贪婪地享受着迟来的春眠。

兼任伊谢尔伦要塞以及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的杨威利，现年三十一岁，是同盟军中由过去到现在最为年轻的上将。身体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不过严格说来应该是属于微瘦的身材。他那稍微有些卷曲的黑发，并不像一般的军人剪得短短的，而是显得有些过长。前面的头发经常落在额头上，所以必须时常且看来似乎非常厌烦似地把头发拨回去。如果头发乱但短的话，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好些吧。不过自这一年的春天，在那毫无意义的审查会上因头发过长而遭讽刺之后，杨就一直没有理过发。是他本人没有自觉呢？或者是嫌麻烦懒得去理？又或者是故意这么做，以示不向政府那些人屈服，在他而言，如果政府那些人因为他头发过长而把他罢免，可能是最好不过了……。他的双眼漆黑，有时看来柔和，也有时看来好像在发呆。后世有的传记作家将之形容为“带着知性的温柔，以及蕴藏着温柔的知性”，但事实上并未给予人如此夸大的感觉。至于他的相貌则经常被人形容是“极为普通的英俊”，这或许是与他在战场上的竞争对手-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那个拥有稀世杰出的俊美容貌的战争天才相比较而言的。以他个人的情况来说，他看来要比实际的年龄年轻，另外，杨始终看来都不像是一名职业军人等等这些让人感受深刻的印象，比起他实际的相貌和五官，为更多的人所描述和传颂。

无论如何，杨威利并不是因为他的样貌才建立起今日的地位。原本希望成为一名历史学者的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当上了一名军人，二十一岁时因成功

地将人民由艾尔·法西尔星域当中救出而晋升为少校，二十九岁时在亚斯提星域会战中晋升为少将，伊谢尔伦要塞攻略战中晋升为中将，到了亚姆立礼会战则升为上将，一年之间连续跃升三级。若论他的战功，在同盟军中无人可与他相比。不过，反过来说，这也会令人联想到那些无数被埋葬的敌军的墓碑。他确实是一个战争的艺术家的，但给予这些功绩与其意义最低评价的却是他本人。他一直渴望能早日辞去像军人这种对文明和人道均毫无贡献的职业，而悠闲自在地过着响往已久的退休生活，然后专心著作历史书。

在今年五月击退了挟带着秃鹰之城要塞做空间跳跃而来的帝国军攻击之后，杨患了重感冒，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之久，下床之后也是每天都缺乏那么一点工作的紧迫感。

杨的被监护人，现在已晋升为准尉的尤里安·敏兹，见到那看起来好像在发呆，整天游手好闲平白地浪费时间的杨，仍然以为在他头盖骨的内部可能正在进行孤独的高度知性活动，或者正在构想壮大的战略理论，甚至是正在深远的历史哲学当中沉思。事实上，这是由于尤里安对于他的监护人在每天的日常职务之外的精神活动，总是会给予过度的评价所致。

这个时候看起来双眼无神的杨，事实上真的是在发呆。

在非战斗领域内的工作，事实上都是交由精通桌面文书工作的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以及杨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来处理，杨只要在文件上签名就可以了。他原本就是一个在不必要的范围内就绝不勤勉的男子，而在这近乎二个月的时间里，更是除了吃饭和午睡之间的空档之外，都不在中央发令室内。即使在的话，也只是看看历史书，或者是猜猜填字游戏，完全称不上“繁忙的表现”。在他的头盖骨里面属于知性的广大田园，由于久未耕作而杂草丛生，长着翅膀的虫子在上面飞来飞去。这片田园的所有者辩解说是土质本身不够肥沃，而只热衷于吃和睡这两件事。

虽然如此，可能是想证明自己并非无所事事，有一天他好像心血来潮想要从事某些创造性的活动似地，开始提笔写起以“文明与酒”为题，像是论文之类的东西，不过也只写了开头部份的几行，笔就不再动了。所写的部分却也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文章。“……人类的文明与酒共同开始，而文明的结束大概也会伴随着酒一起到来吧！酒是知性与感性的泉源，可以说是将人类与野兽加以区分的唯一方法……。”

尤里安看了这些文字以后批评说：“即使是小酒馆里的宣传文字，恐怕也会写得比这个更高明些吧！”

对此残酷的批评感到失望的杨，自觉知性周期的低落，于是放弃了无谓的努力。自此以后，如果按照要塞防御指挥官华尔特·冯·先寇布的说法，也只好甘于做个“薪水小偷”了。

不过，若论先寇布本人，也并非不是军人道德的借鉴。现年三十四岁的他，目前还是单身，从身为“蔷薇骑士”连队指挥官开始，在征服女性方面就一直非常有名。在伊谢尔伦要塞上，于这方面有资格与他并称双璧的是第一空战队队长——“击坠王”奥利比·波布兰少校。

这两位刚好也是尤里安学习射击肉搏战技与单座式战斗机斯巴达尼恩操纵的指导老师。因为这两人都是分别在这两个领域拥有超一流技术的人，杨也因此把尤里安委托给他们两人来教导，但日后会不会有什么令人头痛的副作用产生呢？谁也不敢保证。

关于先寇布和波布兰这两人，有好几则逸闻为众所周知，其中一则是这

样的。

有一天早上，当先寇布由女军官 A 少尉的房间走出时，碰巧约在同一个时刻，波布兰也由隔壁的女士官 B 曹长的房间里走出来。二人互望一眼之后就分别离开了。二天后的早上，二人又在同一个地点碰面。只不过，这一次，先寇布是由 B 曹长的房间走出，而波布兰则由 A 少尉的房间走出……。

并没有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则逸闻的真假，只不过是有一种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传了开来，但是听的人大部份都认为这是事实。当被问道是否真有其事的时候，当事人之一的波布兰回答说：“为什么只有男方的姓名是真名，而女方的就用代号呢？这不是很不公平吗？”

而另一当事人先寇布所说的则是：“我的品味才不像波布兰那么差呢！”

……如果尤里安受了这两个人的影响的话那就麻烦了，尽管杨心里面有这种担心，不过这大概也是勉强不得吧！尤里安本身就是一个相貌端庄俊俏的少年，在首都海尼森的学校里，曾经是名噪一时的飞行球名选手，受到同年龄少女们的欢迎和崇拜。到了伊谢尔伦要塞这个住有数十万居民的宇宙大都市上，身为司令官的养子，而且又是在初次上阵时即摧毁敌军巡航舰的战斗英雄，因此无论在小孩或是大人的圈子里头，尤里安都有极好的人缘。

“也就是说，你所不会的事情，尤里安全都会。”

要塞事务总监亚列克斯·卡介伦，也就是杨在军官学校时候的学长，曾这么地对着学弟开玩笑。这个卡介伦有二个小女儿，有个颇具真实性的传闻说，卡介伦希望尤里安能成为他大女儿莎洛特·菲莉丝的新郎。但如果照杨的说法则是“莎洛特是个好孩子，不过问题在于她父亲……”。

杨不管在军事方面或者是在政略方面都一再地展现出他那卓越的洞察力，甚至有不少人把他当作是一个千里眼。但是，现在这个时期，他却对周遭的变化表现得非常漠然，一点都没有不安的预兆。他也懒得去理会帝国与费沙、还有在同盟本国内是不是正在政治上、外交上、战略上有什么蠢蠢欲动的迹象，每天只是关心着红茶里面渗进了多少白兰地，还有创下了立体西洋棋连败的记录。

被后世称为“宇宙历七九八年共济协定”，是在八月二十日公布的一顶协定。所谓的“共济协定”，就是银河帝国旧体制派与自由行星同盟两者，针对于新银河帝国的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所相互订定的协助关系。

自由行星同盟不但接纳了银河帝国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逃亡，而且承认了以瑞姆夏德伯爵由弗恩为阁僚班底之首的流亡政权的成立。此流亡政权自称为“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在将来打倒罗严克拉姆非法政权，凯旋回归祖国之后，将与自由行星同盟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并且缔结互不可侵犯条约以及通商约定，并承诺会在帝国内部重新制定宪法，开设议会，藉以促进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而在努力使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回复其原有的地位和各项权力之际，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得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双方将为建设银河系宇宙间新的恒久和平秩序，一同向前迈进。

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特留尼西特与银河帝国正统政府首相之间，在八月上旬对上述事项达成了协议。为避免造成无谓的误会，必须要在小心谨慎以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能把两者的协定公开。原本，双方在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就绝不是那么顺利的。

在瑞姆夏德伯爵等人的“陪同”下，艾尔威·由谢夫二世进入到自由行

星同盟的领域内是七月份的事。德森上将在接获特留尼西特的直接命令之后，亲自将他们一行人藏匿在首都防卫司令部的一座守卫森严的建筑物里面。德森这个人作为一个实战指挥官的能力经常受到怀疑，但对于这种必须要保守秘密的工作就不能说是无能了。之后双方的交涉长达三个星期之久，瑞姆夏德伯爵尽管心中极不情愿，最后仍无奈地承诺将来要朝君主立宪政治的方向努力。

就在这一天，八月二十号下午，在伊谢尔伦要塞上，尤里安高声地对着黑发的司令官说道：“特留尼西特议长要发表对全国的演讲，听说是有紧急、而且很重大的消息宣告……”“紧急的事不一定是重大的。”

杨好像很不高兴地回答道，很明显地就是一副如果可以不听的话，那干脆就不听算了的态度。但是首都方面却又特别传来要求全体人民和官兵都必须观看超光速广播的指示。杨一边在心里安慰自己说这也是薪水份内的工作，于是当中央发令室的巨大银幕上映出议长的脸时，杨只好稍微地仰着身子看。“同盟全体市民，我，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优布·特留尼西特特别在此向各位宣布全人类的历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机。我很高兴，而且非常引以为荣，今天能有此机会来发布这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要高兴你自己去高兴个够吧！杨在心里面咒骂着，大概是又在什么地方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同盟军中最为年轻的上将，对于同盟元首一点都没有尊敬的意思，甚至可说是厌恶到极点。“前些日子，有一位亡命者为求自身的安全，而专诚来到这里成了我们这个自由国度的贵宾。本着人道和民主主义的精神，我国过去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个逃亡者的申请庇护，许多人因此得以脱离专制主义暴政冷酷的魔掌，而来到这个自由的天地过上新的生活。

不过，这一次这位客人的名字却是特别地响亮，相信各位市民都不会陌生，那就是艾尔威·由谢夫·冯·高登巴姆！……”

他好像对自己所发表的演说效果感到非常满意似地，在此停留了数秒的时间，使听众们得以消化这则震撼人心的消息。

身为一个富于煽动性的政治家，此时的他或许正迎向政治生命的最高峰也说不定。自由行星同盟一三亿的市民确实真正地感受到没有伴随着光、热、和声响的巨雷落在自己的四遭。其中半数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轻呼的声音，另外半数则是连轻呼的声音都发不出来，只是瞪大了眼睛定定地凝视着那位在通信银幕当中的元首昂然挺胸的姿态。

银河帝国的皇帝亡命到这儿来了！抛弃了应该要去统治的国家、应该要支配的民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各位敬爱的市民。”

特留尼西特议长的声音，继续很清楚地流泄出来。“帝国的权臣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倚仗着强大的武力，清除了所有的异己，现在更进一步掌握了独裁者的所有权力。不但残忍地虐待年仅七岁的皇帝，更为了迎合一己的欲望而任意变改国家法律，把各部下安置于要职，打算将整个国家变成他私人的财产。这并不仅仅是帝国内部的问题而已，他那邪恶的野心，甚至还伸展到我国，企图把全宇宙置于他一个人专制的支配之下，熄灭我们伟大的先辈和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守护着的人类自由与民主之火。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能与之相依共存的。我们不得不在此舍弃过去的种种歧见，与遭受罗严克拉姆暴政之压迫的不幸人们共同联手，一起来克服我们免于遭受全人类将被迫面临的巨大威胁。也唯有在排除了这个威胁之后，人类恒久的和平才能得

以在宇宙间实现！”

自宇宙历六四一年，帝国历三三一年的“达贡星域会战”以来，长达一个半世纪，高登巴姆王朝时期的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之间，就一直以彼此的存亡为赌注而持续交战至今。其间为了在这两个各自拥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势力之间，即使无法共荣但至少是否能建立互不干涉的共存关系而四处奔走、呕心沥血的政治家绝不在少数。但是他们的大胆尝试和努力，每每因双方的强硬派、理论派的反对而遭受挫折。一边是将对方视为违逆帝威的叛徒，另一边则是将对方当作是黑暗的专制国家，互相不承认彼此的存在，只能藉由武力来贯彻自己的正义。为了要将邪恶的敌人由宇宙中抹杀掉，而使几亿同胞的生命断送在战场上。

现在好了，戏剧性地摇身一变，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竟然变成一起携手合作。人们的惊愕是必然的。

尤里安观察的视线，快速地扫过这些集结在中央发令室内的人们脸上。就连卡介伦和先寇布这样的毒舌家，也好像被吸去了毒气似地，一反常态地沉默着。至于杨，则好像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表情似地，茫然地注视着那位新出现在画面上的银发人物。“我是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首相由弗恩·冯·瑞姆夏德。这次，承蒙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基于人道立场的帮助，无私地为我们提供了复兴祖国的机会和根据地，着实感激不尽。谨代表下列同志，向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和全体市民致上万分谢意。”

说了上述前言之后，瑞姆夏德伯爵逐一地宣读组成“正统政府”的阁僚名单。国务尚书由瑞姆夏德伯爵自己兼任，其他的阁僚则是一些亡命贵族的名字——“军务尚书梅尔卡兹一级上将。”

当这个名字被发表出来的时候，所有愕然的视线都集中在这位亡命的客将身上也是情理之中吧！但是所发现的却是自己等众人所注视的对象，所表现出来的惊讶并不亚于自己。

“梅尔卡兹阁下，这是……？”

脱口而出提问的梅尔卡兹副官舒奈德上尉，发现了周遭讶异的视线，随即代替无言的上司作辩解。“请各位绝对不要误会。梅尔卡兹阁下还有下官对这件事也是第一次听到。为什么瑞姆夏德伯爵会说出阁下的名字，这也是我们想弄清楚的。”“我也明白。没有人会认为梅尔卡兹提督会出卖了自己。”

杨在劝慰舒奈德的同时，制止了以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梅尔卡兹的部下们继续发言。

瑞姆夏德伯爵应该还没有取得梅尔卡兹的答应吧，或许是他一厢情愿地认定提供了这么一个崇高地位的话，对方一定不会拒绝，所以根本没有事先和对方打个招呼。“我如果是瑞姆夏德伯爵，大概也会把军务尚书这个位子安排给梅尔卡兹提督，而不会考虑其他的候补。”“我也有同感。”

在适当的时机，先寇布说出了这句话，杨于是安心了。不过，那也只是一刹那的时间。

瑞姆夏德伯爵所发表的“银河帝国正统政府阁僚名单”当然是获得同盟政府的首肯后才颁布的，所以近日之内，梅尔卡兹势必得离开伊谢尔伦要塞，去担任筹组“正统政府军”的任务。对杨来说，看来是要失去身边这位伟大的顾问了。

波布兰少校是这场演说当中受到最强烈怒气刺激的一个。“我们如今成了那些扶助流浪的少年皇帝，与邪恶的化身-无恶不作的篡位者作战的正义

骑士哪！真是太了不起了！简直就是立体电视剧里面的主角嘛！”

波布兰想要大笑但是失败了，于是痛快地发泄着心中的怒气，将黑色的扁帽用力地掷在地板上。另一位“击坠王”，战友当中的伊旺·哥尼夫以一种与之相对的冷静将帽子拾了起来，交还给波布兰。但年轻的击坠王根本不打算接回来，怒火一发不可收拾。“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必须要为守护高登巴姆王朝而牺牲流血呢？从曾祖父的时代开始到现在连续奋战了一百年以上，难道不是为了要打倒高登巴姆王朝，使全银河系回复自由与民主吗？”

“但是，如果因此而和平可以来临的话，政策的变更也是不得已的吧？政府此举或许也有它的理由。”“如果和平真能够降临的话，那也无话可说了。但是，和高登巴姆家族之间的和平来临了，和罗严克拉姆公爵之间又如何呢？不要忘记了，现在罗严克拉姆公爵才是帝国实质的支配者！换作是你是他的话，绝没有道理会对此感得愉快，毫无疑问的，他必定会狂怒地大举攻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没有道理要把皇帝赶回去吧。事实上，虽然是皇帝，却也只不过是一个七岁的小孩。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在人道上是有义务给予任何受压迫的人们协助的。”“人道上？高登巴姆家族的那些家伙也有权利要求人道吗？鲁道夫还有他的子子孙孙们杀了几百亿人的民众？回去再重新翻翻历史教科书吧！”“那是祖先的罪孽，而不是小孩的过错。”“你倒是一个雄辩家，说的头头是道！”“我也并不是那么的……”“不用谦虚了。我是在讽刺你啊！”

波布兰的声音好像炸弹地投了过来，知道对方识趣地没有回答的时候，才一把抢过那顶被归还的扁帽，用手很粗暴地捏着气呼呼地走开了。伊旺·哥尼夫一边看着他那离去的背影，一边耸耸肩苦笑着。

“……也就是说，银河帝国与高登巴姆家族现在已经不是一体了。”

任由掺着白兰地的茶的热气熏陶着下巴，杨叹息着说道。会议室内全座的幕僚们，除了红茶党的杨一个人被孤立着之外，每个人面前都摆着咖啡，但是现在任谁都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来品味香气。

尤里安站在杨后面的墙边，恭谨忠实地斟着茶。“一个只有七岁的小孩，怎么可能是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之下决定要亡命的呢？虽然说是救出或者脱逃，事实上应该是遭挟持强行带走的吧！被自称为忠臣的那伙人。”

当卡介伦作了上述的发言之后，立刻有赞同的声音由许多同僚的口中发出。“不管怎么样，各位是否有想过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反应呢？如果他要求把皇帝送回的话……”

姆莱少将为此紧紧皱着眉头的时候，派特里契夫准将随即迟钝地耸耸他那宽大的肩膀。

“议长的伟大演说您也听了吧，那样夸大的话一旦说了出口，即使心里想收回也是不可能的了。”

先寇布以熟练的手势将咖啡杯放回托盘，两手手指相互的交叉着。“如果是要拉拢关亲的话，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应该共同携手了。在对方完全失去了实质的权力而亡命的时候才来建立关系，这不是蠢得可以吗？”“和敌人分裂的一方联手对付另一方。若按照马其维利主义的权谋术数，这种作法也并无不可。但真是要这么做的话，除了要选择适当时机之外还得要有相应的实力。依目前的情况来看，并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杨伸了伸脊背，无精打采地把身体埋进椅子里面。同盟政府如果要贯彻

马其维利主义，利用帝国国内的拥罗严克拉姆派和反罗严克拉姆派之间的抗争从中获利，那么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在去年“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时候。那时如果同盟军介入帝国内乱，乘此鹤蚌相争之际，则可充分坐收渔人之利。

但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却以他那令人不能不感到畏惧的敏锐透视了这个可能性，反过来早一步煽动同盟内部的不稳份子发动了政变，而防范了同盟军介入帝国内乱于未然。在罗严克拉姆公爵的独裁权力已经稳然确立的现在，反对派根本毫无收复失地的可能。先寇布的发言可说是一矢中的。

在这个时候，杨认为同盟政府如果要利用马其维利主义的话，则必须先要把亡命过来的幼帝妥善安排送回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手中，同时承认他在帝国内的霸权，并且与之约定今后的和平相处。这样的行为或许会招致非人道的批评，但是依杨所见，罗严克拉姆公爵应该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来杀害这个幼年皇帝。那位年轻俊美的独裁者应不致于如此残忍和愚劣。如果是他的话，一定会想出让幼帝活着并加以利用的有效方法。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了，同盟等于平白浪费了一个向帝国展开外交攻势的机会。如此看来，说不定同盟政府根本就是帮罗严克拉姆公爵收回一张碍手碍脚的鬼牌。

罗严克拉姆公爵并没有因为皇帝的逃亡而有任何的损失，甚且对他来说更有不少好处。

其一，在是否接纳皇帝的问题上，使同盟国内产生舆论分歧；另者，可以用“夺还”乃至“救回”皇帝的名义，使对同盟的军事行动正当化，甚至还可以增加帝国内民众对于高登巴姆王朝的旧党和自由行星同盟的敌意，促进国内的团结和统一。如果放任让皇帝亡命同盟的话，罗严克拉姆公爵就可以从中坐享这些利益。

杨为自己的这项发现感到不寒而悚。他一直对于莱因哈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才能有着极高的评价，所以很难相信这位年轻俊美的独裁者会这么轻易地被门阀贵族的余党将皇帝自自己的眼皮底下夺走。当杨把自己的这番想法说出来的时候，满座的人顿时鸦雀无声。到先寇布提出反问的时候，已经是过了好些会儿之后了。“……也就是说，罗严克拉姆公爵是故意让皇帝被挟持的喽？”“非常有可能。”

杨严肃沉着地说道，他无视于尤里安那近乎非难的眼神，把白兰地倒进已经空了的杯里去。白兰地瓶子被放回桌上之后，卡介伦接着抓起瓶子，把酒往自己的杯子里面灌，然后先寇布接过了酒瓶之后又传给了姆莱。杨注视着被传来传去的酒瓶，表情显得有点担心，当接触到尤里安的视线时，杨才猛然回过神来把意识拉回到罗严克拉姆公爵身上，表情自然而然地紧张了起来。

如果他所推测的这种情形真是罗严克拉姆公爵顺水推舟的结果，那么这幅极其壮大华丽的拼图游戏无疑已趋于完成。但是，这是罗严克拉姆公爵一个人所想出来的吗？皇帝是经由费沙逃亡至同盟的，银河系各方势力之间，假设这一回被戏弄的对象是同盟政府与帝国的旧体制派两者，那么编导这场傀儡戏的，是不是出自另外两者的合作呢？

最令人感到恐怖的，莫过于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与费沙联手的可能性。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才能与野心，这些因素会因为彼此共通的利益而结合起来吗？对了，一定是费沙在冀望获得某种利益的情况下，主动把手伸给莱因哈特要求联手的，这一点可以肯定，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因素让他们与莱因哈特订下了如此的协约呢？应该是为了要在统一的新帝国内独占

经济权益吧！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罗严克拉姆公爵应该会同意吧！但是，这是真实的答案吗？其中有没有什么耐人寻味的东西呢？例如，让罗严克拉姆接受进而使之忽略的陷阶存在的可能性……。或者费沙想要的是更为巨大的目标，他们所故意显现出来的一副拜金主义者的姿态，只不过是為了隐藏其真正面目的伪装而已……

陷入沉思当中的杨感觉到头壳内部轻微地痛了起来。此时卡介伦与先寇布之间的对话传了过来。“骑士症候群好像正在首都里面蔓延呢，高呼着要由暴虐而且毒辣的乱臣手中，守护年幼的皇帝，为正义而战什么的。”“让高登巴姆家族的专制权力复活，难道就是正义吗？套用一句比克古提督的话，‘那么又需要新的辞呈了’。难道没有人反对吗？”“也不是没有比较慎重的观点，只不过一开口就被人骂作是非人道、冷血、毫无人性。光是为了一个七岁的小孩，什么理性的思考大概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卡介伦厌恶地瞪着杯底再度朝天的咖啡杯，用渴望的眼神，盯着那个手拿不到的白兰地酒瓶。“如果是一名十七、八岁的美少女，恐怕疯狂的热度会更为高涨吧！因为一般的民众最喜欢王子啦公主啦什么的。”“从古时候开始，童话里的王子或公主一定都是正义的化身，而弄权的大臣则是卑鄙和无耻。不过如果使用和童话相同的角度来判断政治的话那就糟糕了。”

杨一边让他们之间的对话，在他的听觉神经里当中回转，一边开始在他脑里那片许久未曾整理的宏大知性田圃里努力地耕作，不过光是拔除杂草就得费一番很大的工夫……。

政治、外交的事情暂且放在一边。单就军事面来说，同盟正面临一个空前的危机。罗严克拉姆公爵为了同盟收容挟持皇帝的非法份子之事，必定会前来兴师问罪，发动史无前例的攻击。或许他会这样鼓动平民和下级贵族出身的士兵：各位士兵和平民，你们一直以来的敌人是旧时代百般剥削和压榨你们的高登巴姆王家和门阀贵族们。他们虽然被打败了，但是仍有一些人死心不息，梦想复辟旧制。让我们拿起武器，打倒和这些人狼狈为奸、窝藏皇帝、企图使专制政治与社会间的不平等复活的自由行星同盟吧！他们自称是共和主义者，可是事实所显示的，却是高登巴姆王朝的爪牙，为了守护你们得之不易的权益和正义，集中全力把同盟打倒！……这样的煽动，是多么富有说服力呀！

旧体制派的余党之所以将皇帝“救出”，是对于骑士道精神的浪漫主义与政治野心相结合的一种充满错觉的依恋结果，但这种依恋却只能说是毫无价值的。在这一次事件当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应该就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他过去曾经需要皇帝的权威来作为后台，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在消灭了门阀贵族联合军，以及整肃了宫廷当中的竞争者立典拉德公爵之后，现在无疑地已经牢牢掌握了帝国的独裁权力。而七岁的皇帝则成了阻挡在他与皇座之间的一个褪了色的障碍物。以他现有的权力和武力，要排除掉这个障碍物，甚至不需要动到一只小指头。但是，正因为罗严克拉姆公爵并不是野兽，要废除幼帝，自己戴上至尊之冠，必须得有能够满足现在，而且也能够满足未来的正当理由。比如说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如果是一个任意残杀人民的恶虐暴君，那么将他废掉就是正义之举。但是年仅七岁的幼帝，还不至于会像过去的几个皇帝，依自己的意思做出像抢夺臣下之妻将之纳入后宫，或宣称要维持秩序而唆使部队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之类的行为，也未曾阴谋杀害继承皇位的竞争者及其连同幼儿在内的家人。

高登巴姆王朝的历代皇帝当中，暴虐之名最为昭彰的就是宇宙历五五六年、帝国历二四七年即位的奥古斯都二世，又称为“流血皇帝奥古斯都”。

据说，他在二十七岁成为皇座主人之前，早已享尽了人生的极乐。由于大量的酒精、恣欲荒淫和过度的美食，再加上经常使用鸦片来抑制痛风的发作，他的肉体逐渐的崩坏，身体里面的脂肪和水分占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他那虚弱的骨骼和筋肉自然无法承受其巨大的体重。于是只好将自己那像是逐渐开始溶化的猪油般的躯体，放在机器轮椅的羽毛垫上来移动。这样的丑态当然势必会引起父王里歇尔特的反感，但是奥古斯都好歹也是长子，当时在智能上也不见得特别恶劣，父王终究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将他废掉。另外，也是因为奥古斯都的三个弟弟，无论是在资质上或者是在素行上也未必凌驾他们的长兄。奥古斯都即位的时候，并没有传来漫骂的声音，而赞赏的声音也听不到，银河帝国的宫廷与政府毫无感动地将这个史上恶名最为昭彰的暴君迎向皇帝的宝座。

成为皇帝之后，将无限的权力放在手上当成玩具的奥古斯都，由王位发布了第一道命令。就是将亡父后宫里的宠姬全部迁到他自己的后宫里去。而按照历代的惯例，都是发一大笔钱财给先帝的宠姬们，并且让她们全部搬离后宫，然后再由新登位的皇帝重组后宫。因此这一道命令不但使得重臣们大吃一惊，而且触怒了奥古斯都的亲生母亲-伊雷妮皇太后。对着这位责骂儿子的行为大异伦常的母亲，青年皇帝却斜着一边脸邪笑着说：“母后，我是想要替您消除心中被那些女人将父王夺走的愤恨呀！”

就在他抓起皇太后的手，而母亲发觉到儿子异样的眼神而感到恐惧的时候，这位青年皇帝已二话没说将母亲强行拖进里面的屋子。不久，侍从们听见女性极为恐怖的惨叫声。就在那惨叫声的余响还在环绕之际，由里面的屋子里踉跄着冲出来的皇太后跌倒在地毯上开始剧烈呕吐着胃液。连忙上前将皇太后扶起的侍从们，鼻孔里窜起一股夹杂着金属味的血腥臭气。

原来当时皇太后所看到的竟是多达数百名的后宫宠姬遭受虐杀的尸体，甚至有人传说那些尸体全部都被剥了皮。由此可见奥古斯都精神的崩坏还比肉体早了几步。他的精神地平线早已经变成了细细的一根线，而最后仅存的一丝理性的余光，也在他获得了无限权力的那一瞬间消失了。整个新皇帝的内心已为黑暗所支配。

从那天以后，这个像是一大团裹着奢华的绸缎衣服的猪油块般的皇帝，每次只要动一动他那只肥肿得过度的手指下一道命令，帝都奥丁的人口就会相应减少了。三个皇弟是被他当作是企图篡夺皇位的阴谋者加以处死，尸体用雷射刀切碎以后被扔进有角犬的巢穴里头。而皇太后则被指控须为将他三人生到这世界负责，最后被迫自杀。新帝即位后的一个星期内，已经没有一个内阁大臣还是活着的。近卫师团长项巴克准将依照皇帝的“直觉”搜捕反叛者，每每诛连九族，连吃奶的婴儿在不放过。无论对贵族或是平民，所有的处刑和财产没收全部“公平地”进行。

由于皇帝诛杀罪犯的时候，也规定要使用前无古人、其他人所无法仿效的“特别”方式，以致不计其数的男男女女便成了他杀人哲学里的实验品。

帝国的正式纪录里面，一定没有留下关于奥古斯都二世暴行的正确记载。原因之一在于对使高登巴姆王家的污点公开化有所顾虑，不过为了要称

颂和警示他后世的皇帝，也有必要将暴君的恶迹作适当记录。因此，历史上正式记载的，遭奥古斯都二世虐杀的人数最多达二千万，而最少也有六百万。不过要达到这个最小的数字也够惊心动魄的了。况且他并不像是鲁道夫大帝或者是吉斯穆特那样，虽然是专横跋扈，但也是在确信有必要之后才杀人，奥古斯都根本就是将权力当作是玩具般地胡作非为。

皇帝吃人肉、将人血渗进酒里面喝等等这些传闻很明显的是太过于夸张。不过，将钻石磨成的细针刺进囚犯的眼球里，然后将眼底和头盖骨刺穿，使之脑受伤后发狂至死的方法，被称作是“奥古斯都的注射器”而流传至今，事实也显示确实有很多人是被这种残酷方法所杀害的。

就这样，足足有六年的时间，整个银河帝国在暴君的统治下呻吟。说来虽然讽刺，但是在这段期间内，不管是大贵族、下级贵族或者是平民百姓，都在共通的恐怖当中颤抖，而其原本相互对立的情结，全部都抛到宇宙里不知哪个角落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沉淀累积下来的恐怖，终于起了化学变化，化成了狗急跳墙、群鼠噬猫的勇气。

首先起来发难的是先帝里歇尔特三世的弟弟安德列斯大公的儿子，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堂弟耶里希·冯·林达霍夫侯爵。他见到皇帝的精神已经脱离了理生的岸边正漂向疯狂的大海，察觉到将来要加诸在自己身上的危机，于是早早逃离了帝都奥丁，躲到自己的领地去。

不久，几乎已将帝都内的近亲都斩尽杀绝的奥古斯都，突然想到了那已经逃走的狡猾堂弟，于是命令他前来谒见，但是耶里希并没有与断头台相互拥抱的打算，于是把心一横违抗了召见的命令，同时号召邻近的帝国军屯驻部队起兵响应。此时，耶里希不得不有必死的觉悟，于是事先在自己的口内埋藏了毒胶囊。以备万一被皇帝抓住时，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免遭受残酷虐杀。此次他所发动的兵变，原本已心存败北的打算，没想到却有三个年轻有为的提督前来投靠并立誓效忠。这三个人已经放弃了这个无药可救的暴君，其中一人的妻子更是惨遭皇帝的杀害。他们在托勒巴哈星域迎击皇帝的讨伐军，一举将缺乏战意的敌人击溃。而讨伐军的投降人数更多达战死者的二十倍，几乎是全军倒戈的场面。

不过，在会战胜负确定之时，奥古斯都也已经成了故人。原来是近卫师团旅长项巴克认为主君的气数已尽，趁其正在向有角犬的洞穴抛投生肉之时，由背后猛然地推了一把。这位暴虐的皇帝发出了文字难以形容的怪叫声之后，跌落到洞穴的底部，于是他那由脂肪和水分所组成的肉块，立即被有角犬的爪和牙撕碎，在这些野兽的胃中被消化了。

就在“新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中，耶里希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地凯旋回归帝都。第一步便是传唤项巴克，奖励他杀了暴君，为国家和人民除害，并让他晋升成为上将。接下来则又将满心欢喜的项巴克加以逮捕，以他作为皇帝之心腹残杀无数贵族平民之罪名，处以枪毙死刑。

耶里希即位之后，虽然没有实施特别独创、开明的统治，不过却也一扫奥古斯都恐怖时代的阴影，把帝国由水深火热的地狱当中解救出来，并且安定了人心，在这些方面的功绩确实不可加以漠视，不过，和他的子孙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一样，挽回这个必然会步上灭亡之路的专制帝国，就更高的意义而言，他或许也算是历史上无意识的罪人吧……。

不管怎么说，幼年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并没有犯下足以被称为暴君而必须被废掉的罪行。

而且，幼帝如果真的死了，即使是自然死亡，人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有遭受谋杀的可能性吧！以罗严克拉姆公爵本身来讲，为了要避免惹上“残杀幼儿”的罪名，势必会想方设法来维护幼帝的生命与健康。这么说来应该是一个相当讽刺的立场，不论罗严克拉姆公爵是多么的聪明灵敏，也将为该如何处置皇帝而烦恼不堪吧！这是很容易便可以想像得到的。

但是，因为这一次的事件，原有的难题被解决了。皇帝逃去，留下了无人的皇座，皇座在失去旧主人之后，由新的主人接手，原来的主人难道可以为此提出异议吗？

姑且不论旧体制派的主观意愿如何，最终的结果却是他们特意地替敌方卸下了沉重的负担。对于这样的结局，罗严克拉姆公爵或许会一如他平常的华丽神情而失笑出声吧。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对他来说都是有利的-如果皇帝是按照自由意志，舍弃了皇位与臣民而迳自逃亡的话，那么便可以对其没有责任心而且懦弱的行为加以谴责，继而名正言顺另找傀儡或自己取而代之。如果皇帝是在与他本身的自由意志相反的状况下被强行虏走，那么便可以对绑架的犯人加以声讨，并采取行动以“拯救”皇帝。也就是说，最后的选择权都是被收在那位俊美年轻人的口袋里。而另一方面，不加思索便把皇帝与自称是忠臣的人来者不拒迎进怀里的自由行星同盟，则只能伴随着自己的心脏的鼓动，静静地等待着对方将要抽那一张牌，因为轮到自己这一边选牌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尽管如此，对罗严克拉姆来说，这一切难道只是从天而降的幸运使然吗？这是杨所一直沉思的问题。而令人心悦诚服的答案，在这个时候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了。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个充满野心与锐气的年轻人，绝不是终日无所事事守株待兔的类型，他个人的意识，应当是以某种形式左右着这个事态的发展。毕竟，过去曾经唆使同盟军内的不满分子发动政变的就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虽然不能断言他是从整个计划一开始的时候即牵涉其中，但有很大可能是明知道有挟持皇帝的计划，却故意地加以忽视，而将事件的结果作最大限度的利用。第一是令人难以置信旧体制派的余党竟有挟持皇帝由帝都奥丁逃亡出来的组织行动能力。他们究竟是怎么潜入帝都的呢？又是如何能够安然地逃离？而且在这段期间，又是怎么样能够避开宪兵队的眼睛，使之未察觉到自己的存在？纵使对手不是罗严克拉姆公爵，也会令人想到这个如此完美的行动背后是否有什么人在大力帮助。那背后的人势必是拥有庞大的组织、丰富的资金与人手，而且心怀着独自的利益与目的，聪明又狡猾地支配着整个行动……。

能够具备这些条件的，费沙……？

难道又是费沙？杨忍不住要为之咋舌。他以身为正统历史学派末端之人的身份，是希望排除所谓“阴谋史论”的。历史的潮流不应会为少数人的阴谋与策划而改变。历史本身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而，无论如何，同盟政府都必须负上责任。不是对其起因，而是对其结果……。

自由行星同盟与银河帝国的旧体制派联手。他们那些人明显是心怀不轨的反动分子，而并非是自称的什么“忠臣”。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要再创高登巴姆王朝的正统权威，以此权威为依靠，由自己重新掌握国政，独占权力和

财富，使历史逆流。而自由行星同盟政府竟然与这样的人联手，去相信那仅画在纸上的毫无保证的“未来民主化”，而与今日实际在改革政治与促进社会进步的罗严克拉姆公爵敌对。这样的选择应该可说是集愚劣之大成吧！

杨自觉到有不少偏见的微粒子溶入了自己思考领域内，但却意志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想法。自鲁道夫大帝以来，高登巴姆王朝历经了五个世纪的岁月，应该有无数的机会可以纠正其政治与社会的极端不公平现象，但是却一一地加以姑息。最后终于因为彻底腐化的特权阶级所呼出的毒气，不仅仅是王朝的花朵，甚至连茎和根都枯竭而死。而那已经枯竭了的特权阶级的余党，到底还能够期待些什么呢？

盗贼的种类有三，这应该是什么人所说过的话吧！依靠暴力的窃盗者、依靠智慧的窃盗者、以及依靠权力与法律的窃盗者……。而这些特权阶级，无疑就是属于最为人所鄙夷的后一种。

靠着罗严克拉姆公爵，由大贵族支配体制的车轮下被解放的帝国二五亿民众，绝不可能饶恕与强盗联手自由行星同盟吧！这是必然的事情。看来，就如原先所想像的一样，我方将要与银河帝国的“国民军”交战了！到了那个时候，正义当然是在他们的那一方……。“……那么，梅尔卡兹提督，您打算怎么办呢？”

一个并不是那么大的声音，将杨的意识唤回到伊谢尔伦的会议室内。他用视线探索着幕僚们的脸，知道了那声音的主人原来是姆莱参谋长，而其他的幕僚也只是在程度上稍微有些差异，均无法完全掩饰困惑的表情，对于被指派为“帝国正统政府”军务尚书的梅尔卡兹将来的去留，恐怕是全体幕僚最为关心的，但是每个人都刻意地回避由正面将这个敏感问题拆穿。但是姆莱却把这层顾忌，像一张纸般地将之刺破了。“瑞姆夏德伯爵，那位流亡政权的首相大概没有考虑到梅尔卡兹提督是不是有可能拒绝就任吧！不过我想应该也不能违背他们的期望……”

姆莱少将的声音听起来并不讽刺，但却也缺少一种允许逃避或隐藏的宽容，让人感觉到梅尔卡兹的退路被切断了而只能不得不回答。一本正经的姆莱就这样毫不转弯抹角地，直刺在这位亡命客将的痛处上。梅尔卡兹以困盹的眼睛对着提出问题的人说：“……我并不一定会与瑞姆夏德伯爵抱持着相同一致的见解，我对皇帝陛下的忠诚心并不输于他们，但是以我个人来讲，我倒希望陛下能成为一个平凡的市民，过着平静无波澜的生活。”

这位老练军人的声音，这个时候显得极为沉痛。“纵使建立了流亡政权，想要推翻罗严克拉姆公爵的霸权也只是痴人说梦，因为他将民众当成是自己人，并且深受他们的爱戴和支持。我所难以理解的……”

梅尔卡兹缓缓地摇着头。那本来并非是肉体方面所造成疲劳阴影，以一只无形的手控制住他的身体，好像要将他紧紧抱住似地。“……那些应该要保护年幼陛下的人，看起来却相反地想要把陛下置身于阴谋与战争当中。要建立流亡政权的话，他们自己去建立就好了。没有道理把甚至还不具备判断能力的陛下也牵扯进去。”

杨一言不发地将黑扁帽摘下放在手里把弄，仍然继续保持沉默。先寇布对杨的举动轻轻一瞥之后，开口说道：“只要稍加思考的话，就可知这是需求与供给完全一致的结果。”“需求与供给……？”“没错，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权力基础在于民众，早就已经不需要借助皇帝的权威。而另外一方，瑞姆夏德伯爵可说是没有任何实质的依靠，为了要把握流亡政权的主导权，只能

利用有名无实的皇帝来增加自己的号召力。”“梅尔卡兹提督您的见解我明白了，但是我想要请教的是阁下您本身将如何选择？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姆莱少将……”

杨终于开口了。他并不希望让梅尔卡兹坐在被告的位子上。对于姆莱的一丝不苟性格与思想的致密，年轻的司令官固然是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这些特质因时间与地点之不同，也有可能成为伤人的毒针。“我想身在组织当中的人，如果一切都能按自己本身的意志来安排的话，想必是件美事吧！以我自己来说，我有一堆像山那么高的话想要对政府的那些首脑们申诉，而我最为生气的莫过于他们总是将自己任意决定的事情，强行地要我们底下的人接受。”

卡介伦、先寇布、菲列特利加一起点了点头，因为姑且不论杨的论调如何，他们大概都已把握到了他的意思。梅尔卡兹并不是依照一定的程序，在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下才被正式要求参加流亡政权的，而是同盟政府和流亡政权之间秘密协议下的强制牺牲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对他要求最终的答覆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姆莱轻轻地低着头退出会议室，或许是他本身也明白了这一点的缘故吧！

因担心未来的事态发展，在未获得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会议呈现胶着化，杨于是命令大家暂时休息一下，不过先寇布却以一种不甚高尚的笑脸对着司令官说：“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想说的话像山那么高的话，那不妨下定决心说出来看看。即使政府那些首脑们的耳朵就像是驴耳朵，那么大骂一通之后，心情也舒服一些啊。”“在公开的场合上，现役军人是不允许批评政府的，没错吧！”“我认为海尼森的那些傻瓜们，是应该要被好好地批评一下了。”“想的方面是自由的，但是说的方面就不见得是自由的了。”“说的也是，言论自由的领域是比思想自由要来得狭窄得多。自由行星同盟所谓的自由和平等，到底是有何凭籍呢？”

这正是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杨在内心里认真严肃地想着，但是并没有说出口，只是耸了耸肩膀。要塞防御指挥官见状于是轻轻地眯着眼睛说道：“自由的国度吗？我六岁的时候就被祖父母带着亡命到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来。转眼已经过了二十八年，不过我还是记得很清楚。那好比针戳一般刺骨的寒风，以及将亡命者当作乞丐一般对待的入境管理官员所露出的鄙夷眼神。大概到死都不会忘记吧！”

先寇布会将自己的过去说给别人听，实在是属于一种稀奇的事咧，杨的黑眼睛因此露出感兴趣的表情。不过，先寇布并没有意思再继续扩大关于自己的话题。他抚摸着自已那有点削尖的下巴，用一种像是要将记忆撇开的语调说道：“也就是说，我是曾经一度丧失祖国的人。如果由一度转为二度的话，那也没什么好惊讶或叹息的。”

在另外一个室内，也是在上司与下属之间，正交换着颇为辛辣的对话。

梅尔卡兹看着舒奈德，脸上呈现难以区别是苦笑或是自嘲的表情。“人类的想像力，实在也不过如此啊！早在一年前，根本从来没有想过命运竟替我作这样的安排。”

舒奈德抚然地说道：“是下官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认为对阁下您有利，所以才劝您逃亡的……”

梅尔卡兹把眉毛扬了扬，说道：“不，你应该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觉得高兴才对。对与罗严克拉姆公爵对抗的军人来说，有什么比‘银河帝国正统政

府军务尚书’更好的头衔呢？不过……”

如果说这话的人不是梅尔卡兹的话，那么舒奈德就只能将之解释为带着利针的讽刺了。

他很难过地摇头说道：“说起来是正统政府的军务尚书，却也只是表面上好听而已。事实上，由阁下您指挥的士兵连一个都没有，不是吗？”“现在也同样地是无一兵一卒可以指挥的身份……”“不过，杨提督的舰队有时也会交由您来指挥。今后是连这种机会也不能奢求了。只是空有虚名，而无任何实质的权力……”

舒奈德的舌头打住了。“瑞姆夏德伯爵的话还好，至于其他的贵族，则除了是拥有爵位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才能。以这样的组合，却妄想与罗严克拉姆公爵相抗衡，下官不得不觉得汲汲可危。”“但是，有皇帝陛下在……”

梅尔卡兹的声音，在舒奈德的耳中听来非常沉重。上尉颇为惊讶地注视着这位作为银河帝国皇帝的臣下已经有四十年以上岁月的老将-他那快速衰老的脸上的深刻线条。舒奈德当然也存有自己身为皇帝之臣下的意识，但是比起梅尔卡兹那根深蒂固的思想是浅薄得多了，或许可说是代价的。眼里看着这位找不到应该说的话而仁立不动的副官，梅尔卡兹微笑地说道：“再怎么烦恼忧虑，终究还是于事无补的啊，反正也还没有收到正式的通知，就慢慢地好好考虑吧……”

是暴风雨前的预兆吗？危机的信号已经开始被送出了，但是杨并没有对此采取因应的措施，或者更正确地应该说是根本不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在军事层面上，如果帝国大军杀到伊谢尔伦要塞来的话，那么这位用兵的艺术家的便可以发挥他那巧夺天工的手腕与之周旋，然而若是在自己本身未参与的政治层面上，他身为民主国家一介穿着制服的军人，是无权作出任何干预的。不过，在整个事态的发展当中，杨总是将自己置于旁观者的立场。“阁下！银河帝国方面传来了超光速广播，好像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在对全帝国、全宇宙发表什么讲话！”

大约是在帝国流亡政府成立的报导之后，相隔一次用餐的时间，通信士官带来这个紧急报告。

中央发令室的主萤幕上，传送来莱因哈特的身影，他头上的金发就像是狮子的鬃毛一般的豪气奢华。

黑与银两种颜色的华丽军服，是帝国军自古以来的传统，但却好像是几个世纪以前即为这位金发的年轻人所特别设计似地，完美地衬托着他那绝世的容姿。冰蓝色的眼眸深处隐藏着暴风雪，由正面对着他的时候，一股战悚的波动穿透了每一个观者的身心。不管喜恶的感觉如何，千千万万的人们均不得不承认这位年轻人本身就是一种非比寻常的存在。

当莱因哈特一开口，那像是音乐一般流畅悦耳的声音，怡人地刺激着听者的鼓膜。但是，所说的内容却是极为苛烈。年轻俊美的独裁者，宣告了皇帝遭受挟持的事实之后，投下了一枚无形的炸弹。“我在此宣告，利用不法并且卑劣的手段来挟持幼年的皇帝，企图使历史倒流、强夺人民已经被确立之权利的权贵余党，必将遭受与其罪孽相等之报复。而与之苟合私通，阴谋破坏宇宙的安定与和平秩序的自由行星同盟的野心家们，也难逃同样的命运。错误的行为，必须用严厉的惩罚来加以矫正。罪大恶极的犯人所需要的不是交涉也不是劝导，他们本身并不能理解这些善意的做法与良好的意愿，唯今之计，只有武力才能启发的他们贫乏的智慧。今后，无论有多少流

血的事件发生，大家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愚劣的绑匪与收藏绑匪共犯要负起完全的责任！……”

不作交涉与劝导-当了解这其中所包含之意义的时候，人人都感觉到心脏仿佛要从胸腔里面跳出来似的，帝国旧体制残余份子的流亡政权，以及支持此政权的同盟政府，都被当作是要用武力来加以“矫正”的对象。如此迅速且毫不宽赦的反应，恐怕是那将被“矫正”的一方所始料不及的吧！

当莱因哈特的身影自萤幕上消失之后，先寇布立即对杨说道：“也就是说，罗严克拉姆公爵正式宣战了，我甚至有一种多此一举的感觉……”“所谓‘两国交战，先礼后兵’，在形式上也是有必要这样做的。”“伊谢尔伦又要变成最前线了吧！这可真是为难的事情呢！”

政府那班首脑们就是仗恃着有这个要塞存在，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满不在乎地犯下愚昧的行为。这是容易想见的。”

杨在瞬时之间，像是有什么要说似地动了动嘴，但最后还是无言地透过那已经变成灰白色平板的萤幕，好像在凝视着什么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第五章 一次出发

随着银河帝国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逃亡”以及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发布的“宣战公告”，自由行星同盟的上上下下均被卷进乱气流的正中央。以优布·特留尼西特为议长的同盟最高评议会，在决定接纳以瑞姆夏德伯爵为首的流亡政府的这项行动当中，当然也有预测到莱因哈特可能的反应，但却也不得不为其苛烈的程度而受到强烈冲击。评议会中的一员卡布朗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说道，他们正考虑要利用流亡政权作为外交交涉的有利条件时，却被对手抢先在脸上打了两记耳光。而且还被敌人告知自己的选择已经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了。“金发小子想要以武力为后盾来胁迫我们！”

卡布朗满腔激愤地说道。但招致此严重后果的责任其实就在于他们轻率的政治选择，现在不管再怎么对莱因哈特加以责难，都难逃自己先前的判断太过于天真的批评。因为给予莱因哈特这个前来加以胁迫之借口的正是他们自己本身。

对他们来说，原本勉强还可以享受到的幸福，却因为他们在这场费沙和莱因哈之间显得有点奇妙的“合作”-由费沙策动安排、莱因哈特故意忽略-的阴谋之下作出了愚蠢透顶的选择，而懵然不知情地丧失了，还自以为得了甜头而沾沾自喜，却不知在这小小甜头的背后，原来孕育着极为巨大的苦果……。

二位在野的政治家-姜·列贝罗与荷旺·路易在一家餐厅共进晚餐。这两人因为审查会的关系，都和杨多少有些因缘。现在他两人正共进晚餐，其谈话的焦点也同样是集中在杨身上。“杨威利是不是具有成为一个独裁者的资质？这倒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在没有成为事实之际，是觉得有点好笑吧！不过就怕笑到一半而脸色发僵的结局，我这一辈子里面已不知道见过多少回这种场面了！荷旺。”

列贝罗是一个不管在能力上或道德上都具有相当水准以上的政治家，但

可惜就是缺乏那么一点幽默感。荷旺常常因这点而为这个朋友觉得惋惜。“要能够成为一名独裁者，就好比是在调鸡尾酒一样，里头需要放很多的成分和要素。必须要有屹立不摇的信念与使命感，不但能独善其身，还要有能够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正当化作最大限度表现的能力，除此之外，其城府之深还必须要做到有克己之忍及容人之忍，即使那个人是自己的敌人，也能够因利害关系而与对方合作，对付政敌决不会呈一时之快，而会设法找个正义的理由等等，这些你应该都明白吧！列贝罗。”“你说的没错，那么，杨威利又如何呢？”“这，似乎有些勉强吧！杨威利这位年轻人，就好像是甜甜的鸡尾酒，依我个人看来，还缺少一些成为独裁者的要素。当然，并不是其能力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而是在对自己本身的言行坚信不疑以及对权力的迷恋程度这两个方面，他并不具备，这或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也说不定，不过我的看法就是如此。”

当白身鱼做成的汤端上来的时候，两位政治家都停止了谈话。列贝罗看着那名上汤的侍者离去的背影。“但是，我和你的看法不同，我觉得他应该具有对我本身毫无过失的确信。不就在几天前吗？我还听你说过他是一个相当勇猛果敢的弹劾家、而且还是个不屈不挠的辩论家。”

荷旺摇摇头，但那不仅仅是反对列贝罗所说的话，同时也像是在对汤的味道表示不欣赏的样子。“啊，那一次确实是那样的没错，但那是对那些愚劣的审查官感到忍无可忍的反击，而不是特别为了他自己本身的利益才发出挑衅的。如果仅就那次审查会来说的话，他的确是一个杰出的战术家，但也仅止是战术家而已。如果是战略家的话，一定会为了日后的打算，将那些即使心中讨厌的同事拉拢到自己这一边吧！不过，我们这名好青年杨威利啊……”

荷旺一副难以下咽的表情，把汤送进嘴里去。“却在面对着一条猪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告诉它你是猪。以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应该高兴的时候高兴，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人才能够维持其尊严。可惜，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很多过去的事例告诉我们，一个人所应有的尊严，与其政治上的成功，往往是作为等值交换的……”

一会之后，荷旺用责怪的眼神瞪着那只空了的深底盘子，拿起杯子里的水含在嘴里。

“目前我的结论是，杨威利不会成为一名独裁者。至少，他本人没有那个意愿。”“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会全依照他个人的意愿吧！”“没错，而且那并不仅限于杨威利。列贝罗，你也不例外吧！你好像只忧虑着杨提督的事似的，不过假使真有那么一天，杨在非出自他本意的情况下，步上了独裁者的位子，英明地引导同盟走向未来的话，那么你对自己本身的去留又作何打算呢？”

列贝罗无法立即回答，只是静静地皱着眉头。而荷旺也不敢再加以追问，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并不是已经有了确实的展望以及答案在他的口袋里面。

腐败的民主政治以及廉洁的独裁政治，究竟应该要如何取舍？这或许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里面最难解答的问题吧！现在银河帝国的人民，或者应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由腐败的专制政治，这种根本不需作任何议论便可以肯定是最恶劣的状况当中，被拯救了出来。

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均充满了无数的估计错误与灰心气馁。即使是将那位被视之为奉献忠诚与献身之对象的幼帝迎接过来的“银河帝国正统政府”成员，其失望的程度在当时看来，也算是其中的佼

佼者的吧！“什么嘛！那个兔崽子！实在一点都不可爱！无礼、粗暴，简直是比一只歇斯底里的猫还要难以应付啊！”

愤怒、失望以及厌恶的情绪在胃中沸腾，他们可以感觉到嘴里面的唾液有着极为强烈的酸味，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们原本对于这个被莱因哈特以及前任帝国宰相立典拉德公爵所拥立的幼帝就不是很了解，但压根儿连想都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么一个不足以刺激臣下忠诚之心的劣童。

如果这个幼帝继续这样不知自我克制而长大成人的话，那么所能期待的，大概就是一个可以和奥古斯都二世相媲美的“暴君”吧！正统政府的人们甚至这么想道。

奥古斯都这个名字，对高登巴姆王家以及帝国的历史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污点，如果在他之后的皇位是由他的儿子继承的话，那有关这个暴君的一切肯定要被慎重地抹杀掉。还好，对后代的人们和历史家们而言非常幸运的是，他的后继者耶里希为了要使自己的起兵作反成为正当化，因此便将暴君的所作所为明白地公开出来，对于与奥古斯都相关的言论也并未予以箝制。

但是，就因为相貌与性格与大人们所想像的不一致，而责怪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话，这是一件相当残酷的事情。第一，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孩，不应该被强求必须对自己的成长负责。其原因不管是遗传也好，环境因素也好，他的人格之所以会演变至今天这个地步，最应该被怪罪的，是他周围的那些大人们。他的双亲早已经不在世上，而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对高登巴姆王朝的一切厌恨有加，对待幼帝自然不会像是父母亲那么地亲切，只是尽一尽最低限度形式上的义务而已。虽然说亲情、爱情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切，但是在这些情感完全失落的情况下，自然没有理由会产生好的结果。

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孩，在精神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颓废，而且更逐渐在扩大与加深当中，这当然会招致他周围的人的忌恶与逃避。

对于“正统政府”的要人来说，皇帝根本不必是一个英雄或名君，毋宁说是一个平庸的傀儡才是他们想要的，但是如果水准太过低劣的话，那也是相当令他们苦恼的。对于这个既没有可以统制的领土，没有可支配的人民，也没有军队这种以支配为目的而设立之暴力机关的流亡政权来说，自由行星同盟所给予的保护，以及费沙所提供的援助，是其生存所不可欠缺的。尽管他们心里也明白这两者的行动实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利害关系与盘算，但是为了要博取他们的好感甚至于欢心，以便为日后的反抗与重建工作作准备，所以也有必要赢得他们对于幼帝个人的好感。

因为这个理由，七岁的皇帝便被希望能成为一个像是由童话里面走出来的“可怜天使”，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明白这是绝对无法加以期望的，那么，应该要采取一些至少不会招致讨厌的安排。“尽可能不要将皇帝陛下带到别人的眼前。”

他们达成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命令医师给幼帝服用精神镇定剂，并且将幼帝的世界限定在“行宫”寝室的床铺上。奉命担任“御医”的医师，虽然担心过度用药将会带给孩子原本脆弱的肉体有不良影响，但最后也只得依照他们的意思行事。

就这样，凡是要求与幼帝会面的同盟政治家、财经界人士，言论人士，以及希望投靠流亡政府的人们，都只能满足于在大门的附近，远望着那名被强制滞留在睡眠国度内的小孩沉沉的睡姿。在所有的来访客人当中，当然也有人因见到那沉睡的脸而触动感伤的情怀，但是相反地，将这个七岁的小孩，

看成是集五个世纪以来之专制政治所有的黑暗于一身，并且列出观念上的用语，对他加以批评攻击的人也是存在的。

事情已经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了。现在不管是谁都是用感情而非理性来下判断并且作出选择。基于同情的思想加以赞成，或是因为心理上的反感而加以反对。接纳皇帝亡命这件事，对于民主主义的存续及和平的到来究竟是不是有意义？这个问题已经被撇开不谈了。无论是持赞成意见的人或是持反对意见的人-前者在人数上占有较多数-都只是一味地痛骂对方的愚昧，也不打算要花时间和功夫来加以劝导。

在明白了幼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并没有像一部分人凭空想像出来的那么甜美得像是天使一般的长相，而且非但不天真可爱，甚至还是一个教养极差的小孩后，流亡政府中那股狂热浪漫的骑士情怀已经多多少少冷静了一些，但是幼帝仍然被认为具有充分的政治利用价值。姑且不提那名以下犯上的野心家罗严克拉姆公爵，他们预测在帝国军的将兵当中，应该有大多数人仍迟疑着是否要将枪口对着幼帝。在古代的地球上，回教徒在骨肉相残的时候，有一方的军队将回教圣典可兰经的正本高竖在阵头，敌人见到了可兰经，均纷纷弃械溃走-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也被加以利用了，但是这样的一个预测，根本只不过是一个被生在奢望与妄想之间的私生子，或许，持有这项主张的人本身在潜意识里也明白这一点也说不定。

但是，尽管两手环抱着不安与后悔，亡命者与支持他们的同盟政府已经被追迫赶到一个无可转寰的地步了，莱因哈特那雷光电闪般的反应，已将他们由拳击场的中央逼退到旁边的围绳上去了。被宣告没有妥协的余地之后，势必要用武力来加以解决。于是军事力量的加强与整备自然成了当务之急，而同盟政府所首先着手的军方人事方面，抛除了对军部的顾虑之后，为了要加强政府，事实上应说是特留尼西特政府的影响力，于是就陆续以特留尼西特派的高级军官来接管各军事部门的要职。

如此一来，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被迫以疾病为由宣告引退，而由过去曾任代理本部长的德森上将接替。虽然说德森的忠勤是受到了特留尼西特政府相对的回报，但军方首脑隶属当时的政权领导人派系致使政军合一这件事，或者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的，引发了不少反对的声浪。虽然人事变动并未波及到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但是却间接地将它那无形的手伸到杨威利这边来。这一天，在他的头顶上，响起了一阵雷鸣。“尤里安·敏兹准尉晋升为少尉，并任命为费沙驻在事务官事务所之武官。应于十月一日之到当地赴任。”

当这道命令以超光速通信送达伊谢尔伦要塞的时候，一开始，杨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简直不敢正视长官的脸孔。

杨知道自己的权限离“全能”相去甚远，正因为是在民主共和政体当中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杨一直接受着这个事实。但是在收到这道命令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去年“救国军事委员会”发动政变之际，先寇布半开玩笑时所提议的事情-干脆当独裁者算了，这名要塞防御指挥官曾对他作了这个极为不安份的进言。果然！如果自己一直太安份老实的话，那么就会被四周这些愈来愈充满了无限自大傲慢的同僚欺负！

将卷宗抱在胸前，在一旁难过地注视着杨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精确地算着杨已经在自己前面，来来回回地走了六十次。青年司令官一面焦

躁地来回地踱来踱去，一面用力将头上的军扁帽抓了下来，粗暴地搔了搔那黑色头发，呼吸声好像间歇泉水似地吞吐着，凶狠的视线仿佛在瞪视着某种不在场的东西。最后甚至用两手用力地搓着军扁帽，在无意识之间，显然是将扁帽当成了是某人的咽喉。当菲列特利加忍不住出声叫着“阁下”的时候，杨一脸好像顽童被人由背后抓住领子的表情，失神地看着这位美丽的副官，停止了扼杀那顶可怜黑扁帽的动作，放松全身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格林希尔上尉，把尤里安找来。”“是的……嗯，阁下。”“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想。所以我不是要把尤里安找来吗？”

杨的声音和用语都充满了不稳定，但菲列特利加深深明白这位年轻司令官心中的感受，便照他的命令去做了。

尤里安是公认的聪明伶俐少年，但是因为菲列特利加极力抑制着自己的语调和表情，所以当他来到脸上表情像是用窗帘遮住一般的杨面前，由他手中接过命令书的时候，还不知道凶运正以极快的速度在接近当中。

他反复好几遍地阅读着命令书。当理解到那些无机的文字贯连起来所表示的意思时，激愤之情顿时充满了全身的血管。他的视线由杨身上转移到菲列特利加，再由菲列特利加移回到杨身上，但是实际上所看到的却只是他自己本身愤怒的波动。一股想要将命令书撕碎的冲动，终于还是被理性之墙那无情的厚壁挡住了。“请您加以拒绝！这种命令！”

尤里安大声叫了起来。虽然他也自觉到声音里面的激动，但不觉得有一点羞耻。那种在接到这样的命令却还能保持着冷静的人，一定在感性上有着重大的缺陷。“尤里安，如果你还是军人眷属的话，那么任免或调动是按照所属部队司令官的意思。但是你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军人，有义务要服从国防委员会与统合作战本部的安排。事到如今，不必要让我再来告诉你这些基本的原则吧？”“即使是无理的命令，是吗？”“什么叫无理？”

杨反问的样子，不管由任何角度看来都像是故意的，所以尤里安避免了直接回答。他端正了脸上的表情认真地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要求回复原来的眷属身份。这么一来就不必按照命令了，可以吗？”“……尤里安，尤里安。”

杨的声音里交杂着无限叹息。他从未大声地斥喝过尤里安，但是在这个时候，似乎让这名少年被人大声骂一骂的话，感觉上会来得舒服些。或者，是因为杨本身太过于高估尤里安的“老成”也说不定。“这件事情目前说到底可不可能，并不是由你来作判断的。第一，你是自愿成为一名军人，而不是被强制的。再者，在立志当个军人之前，你应该早已觉悟到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杨此时说教的内容，或许应该说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这些话会产生说服力的话，那么并不是因为话的内容，而是因为尤里安从杨的表情和语气，感应到在这些后面所包含的无法完全表现出来的情绪而导致的。

但是，这样的感应并不够完全，所以尤里安虽然在努力地恢复心理上的平衡，但却仍然像是水面一样地难以保持平静，脸上的皮肤下面，血液的流量不定地时增时减。“我明白了。奉命赴费沙就任驻在武官，但是我所奉的不是统合作战本部的命令，而是杨威利提督您的命令。如果您只有这件事的话，那么下官先请求告退了，阁下。”

脸上毫无表情，连声音也像是石膏般地僵硬，尤里安形式上地行了一个动作完美无瑕的军礼之后，迈着很明显地欠缺豁达开朗的步伐走出了这个房

间。“尤里安的心情是可以了解的。”

不久，菲列特利加如此说道，她的声音之中仿佛有责难的成份在里面，杨之所以有此感觉，应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敏感吧！“他一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存在对阁下而言已经是不被需要的了。”

现在难道不应该要顾虑一下少年的情感吗？这或许就是菲列特利加真正要说的，但这些话并没有透过言语，菲列特利加只是默默注视着年轻的司令官，用她那淡茶色的眼眸，打动了他的心扉。“什么不被需要，哪有这种事啊！”

杨一面生气一面试着为自己辩护。“不需要就不放身边，需要就放身边什么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即使不需要我也希望能让他留在身边的……哦！不是，所谓的需要，指的并不是有帮助或没帮助的问题……”

杨因为对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丧失了自信，最后终于都沉默不语了，用手搔一搔那头黑发之后，两手交叉在桌面上叹着气，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定是有充分理由的，但自己即使有千万个正当的理由，却也没有道理在取得对方的理解之前就这样放手让他走，正如菲列特利加所说的，不能让尤里安产生任何误会。“还是必须要和他谈一谈的。”

杨自言自语的说道，稍微想一想的话，这应该是事先便需要沟通的啊！杨不禁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感到生气。

伊谢尔伦要塞里的广大植物园，是氧气的供给工厂及供人们做森林浴以达到人体活性化的场所，在要塞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数不清的四周有加卡兰达树所围绕着的长椅中，有一张不知道为什么平常并没有人去使用它，只是偶而杨会在上面睡午觉。现在尤里安就坐在它上面陷入沉思当中，得知此事的菲列特利加语气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将这幅景象告诉了杨。

十七点一到，杨一点都没有要加班的样子，立即冲出了中央发令室。

静静地坐在植物园的长椅上，不知如何才能平息心中之不平而正在沉思当中的尤里安，意识到有人走了过来，于是抬起了头，看到了一只手拿着罐装啤酒，一脸想要和解的表情的杨。“提督……”“啊，嗯，我可以坐下来吧，这里？”“请。”

杨动作有点笨拙地坐了下来，打开罐装啤酒的拉环，将部分的泡沫及液体灌进胃袋里面之后，呼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呼吸之后说道。“尤里安。”

“是的，提督。”“将你调到费沙去，虽然是军部的命令，但是依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也一直是希望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替我去观察一下费沙那边真正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还是不想去吗？”“可是，照目前的情势如此地发展下去，伊谢尔伦要塞将会再度变成最前线吧！我是想，我在这里的话还可以帮一些忙，所以……”“事实上是这样的，尤里安。”

将第二口啤酒灌入喉咙的深处之后，杨深注着少年说道：“没错，每个人都以为帝国军会从伊谢尔伦回廊入侵。但事实上这既不是规则也不是法则。”“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会由那里入侵呢？难道会从银河系的外侧绕一个大圈过来吗？再不然就只有经过费沙回廊了，不是吗？”“是的。”

杨极简短地回答道，尤里安吃了一惊，等待着更进一步的说明。“对罗严克拉姆公爵来说，最为有效的战略就是，一部分兵力用以围攻伊谢尔伦，其他的兵力则用以突破费沙回廊。他是有足够的兵力可以这么做的，而且如此一来，伊谢尔伦要塞就好像是路旁的小石子一样地孤立着，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不过，如果这样的话，帝国不就是变成与费沙为敌了

吗？”“问得好！不过在这个时候，这不是问题。罗严克拉姆公爵如果真要通过费沙回廊的话，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就是在他能够以实力来排除费沙的有形或无形抵抗的情况下，第二就是不需要将费沙的抵抗列入考虑的情况下。”

说到这里杨并没有再加以说明，但尤里安已经正确地理解了这位黑发的司令官所暗示的事情。“……也就是说，罗严克拉姆公爵与费沙暗中秘密联手？”“完全正确。”

杨将啤酒罐举到与眼睛齐高，对少年所表现出来的心思敏捷表示敬意。

但尤里安并没有因受到褒奖而感到高兴。罗严克拉姆公爵与费沙联手，所代表的就是银河系宇宙当中最强的武力与最强的经济力之相互结合，而且，有了费沙回廊的通行无阻，他们的锋芒不就会轻而易举地入侵到自由行星同盟不设防的领域吗？这与尤里安平日所熟悉而且长久以来所维持的政治、军事状况-帝国与同盟两者对立，而费沙则与两者保持等距离的中立的模式相比，已经有了大幅的改变，短时间内要接受这样的改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里安，我们经常会误以为现在的状况是自古以来就已经固定的了。但是，你想想看，所谓的银河帝国，并不是五百年前就存在着，自由行星同盟的历史也只是它的一半，至于费沙就更年轻了，仅仅历经了一个世纪的岁月。”

不是由宇宙的起源开始就已经存在的东西，没有道理会一直继续存在直到宇宙的尽头。

变化是一定会产生的。这个变化是经由像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这么杰出的人格，接下来会继续延伸其触须，以至于触动全人类的社会。“那么银河帝国，不，高登巴姆王朝就要灭亡了？”“是会灭亡的，不，事实上已经灭亡了。政治与军事的实权都在罗严克拉姆的手中，而皇帝则丢下了国家与人民逃亡了。现在的银河帝国只是名义上没有变更而已，事实上已经是罗严克拉姆王朝了。”“的确是如您所说的，但费沙与罗严克拉姆公爵真有联手的可能吗？”“假设存在着A、B、C三者的势力，而A与B彼此之间是对立抗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C采取的策略是，A为B所压倒时救A，B为A所压迫时则救B，待这A、B两者相残至两败俱伤之后，就将两者一起消灭。但是，如果A的势力很明显地增大，即使去帮助B也无法与A抗衡的情况下，那么C或许就会干脆去帮助A，一起将B加以击倒。”“但是，这么一来，A不就具有压倒性的强大力量了吗，如果它在消灭B之后乘胜追击C的话，那么C不是只能由孤立步上灭亡之途吗？”

黑发的年轻提督仿佛深受感动地注视着这名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年。

“是的，就像你所说的。其实我整个思考的瓶颈也是在这里。费沙将自己所拥有的情报、财富和其战略位置，提供给罗严克拉姆公爵，但所换来的结果可能是费沙失去了它的政治独立也说不定。这一方面他们究竟是怎么盘算的呢……？”

杨于是手拿着啤酒瓶，陷入了沉思之中。“或许，费沙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其本身的？嗯，倒也说不定……不，这个想法或许大过于异想天开了，首先，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我是在想，或许费沙是打算要独占新银河帝国统一之后经济上的巨大权益，但是单靠这么一个理由并不能完全说服我自己。”

尤里安稍微地侧着头，那亚麻色的头发随着他的动作呈现浮动的波浪。

“如果他们盘算的不是物质利益的话，那么会是精神方面的吗？”“精神方面？”“比如说是文化、社会、经济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宗教……”

这一回轮到杨睁大眼睛了。他无意识地将手中的啤酒罐不停地旋来转去，一边咕哝地说：“是宗教吗？对了，这是有可能的，就表面上来看，费沙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集团，但或许在令人意外的某个方面，受到某种牵制也说不定。宗教吗？应该是的。”

在这个时候，尤里安并不是经由细密逻辑的思维，一步一步地踩着推论的树枝，才得到以上这个结论的，而是信口说出的而已，所以当杨投以赞许眼神的时候，尤里安并未喜形于色，反而是有些不好意思。他咳了一下之后，向年轻的司令官确认。“我到费沙去，也许可以稍微探到他们的政策与政略，甚至还可以知道一些帝国军动向，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对阁下您有帮助呢？如果是的话，那我会很乐意地到费沙去的。”“谢谢。但是我认为尤里安你还是到费沙去比较好的理由，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该怎么说比较好呢！当我们由一个角度看山的时候，也仅仅是看到山的一面，无法捕捉到整体的景象……，不，在这之前，有件事我想先问问你。”

杨重新将腿盘着坐好。“照目前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恐怕我们势必要和罗严克拉姆公爵作一生死决战。那么，尤里安，你认为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一个邪恶的化身吗？”

这个问题令尤里安有点不知所措。“我想不是的……”“没错，所谓邪恶的化身这种东西，大概只有在立体TV的戏剧当中才存在的。”

杨的声音当中夹杂着苦涩。“坏就坏在这一次自由行星同盟政府与帝国的旧体制派联手。至少就现实面看来，这种举动并非加速了历史的潮流，而是使潮流逆转。后代历史或许会将我们归类到邪恶的阵营那一边。”“会有这种事吗？……”“这也是历史里面正常的观念啊！”

杨本人并没有意识要作如此夸张奇怪的思考，只是试着作一个未来的假设。如果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成为全银河系的霸王，并且为全体人类社会带来秩序与和平的未来。到那个时候，高登巴姆王朝的旧银河帝国当然是会被说成是邪恶的一方，而自由行星同盟也会被视为是阻挠统一与和平之实现的敌人而被染上邪恶的色彩吧！即使是杨个人，也不见得不会被历史的教科书描述成“因为有那个人的存在，以至于造成许多无益的流血牺牲，并且延迟了统一的来临”吧！

或许就是由于有绝对的善与完全的恶这种思想的存在，所以使得人类的精神无限制地僵化了。认为自己是善，便将对立者视为是恶的时候，就无法由其中产生协调以及谅解了。实际上，执着于这种思想的人，只不过是将自己本身加以优越化，并且将打败对方并加以支配的愿望和行为变成正当化而已。

杨并不是一个由天神所选出来的神圣战士，而是在几个不能被断言是绝对正确的选择结果之下，成了一个以军人为职业的人。如果所生的时间、场合，以及环境不同的话，自然而然地所走的路应该也会有不同吧！总之，不管如何，自己并没有那种如果自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义的，那么后世也会对之加以认同的一厢情愿看法。或许这样说吧，只要在主观上认为自己的动机是正确的，那么便不理别人怎么想一意孤行的这种思想，往往会产生极坏的结果，这种例子应该不胜枚举吧！

凡是人类，均无法忍受自己是邪恶的认知。唯有在确信自己的正确性的

时候，才可能变成是最为紧张、最为残酷、最没有慈悲心肠的人。鲁道夫大帝就是因为相信自己是属于正义的，所以才在人类社会造成了那样吓人的流血，甚至在将他整个治世期间涂上一片血红之后却仍然处之泰然。不，或许那是伪装的也说不定，当那一副包住自己像是花岗岩巨塔般的肉体使自己正当化的铠甲出现龟裂的时候，那个巨人是用什么来作为自我的保护呢？”尤里安，你知道有关于诺亚洪水的传说吧？那个时候，将除了诺亚一家以外的所有人类消灭的，并不是恶魔而是天神。除了这个传说之外，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面，都有与此类似的记载，在在都说明了借由恐怖与暴力，企图支配全人类的，常常不是恶魔而是天神这项事实。”（附言：这话倒是有一定根据，将把火种带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上残酷折磨的是众神之首宙斯，设计散播“潘多拉宝匣”的也是他，强行将牛郎织女分隔两地的王母娘娘……；）

杨知道自己这个案例的极端性。但是，所有事物的价值观，正与邪的判断基准都是在相对比较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一点不管再怎么加以强调也都是对的。而人类所能作出的最佳选择，只不过是在眼前所出现的众多事物与表象当中，将被认为是比较好的那一方加诸在自己身上而已。相信完全的善是存在的人，又将如何来说明在“为和平而战”的这种表现行为当中，所包含的巨大矛盾呢？“所以，尤里安，你到费沙去如果能亲眼见到他们所谓的正义与我们的正义之间存在的差异，这应该不会对你造成负面的影响。多作些相互比较的话，那么你就会明白国家的兴亡等等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真的喔！这一点。”“即使是自由行星同盟的兴亡，是吗？”

杨抓了抓他那头黑发笑了。“大概是吧，不过我倒希望至少在我支领养老金的这段期间还能存在。其实，就历史意义的角度来说，自由行星同盟这个国家是在与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政治思想相对抗的情况下所诞生的。”“这一点我明白。”“过去我们一直主张与独裁专制相对的立宪体制，以及与非宽容的权威主义相对的开明民主主义，并且实践到现在。

但是如果鲁道夫的那一套东西已经借由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手被否定，被埋葬的话，那么同盟便不见得有应该继续存在的理由了。”“……”“喏，尤里安。不管再怎么不敢面对现实的人类，也不会真正地去相信自己会不老不死，但为何一旦说到了国家，便有那么多的傻子坚信会是永远不灭的呢？你不认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尤里安无法予以回答，只是静静地用他那深褐色的眼睛，凝视着这位既是抚养自己的义父，同时也是教导自己的战略与战术的青年，杨的思考经常是跨越时空而展开的，而且所采用的是近乎急进、直接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不仅仅是尤里安，连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等人，偶而也会感觉到一种战悚。“尤里安，国家这个东西本身不过是一种道具。只要能不忘记这个事实，大概就可以维持住理智吧！”

人类文明中所产生的最大恶疾，大概就是对于国家的信仰吧！杨如此地想着。其实，所谓的国家只不过是人类的群体在维持生存的时候，为了更有效率地达成彼此之间互补关系的道具。发明这个道具的人类到头来反被道具所支配是再也愚蠢不过的事情了，不，更正确地说是大多数的人类被少数懂得如何操纵控制这个道具的人所支配。所以没有必要让尤里安像自己一样要看特留尼西特这种家伙的脸色行事，杨这么地想着。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杨甚至还考虑到，如果尤里安发觉到住在费沙那边的感觉反而较好的话，那

么不妨就舍弃同盟而成为费沙的人吧？但是，姑且不论将来的发展如何，现在能够与尤里安心灵相通，杨已经感得非常满意了。“卡介伦学长只替我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将你带到我的世界里来。”

杨本来打算要这么说的，但不知为什么，当这些话一到了嘴边，就立即失去了真实性，像是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杨也就只有静静地盘着腿，任由空的啤酒罐以及遭受百般虐待发出无言抗议的黑扁帽躺在他的腿上，凝观着那幅呈现螺旋状在空中舞动的人造黄昏。

当尤里安·敏兹即将离开伊谢尔伦要塞，离开杨的身边只身前往费沙自治领的消息传出时，着实让杨的旧僚们大大地吃了一惊。曾经是杨在军官学校里的学长亚列克斯·卡介伦一听到这个报告，立即在吃午饭的时候，在高级军官餐厅里拉住了学弟，既未表示感叹也没有发问，只是对着他说：“到头来还是要让尤里安自立吧，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是吗？”“没有办法啊！是不是？这是国防委员会所下的命令。不过，以前我在父亲过身后到军官学校就读时也是十六岁。这或许是一个自立的适当年龄也说不定。”“这倒还是一个伟大的见解啊，不过尤里安走了之后，你还能够井然有序地生活吗？”

他的声音当中虽然有些讽刺，但带着更多担心的成分，所以杨因而生气了。“格林希尔也是这么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尤里安一不在，我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呢？”“这本来就是事实啊！”

卡介伦不给予对方任何辩驳余地立即加以断言，并且对着正在搜寻有效反击方法的杨，提出希望他和尤里安一起来共进晚餐的邀请。因为，如果尤里安前往费沙赴任的话，那么好一段时间内两家相聚相乐的机会大概就很少了。

卡介伦与先寇布之所以常常看着杨会觉得奇怪，是因为他一本正经地对着尤里安说教的时候，还刻意地表现出一副过来人的态度。卡介伦等人的看法是，被说教的那一方很明显地比说教的一方还要有资格作为一个懂得如何生活的人。“一个完全不按常规行事的人，却还想要用常理来说教，根本就不对嘛！”“就是说啊！以小孩来讲，并不是依照父母所说的来表现行为，而是模仿父母的言行举止。光用嘴来说是不行的啦！”

原本，如果听了他们之间的这一类对话，杨或许会觉得他们竟然还好意思自认为是经验丰富的人，其言语与事实之间实在有太大的不协调了！卡介伦的话还好，因为他至少维持着一个圆满的家庭-虽然说这大多是他妻子所下的功夫而不是他。至于先寇布，杨则非常确信-他比自己本身还要持续多三年的单身日子，每天夜里的生活就像是“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国王一般。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把别人看成是一个毫无常识、不合乎常规的人。

只不过，杨并不乐于对着他们这些自称为常识者的家伙作口舌之争，或针对他们说一些惹人嫌的话。不管怎样，眼前还有一些当务之急，那就是应统合作战本部的要求选出除了尤里安之外，另外一个派遣到费沙的武官辅佐人选。

杨在取得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认可之后，选中了路易·马逊准尉。他曾经担任杨的护卫，是一名勇敢的黑人，在忠诚心与战斗力方面，有先寇布亲笔签名并镶有金边的保证书。如果是他的话，应该可以好好地辅佐并且保护尤里安的。事实上，驻在费沙的武官几乎全部都是特留尼西特派的成员，

在杨感觉上那好像是在“半敌地”的事务官办公室当中，他必须是尤里安唯一、而且值得信赖的自己人。

在费沙的首席驻在武官是一位上校，在他的下面有六名武官，八名武官辅佐，共同组成一个十五人的“驻在武官团”。

首席驻在武官是仅次于事务官、首席书记官，在事务官事务所当中属于第三号的人物。

而六名武官则全体是军官阶级，由校官与尉官各半数所组成。八名的武官辅佐全部都是士官阶级，因为其人数不足，所以要求杨加以补充。对于这件事，杨感觉这是敷衍的作法故颇为不悦，不过既然尤里安的人事调动已定，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放过这次为少年改善环境的机会。杨也感觉到这样的举动是否有些过于保护，不过杨本身在十六岁的时候，也未曾因公务而被派出国。所以这种程度的考虑应该是被容许的吧。

当派遣马逊前往赴任被决定之后，杨接着做了下面的事情，就是写亲笔信给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因为尤里安并不是直接就前往费沙赴任，而是要先到同盟首都海尼森的统合作战本部去接领人事命令书之后，才转往任地赴职，所以这封亲笔信应该可以经由他顺利将障碍加以排除而送到老提督手上。

杨在他的亲笔信当中，首先指出了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与费沙共谋，或者是在事后共犯的关系下，主导出挟持皇帝这出戏剧的可能性。杨深感遗憾的是，暂时并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这个结论。不过，姑且不论暗杀皇帝这件事，单就挟持皇帝这个行为本身，对罗严克拉姆公爵并无任何不利点存在；此外挟持犯竟然能够带着皇帝，由罗严克拉姆公爵那绝非松弛的治安维持系统中轻松逃脱；并且在流亡政权成立之后，罗严克拉姆公爵立即就发表“宣战公告”，其动作之迅速仿佛是早已预知了这一切（这项动作切断了同盟利用皇帝亡命来与帝国进行外交交涉的可能性，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决断，但是尽管如此，其反应过于迅速这一点仍引起了杨的怀疑）。如是种种，应该都可以成为有力的佐证吧？

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已经言明了“要以武力来加以惩罚”，恐怕不久之后就会以空前的大军阵容与战略构想来发动攻势，而使得他能够如此做的，便是因为皇帝被挟持至同盟，故有了前来兴师问罪的名义，而大多数人都预测其进攻路线势必会经过伊谢尔伦回廊。但杨并不认为整件事会这么单纯，像是用帝国军将兵的尸首来铺设伊谢尔伦回廊这种愚劣之至的做法，不应该是精明如罗严克拉姆公爵所会采取的。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策动大军准备要进攻伊谢尔伦要塞，实质是要突破毫无防备的费沙回廊，然后据此入侵同盟领域。如果这整个行动是由那位用兵神速的名将渥佛根·米达麦亚来指挥的话，那即便杨离开伊谢尔伦前去迎击，只怕在他赶到之前，海尼森已经落入帝国军的手中了。此外，如果负责牵制伊谢尔伦要塞方面的帝国军司令官是另一位名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话，自然没有道理会坐视杨由伊谢尔伦离开而置之不理。最坏的情况是，杨离开伊谢尔伦之后，势必难逃遭帝国军此二位一流的名将前后夹攻的命运。而且，即使躲过了他们的攻击，那么那位杨经由直接或间接方式所得知，被称为是宇宙中最杰出最伟大的战争天才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也必定在前面安逸地等着他前来自投罗网。

整个情况想到这里，或许是有些过头了，但是对于帝国军利用费沙回廊

来作为入侵途径的可能性，则不管再怎么担心畏惧都是不过份的。他们如果使用费沙回廊，当然是可以趁同盟军之虚突进，而且也可以利用费沙作为巨大的后勤补给基地。另外使杨感到不寒而慄、心惊胆跳的是，费沙有质与量非常齐备的交易体系，其中包括宇宙航行用的星际航线图，在有了这些资料的提供之后，帝国军便可以消除在地理知识方面大部分的障碍，这是一个事实。

一五 年前，“达贡星域会战”之际，同盟军总司令官林·帕欧与总参谋长尤斯夫·托波洛便是利用帝国军对地理不熟悉的弱点，将之引诱至宛如迷宫一般的达贡星域内，最后运用壮大的包围歼灭战，完成了一出大获全胜、名颂后世的战例。但如今的帝国侵略军，在拥有强力的领导阶层，明确且一贯的战略构想以及精密的星际航线图之后。那么原先两者之间战胜与败亡的立场恐怕就不得不逆转了。

杨用一只手拨了拨散落在额前的头发，心里想着一个世纪半以前的名将们和现在的他比较起来，真的是幸福多了。林·帕欧也好，尤斯夫·托波洛也好，只要全心全意把心思放在战场上就得了。在他们那个时代里，民主共和制充满了蓬勃的活力，市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与责任，对他们投票所选出的政府有着充分信赖和尊敬。政府的机能十分完备，位于边境的军人不需要为政治的前途担心。

军事不是用来弥补政治缺失的。这是一项历史的事实。自古以来，从来未曾有过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水准差劲的国家，能够获得军事上最终的成功。一个强大的征服者在那之前必然是一个有为的政治家。政治可以导致军事上的成功，但是反过来看的话就不能成立了。军事其实只是政治的一部份，而且是其中最为狰狞、不文明、拙劣的一部分。而无法认清这个事实，甚至将军事力量当作是万灵丹的人，不是无能的政治家就是自以为是的军人，或者是精神偏执的狂人。

据说，当林·帕欧总司令官以“请准备二十万打香槟”的表现方式向首都报告在达贡星域所获得的全面胜利之时，当时的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马奴耶尔·琼安·帕特利希欧正在与国防委员长寇涅尔·杨布拉德下着立体的西洋棋。议长在拆开秘书官所呈上来的通讯电文时，表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对着正摒息凝神等着说明的少壮国防委员长说：“那些年轻的伙伴们看来是已经完成了一件工作。这次会战结束之后，恐怕要对大约一百家的酒馆打影像电话了……”

过去传说的时代真是光荣啊！杨将那眼睛所看不见的玻璃杯用一只手高高举起以示致敬。不知是哪个人曾经说过，将过去加以美化，就好像是凭一个走远的女性背影来判断那是一个美女一样。姑且不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能将绳索套在以往的未来，而将之硬拉到目前来。他被委托来处理这件事，暂时仅仅是现实一部分而已。

尤里安虽然为出发前的准备与身边事物的整理而忙碌，但因为在日常生活的水准上有着比杨更富有秩序性的处理能力，所以自己本身应该做的事很快就处理完毕。由于忧心着杨的日常生活，有一天的夜晚，少年说出了自己对于杨家中酒精消费量的不同见解，引起了年轻主人的注意。“酒是人类的朋友，难道舍弃朋友应该吗？”

这真是一个充满友情的回答。“即使人类这么认为，酒本身又作何想法

呢？”“酒的话当然是希望能够有人喝它喽！到底，人类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喝酒了。”“我说的是当前。”“如果五千年后人类还存在的话，应该还会继续喝下去吧。”“我的问题不在于五千年后，而是从下个月开始以后的事。”

就这么样地将对方反对的意见完全封杀住，但尤里安并未再对年轻的司令官穷追不舍地问下去。因为自己一方面也不想太过于霸道，另一方面杨在这些年来，酒量虽然明显地增加了许多，但酒品从未低落过。只要不妨害健康就行了。这么一想，尤里安于是改变了话题。

“那么，还有起床时间。如果我没有叫醒你的话，七点能够准时起床吗？”

“可以起得来的。”

杨想都不想一口断定，但并不是因为自己本身有此自信或根据，说得严重一点的话，是基于反射性的虚张声势。“真的没问题吧！”“喂，尤里安，如果其他人听到这种问答的话，难道不会误认为杨威利这个男子是一个毫无生活能力的人吗？”

杨以质问的形式加以抗议，但尤里安只是无言地耸耸肩膀，好像在期待着杨本身的记忆与反省心而不是自己的回答。“在你来到我家里以前，我还不是一个人生活得好好的。这就说明我不借助任何人的力量仍然能够充分地维持一个家庭。”“是与霉菌和灰尘一起呢！”

尤里安笑着。杨虽然想回以不高兴的表情但是失败了，只得一个劲地苦笑，他回想起了四年前初春的时候，他二人头一次面对面的情景。

早晨的太阳似乎还在顾虑着冬天的余威，空气的流动缺乏生气而显得迟钝笨重。杨穿着睡衣无精打采地坐在起居室的沙发里，正在想着该如何打发这一天漫长的假日。即使没有约会的对象，但仍得将假日完全消耗掉是杨一贯的主张，就在他想把红茶倒进杯内，却发现茶壶已经空了而不高兴地吐吐舌头的时候，门铃大声地响了。

就在门铃大响了三次之后，大门终于开了。站在门廊下的是一名有着深褐色眼眸，大约十二岁左右的少年。由于两手拖着过大的行李箱，让他看来仿佛是行李箱的附属品。这名少年的额头充满了微微透明的汗珠，亚麻色的头发被汗水沾湿而贴在额头上，从他的头发下面有一道笔直的目光凝视着杨家的年轻当家。“请问杨威利上校在吗？”

有回答的必要吗？杨在心里暗忖着，因为少年所问的问题其实只是在作确认。杨原本想恶作剧地告诉他说：在隔壁！但到底还是点了点头。“很高兴第一次和您见面，我叫尤里安·敏兹。从今天开始要在您家中受您的照顾，请多多指教。”

杨不禁糊涂了，他问自己，难道是在自己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惹了什么将来必须要负责的男女关系？但接下来听到尤里安所说的一句话时，所有的疑惑都像是前一晚所结的霜，在春日阳光的沐浴下立即溶化消失了。“是卡介伦准将介绍我过来的”。在那个时候，杨还是上校，而卡介伦则是准将，所谓的“战时托孤法”，即战死军人所遗留下来的孩子由其他军人收养抚育的方式才刚开始推行不久。“那个时候，提督您嘴里含着牙刷就走到门口的廊下来了。”

尤里安是这么说的，不过杨并不记得当时的自己是那么样的一副邋塌样，这大概是少年自己想像过度吧！不过如果要由别人来判断当时的杨是否真是那么一副德性的话，大部份人一定会支持尤里安的，就好像是在尤里安的磅秤上再加上一些信赖的重量一样。有的时候，卡介伦就对着杨说，如果

想知道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或资料的话，公事方面就找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而私事方面，则尽管找尤里安就可以了。当然，以杨本身来讲，当然会问说为什么不跟他本人作确认？卡介伦的回答则是非常肯定的。“不管是任何人，都一定希望能得到正确的情报吧！但是对于一个将镜子的左右边都弄错的家伙，能要求他画出正确的自画像吗？”

对于这样的判断和比喻，杨当然有着很大的异议。但是既然会让朋友和部下有着如此根深蒂固、牢不可拔的看法，杨也不得不私下检讨自己究竟应该要负多少责任。不过这也是卡介伦个人的说法，或许他并不是出自真心，只是挪揄一下杨而已也说不定。

在为出发的准备而忙碌的并不只有尤里安，同时还有应来自“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请求，前往赴任军务尚书此一职务的梅尔卡兹，另外还有他的副官舒奈德上尉。最后，梅尔卡兹还是没有其它的选择，仍然只得接受如此无奈的安排，梅尔卡兹一旦心意已决，杨也只能眼睁睁地目送着他离开。至于舒奈德，自然是不愿意踏进没有梅尔卡兹的地方。

当尤里安郑重其事地来到卡介伦面前向他道别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这个把少年介绍给杨的负责人说道：“你可不要见异思迁喔！否则莎洛特会哭的。”

尤里安回以苦笑，心里想着：也许，不得不苦笑的情形大概就像是这样吧！

另一方面，负责指导尤里安有关空战技术的老师奥利比·波布兰少校所说的话，刚好与卡介伦成强烈对比。“你应该在伊谢尔伦多待一年的。还有许多事情没学会吧！”“是的，如果能再多向您学习一些的话就好了。”“没错，还有一些比操纵单座式战斗机更有趣的事情要教你呢。”

年轻的击坠王一面笑着一面说一些让杨听了之后或许会难以保持平静的话。“我十六岁的时候，打下了第一架敌机，征服了第一个女人。在那之后，全部的战果加起来算一算，任何一方面的数目都已经上了三位数。”

真是了不起啊！尤里安向他表达了自己平凡的感想，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想说的了。但如果是像先寇布那种人的话，或许会很讽刺地嘲弄说：“你从以前就一直是重量而不重质啊！”，不过年仅十六岁的尤里安并不会一下子就有如此的反应。并不是因为杨的感化，尤里安本身在“这方面”是非常单纯的，有时在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的面前，还会毫无理由地脸颊发热-像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程度，对波布兰来说，暂时是失去了“这方面”的传承弟子。

波布兰的同僚兼朋友，同是“击坠王”的伊旺·哥尼夫少校，在面对尤里安的道别时，最初只是说“好好保重”，这一会儿又加了句“我记得的确是有个堂兄在费沙……”，之后又停了一会，自己便做了一个结论“不过从来没有见过面，费沙也是很大的……”，在尤里安伸出手握别时，他握住了尤里安的手，再度说了一次“要好好保重啊！”

参谋长姆莱少将，是一个头脑细密，办事认真且端正的人，但是有着一副与卡介伦等人不同的臭官僚作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尤里安和他一直不是很亲近，但也不能只对他一个人不告而别。当这名显得有些拘谨的少年到参谋长的办公室时，姆莱形式上地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之后，语气改变了。“嗯，是到了现在这种时候我才说的，目前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杨提督……啊！不，不要用这种表情，我不是有什么特别自卑或不平的……”

在发觉姆莱改变语气的时候，尤里安或许是满脸“如果对杨有什么不满就尽管说吧！”的表情也说不定。“杨提督是一个同时具有指挥官的资质以及作为一个参谋所必须之才能的稀有人才。如果说他需要参谋的话，那么也只是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然后作为自己作战的参考而已。”

尤里安也认为确实是那样没错，只不过这一回他将表情收敛起来，避免自己有粗率的反应。但是姆莱又来了。“以我个人的立场，在被期望成为艾尔·法西尔英雄的参谋时，我在想自己应该做的任务是什么，但却无法获得立即的结论。获得的时候，是在攻陷伊谢尔伦要塞以后了。所以我明白自己的任务，刻意地高唱常识论，与梅尔卡兹等划分界限来应对。或许有些令人看来觉得讨厌的地方，但是你能明白吗？”“是的，我明白，但是为什么您要告诉我这些呢？”

当由意外当中觉醒过来的时候，尤里安不得不有此疑问。“是啊！为什么呢？说来好像不太合乎常理，不过，或许是你有着什么让人信赖的特质吧！我想杨提督还有其他的伙伴们也都会对你说了许多的话。这些都是你以后必须要珍惜的，一定会成为你今后所拥有的一种宝贵财产吧！”

最后他所说的话显得有些陈腐，不过那或许也是一种好意的表现吧！尤里安道谢之后，似乎也隐约明白了这位秀才官僚型的参谋长为何能够成为杨的幕僚的部分原因，杨之所以会选择他作为参谋长，应该是有相当的理由。在还没有听到姆莱方才所说的话之前，在这方面欠缺的洞察力，或许就是尤里安还不能比得上杨的地方吧！

接着，尤里安分别到费雪少将、派特里契夫准将、亚典波罗少将等人的地方去一一道别。三个人各以其不同的表现方式来表示与少年离别的惋惜之情。费雪是默默一言不发地拍拍尤里安的肩膀。派特里契夫是在说了二、三句激励的话之后，同样地也是拍拍他的肩膀，不过好像稍微有点太过于用力了。而亚典波罗则是交给了他一把生了锈的古铜钥匙说这是一个幸运物。当尤里安问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幸运事吗？”的时候，伊谢尔伦要塞上最年轻的提督展颜一笑。“是这样的，以前在军官学校一年级的的时候，有一次超过了门禁的时间，翻过学校围墙要爬进去的时候，被值班的高年级学长杨威利撞见，可是他假装没看到，因此我便逃过了一劫。”

而那个差劲的高年级学长，却在这个时候担心着尤里安的安全，先寇布取笑他说：“不是已经加派马逊了吗？已经没有别的护卫会比他更值得信赖了。”“可是，即使是马逊，在二十四个小时里面，还是会有些时候没有办法一直跟着尤里安啊！”“这您不用担心，尤里安的枪法和格斗技术都是在阁下您之上的。”“被你这么一说……”“觉得不舒服？”“不，是觉得很为难，不知是要觉得佩服然后就可以放心了呢？还是要觉得在我之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应该要感到不安……”“那么我就再重说一次，事实是远在阁下之上，绝对可以保护他自己本身的安全。这样你可以安心了吧？”“……也只好安心了。”

杨的表情和语气都有些不释然的样子，不过也放弃了再继续追究下去，于是由要塞防卫指挥官的身旁走开了。

那一天到了傍晚的时候，在饭桌上杨送给了尤里安一个礼物。“把这个带去吧，或许在某些地方会用得着。”

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杨所亲手交给他的的是费沙五大银行之一北极星银行的存款卡，尤里安接过来之后赫然发现这个以自己的名义所开设的帐户里

面，竟然被汇进相当于杨半年份薪水的金额，尤里安急忙地要把它还回去。但是黑发的年轻提督轻轻地抬起手挡了下来。“没关系的，你带去吧！我在金钱的使用方面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杨的生计当然是不会困苦的，和他的年龄相比，他毫无疑问的是属于高薪阶层，但是杨的经济观念并没有像他个人所主张那么发达。当尤里安成为军职人员的时候，税赋一下子高了许多，杨曾经发表自己对于薪资体制的怀疑和不平。但是他却粗心地没有注意到税金之所提高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扶养亲属的负担了。以他这种程度的经济观念，整个家计之所以会不致于出现赤字，应该要归于杨并没有那种挥金如土的资质吧！在服装方面也好，在生活用品方面也好。只要是不讨厌的话，即使是便宜的东西也会非常满足。洗得褪了色的棉质衬衫仍然毫不在意地穿在身上。例如买太阳眼镜的时候，在听过店员对产量有限的名牌作了将近三十分钟的说明之后，却还是买了平日所常见的批量生产的廉价品。按他的说法，太阳眼镜只要是镜片有上颜色就可以了。买旧书的时候，也并不一定坚持说非得要买初版不可。至于酒的话，也没有那么好的味觉可以品尝出七六一年产与七六二年产的酒有何区别。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对于物质享受并不是很在意的人。吃饭的时候，虽然是常常都到高级军官用的餐厅，不过却是为了要享受与他人自由谈话的乐趣才去的……。

就杨本身而言，对于这份用心的礼物，或许还是籍由菲列特利加的提醒才想出来的也说不定。杨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绝不会以借用他人的智慧为耻，因为这种狭窄的心胸是与他无缘的。不过，基本上，杨所表现的应该就是来自父亲所传授的哲学吧。也就是说“在自己能够控制范围内的金钱，可以保障自己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谢谢。我一定不会随便浪费的，提督。”

对现在这个时候来说，唯有接受才是回报对方好意的最佳方法。“你当然是不会随便浪费，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需要多少你就用吧。另外，是不是可以帮我把这样东西交给比克古提督。”

杨把刚写好的亲笔信亲手交给尤里安。

这封亲笔信后来被视为是证明杨威利并不仅仅是一个战术家，而且还是一涵盖意义最广的战略家的最为重要的证明。不过此时的尤里安当然不可能预测到这种程度，但也不需要特别叮嘱便已明白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书信。“我一定会直接交给他。”“嗯，那就拜托你喽。”

杨笑了，不过表情立即又严肃起来。“知道吗？尤里安，不是为了什么人，以后就是你自己的人生了。凡事都要先想想对自己有什么影响。然后……”

杨正在努力思考接下来还有什么话要说，不过语言的源泉在这个时候好像是暂时干涸了的样子，不久之后，只说了一句毫无创意的话。“小心不要生病了，好好保重自己。”“提督您也要好好保重。”

尤里安拼命地压抑住自己澎湃汹涌的感情。“如果可以的话就少喝一些酒吧！还有，不吃水果和蔬菜是不行的喔。”“哎呀，真是一个临到出门还罗罗嗦嗦的家伙。”

杨目不转睛地抓住了尤里安的手。杨的手温温地、干干地，触摸起来的感觉很好。这样的感觉到了很久以后，尤里安仍然能够很鲜明地回想起来。

尤里安·敏兹和梅尔卡兹提督、舒奈德上尉，以及马逊准尉一起登上了

巡航舰塔那特斯号，离开了伊谢尔伦要塞。那是在九月一日的上午。

当事者尤里安以及梅尔卡兹，还有要塞上的主人杨，虽然都不是喜欢仪式典礼的人，不过还是举行了一个规模可以称得上是盛大的饯行仪式。平常仅登台做“二秒演说”的杨司令官，这一次打破了惯例，发表了大约是平常一百倍时间的讲话。不过如果由一般常识来看的话，他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复了台词“依照政府强烈的要求”达六次之多，令列席观礼的人看出他心中有着些许的稚气与任性。

即将远行的人得由女性赠与花束，而将花束献给尤里安·敏兹-这位同盟史上最年轻的驻费沙武官-这个荣誉，落在年仅八岁的莎洛特·菲莉丝·卡介伦小姐的身上，于是人们拍手的声音更响亮了。

关于这件事，有一段伊谢尔伦内部背地里的传闻，据说最初对于“赠与花束”这么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杨司令官与卡介伦事务总监两个人倒是难得意见一致地反对说“花束又不能吃”。最后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安然地定案下来，还是因为听够了这些男人一些极不负责任的点子之后，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的一句话“对于这种事来说，某些形式是必要的，而且又不是什么重大的形式”，对于这样沉着稳静的断言，他们就无法再提反对意见了。

“那么战友们，在我们这个伊谢尔伦要塞里，谁是最贤明的人呢？”

这一段在这么一个愚昧的问题下画下句点的传闻，确实是让人们的精神上获得了某种调适，不过对于那些提供这些话题的当事者来说，气氛或许就不是那么愉快了。

卡介伦等人一致认定将这个笑话传播到全要塞的犯人，一定是先寇布少将或者是波布兰少校当中的一人，或者两个都是，不过当然并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虽然说逸闻本身的真实性就是令人怀疑的，不过在尤里安临行出发之际，杨和卡介伦令人意外地并没有做什么，反倒让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在各方面安排的干净俐落。或许正因为如此，刺激了像波布兰之类的人的创作欲望，所以才产生了这种传闻也有可能。

仪式结束之后，菲列特利加来到杨个人的办公室里一看，只见黑发的年轻司令官随随便便地将两只脚架在桌子上，一只手拿着酒杯，一副情绪很差的样子，凝视着窗外那广阔星海的一部分。桌上有一瓶很明显已经少了三分之一的白兰地酒摆置于他的面前。“提督……”

犹豫了一下之后，菲列特利加轻轻地把声音提高了一些。杨一回头，满脸像是少年恶作剧被逮到的表情。但今天菲列特利加无法再提供任何意见，只是轻柔地说：“已经走了。”“嗯……”

对菲列特利加的话点头的时候，杨把空了的酒杯放在桌子上，然后拿起了酒瓶，但是犹豫了一下后却又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他所顾虑的对方，是现在在场的人呢？或者是不在场的人呢？菲列特利加并不明白。“……下次见面的时候，大概又会高许多了吧？”

杨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是一个不会落空的预言。

第六章 作战名“诸神的黄昏”

“一亿人，一百万艘规模。”

自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对自由行星同盟和“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发出措词强烈的“宣战公告”以来，这句口号便在帝国军首脑部之中私下流传开来。

在“用武力加以惩罚”的声明背后，没有军籍的平民阶级青年，纷纷自愿离开工作岗位或学校，竟向各地的军队征募事务所报名。在这些人之中，兵役期满返乡后却又希望重回军旅而舍弃平稳生活者，比比皆是。

因为莱因哈特已成功地结合了平民阶级对高登巴姆王朝的门阀贵族专制统治长期累积下来的不满和憎恨，以及对自由行星同盟重新燃起的同仇敌愾。“打垮门阀贵族的残党！绝不容许他们再复活！保护平民的正当权利！”

“打败与门阀贵族狼狈为奸的共犯-自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家伙！”

后者的声浪在产生的同时，即开始急速成长，一周过后，掀起高潮性的惊涛骇浪，气势堪与由来已久的前者匹敌。莱因哈特与这股旋踵逼至的浪潮，固不无关系，但他并没有助长其声势的壮大，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发出“宣战公告”之后，莱因哈特并没有直接进行广泛宣传促成平民们群起效尤；若他大力作这种煽动，那么，如同主动与被动的累进互动效果，自由行星同盟势将被动地在无可选择之下，决意与门阀贵族连袂合作到底，而且更主要的是，他也必须小心翼翼以免暴露出本身牵涉进诱骗皇帝计划中的事实。“国民们！起来吧！”-对于这一类的煽动行为，莱因哈特一概不予考虑，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平民们本身即具有忧患意识了。他们最害怕者莫过于一度到手的社会、经济上的公平权利再次被剥夺，以及骑在他们头上达五世纪之久的特权阶级再度抬头。

许久未曾露面的帝国军上将奈特哈尔·缪拉，再次出现在高级军官俱乐部“海鹫”，是在进入九月后的第一个礼拜六。这天早上，好不容易结束了医院的疗养生活，缪拉即第一时间赶往莱因哈特的元帅府报到，领取早已为他备妥的现役复职命令后，便到俱乐部与多位同事们聚首。在帝国军上将以上的干部中，除了莱因哈特，最年轻而且又单身的人就是他了，所以他并不需要急着赶回官舍。“抱着医院的床睡觉，我已经受够了！不好意思！让各位担心了……”

缪拉向着自扑克牌桌上站起来相迎的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露出笑容。疾风之狼向俱乐部的服务生-一个幼校的学生-点了咖啡后，连忙请缪拉入座。“总算出院了，最近街头巷尾常可听到‘一亿人、一百万艘规模’的议论。”“为数是很可观，不过，有可能真的动员起来吗？”

缪拉一面坐下一面说道，罗严塔尔的金银妖瞳闪闪生光。“……量的方面是有可能！但是，在机能运用上，就另当别论了。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补给，要喂饱一亿人，并不简单啊……”“想起来是很简单，做起来就不简单了！”

米达麦亚深表同意道。常常身处前线作战，饱尝补给屡屡拖延甚至中断之苦的他们，深谙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道理。有时候往往是生产计划达成了，却由于欠缺输送计划，使得堆积如山的粮食在后方屯置以至腐烂也运不到前线来，面对这种现象，他们的愤怒与遗憾，是任何笔墨不足以形容的。因为碍于物资短缺，他们只得放弃辛苦修筑的据点，无功折返。

闲谈不多时，罗严塔尔起身向两位同事告辞，目送着他那消失于门口的潇洒身影，缪拉对疾风之狼笑道：“罗严塔尔提督好像又有新的女朋友喽！”“可能吧！”

米达麦亚苦笑参半地答道，他的内心实在百感交集。

就行为表面上看来，罗严塔尔堪称是猎艳高手，不过说也奇怪，他有个不知是好还是坏的习惯，那就是绝不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女人交往。他的恋爱史上没有一次是长久维持的，但当他与一个女人交往的时候，这个金银妖瞳便不会再多看别的女人一眼。或许是因为如此吧，被他无情抛弃的女子，一时之间还兀自深信他的心依然是属于自己的，更有许多女人因而对他毫无怨言、死心塌地，令其他男子嫉妒不已，却只有望而兴叹的份儿！“罗严塔尔又换女人了！”“这么说来，不就一个月换一个吗？”

这类对话经常在同事之间流传。“艺术家提督”梅克林格在日记中写道“年年岁岁花相同，岁岁年年人不同。”不乏讥讽之意。当然，对于他人的讽刺和批评，罗严塔尔并不放在心上。虽然米达麦亚知道，这位朋友的好色是在差点被母亲挖出右眼的可怕境遇下造成精神创伤所引起的，但他并没有对其他人提起这件事，处事一向明快俐落的他，一碰到有人谈及朋友的风流韵事时，也只好含糊带过：“罗严塔尔固然不该，但迷恋他的女人也有错啊！”“说起女人呐，为什么在打雷或刮风时，她们常常会抱着枕头不放呢？”

有一次，罗严塔尔一脸认真的问道，被这么一问，米达麦亚几乎招架不住。“大概是她们害怕吧！”

也只有这样回答了，但罗严塔尔却不以为然。“那抱我就好了，干嘛抱枕头！她们觉得抱枕头有用吗？”

虽然明知这种现象没有合理的解释可循，但就像用兵一样，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仍固执于对合理性的要求。“女人就是这样！问我为什么也是自问，因为，我也不知道！”

米达麦亚投降了。表面上推得一干二净，但若以交往的女子人数来看的话，他远远比不上罗严塔尔，只是他已有结婚成家的纪录，但这时的罗严塔尔对已婚者的权威结论并不信服。“不要说大话噢！你对女人又有多少认识！”

这句话一出口，气压立时开始下降。“我认识艾芳瑟琳，艾芳瑟琳是个女人！”“老婆不算在女人之列！”“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放下盛着黑啤酒的大杯子，罗严塔尔压低嗓门道：“成天艾芳瑟琳长，艾芳瑟琳短的！”

被一个女人绑住！还会快活的起来吗？自己的世界变得那么窄小，有何乐趣可言？真搞不懂哪！”

这就是人称“帝国双璧”之间的对话！不免令人颇觉有失大将风度，最后两人似乎是大打出手了。说是“似乎”，其实是两人的记性有问题，目击者也三缄其口，第二天，当全身上下的伤处疼痛不堪时，两人也只有勉强为各自的疼痛各找说辞了……。“罗严塔尔提督独占资源，害得我们只有望着美女干瞪眼的份儿！”

缪拉的语气毫无恶意，幼校的学生端来咖啡，他轻啜着。据说，中尉时代的缪拉，曾有过一次惨痛的失恋经历，但他只是一笑置之，表现得超奇的冷静，冷静得不像他那个年龄该有的反应，这个传闻无从辨别是真还是假。无论如何，在往后，这位将被称颂为“铁壁缪拉”的青年，也有着与战场上不可一世之名大异其趣的一面。

九月十九日，元帅府召开最高作战会议，出席者有十七位。

银河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首席副官修特莱少将、次席副官流肯上尉、秘书官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三名一级上将-巴尔·冯·奥贝斯坦、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渥佛根·米达麦亚，十名上将-瓦列、缪拉、法伦海特、鲁兹、克斯拉、毕典菲尔特、梅克林格、斯坦梅兹、雷内肯普、艾齐纳哈。

克斯拉身为帝都治安的总负责人，曾因皇帝被挟持一事遭到指责，被处以申诫和减俸，以及暂时的禁足处分。现在随着处分解除，他终于可以在公开场合中露脸了。

帝国军的全宇宙舰队已进入第一级出动准备状态，只待罗严克拉姆元帅发号施令，二十四小时之内，为数达十五万艘大大小小战舰的庞大舰队，就能出现在奥丁的上空。

莱因哈特优美的修长身姿昂然入座，提督们同时行礼致意，此时，他如同狮子鬃毛般的金发，闪耀着黄金般的光采。“今日召集众卿于此，是想就以武力惩戒僭称自由行星同盟之叛徒一事，听听各位的意见。”

莱因哈特作了如此的开场白后，语气淡然地说明了自己的计划。“我先说说自己的腹案。这次和以往直接攻击伊谢尔伦要塞的战略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我军将经由费沙回廊直取同盟领土。费沙将放弃政治及军事上的中立地位，归属我方阵营。”

半晌之后，会议室内一阵无声的骚动，莱因哈特看看大家，举起一只手来做了个手势。

提督们的视线集中望向门口，他们的个性从各自的表情上流露无遗。

紧随素有“猫”及“豹”之称的帝国军最高司令官亲卫队长-姜塔·克斯里上校背后出现在提督们眼前的赫然竟是费沙驻帝国的高等事务官-尼古拉斯·博尔德克。“这个人将协助我们。当然，并不是毫无条件的。”

对大伙介绍了博尔德克之后，莱因哈特收敛了嘲讽的口吻，补充说道。莱因哈特已和这个老谋心算的事务官签订密约。合约内容是，博尔德克将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帝国军得以顺利通过费沙回廊，而条件是莱因哈特必须遵照博尔德克的要求，放逐现任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并支持博尔德克继承其宝座。莱因哈特虽然未言明这些细节，提督们已能大致了解了。“也就是说，他要出卖自己的祖国喽？”

毕典菲尔特直截了当地说道，完全显露出自己对博尔德克的反感与不信任心态。事务官感觉到他的敌意，露出受到伤害的表情。“所言甚是！但我出卖的仅是费沙形式上的独立，这种形式上的独立对费沙的存在，并无实质的意义和价值。抛开无用的形式，费沙会变成更为丰足的实体。”“话倒说得挺漂亮的嘛！那么，出卖亲人、背叛朋友，也都有充足理由喽！”“够了！毕典菲尔特！”

金发的帝国宰相冷静地制止了这员猛将毒辣的舌锋。“若是没有他的帮助，我军要通过费沙回廊会有不少麻烦。对于他的帮助，我方自应有所报酬，因此当以礼相待。更何况今日邀集众卿，是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罗严塔尔，你认为呢？”“依下官之见，我们不应完全相信狡猾善变的费沙人。”

被指名询及的罗严塔尔态度严肃，但语气平静地陈述了自己的主张。“通过费沙回廊进攻同盟领域，万一他们突然改变主意，封锁回廊，我军将成瓮中之鳖，孤立无援。且不谈补给和通讯，我们连回廊的地理情形都不了解，

这个风险未免太大了！”

甫说毕，毕典菲尔特立刻反驳道：“罗严塔尔一级上将的顾虑固然没错，但是，如果费沙胆敢使出这种卑鄙的手段，我们可以用武力立刻还以颜色，好好教训他们一顿啊！”“您是说在费沙回廊调转舰队回头？”“是啊！费沙的武力太弱了，不足以构成威胁，我们可以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当我们回过头来时，同盟军若乘势从背后挟击，怎么办？这样做对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利呀！虽然或者未致于会酿成失败，但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是难免的！”

主张慎重论的军人，往往会被人讥刺为胆小鬼，但帝国全军却没有谁会如此指责罗严塔尔。毕典菲尔特尽管有所不满，终究缄默下来，其他的提督也没有附和任何一方。莱因哈特开口说道：“罗严塔尔说得有理，但就基本构想而言，我已决定要通过费沙回廊，进攻同盟领域。若是仅仅设定伊谢尔伦回廊是唯一的一条进攻路线，会严重缩小了战略上的可选择范围，这不正重蹈了过去同盟军以官兵尸体铺设伊谢尔伦回廊的愚昧行径吗？通过或不通过费沙回廊，决定权在于人类本身，不是自宇宙自古以来的法则。同盟军那班乌合之众要怎么想，就由他们去吧。我们没有义务和他们奉行相同的想法。至少，通过费沙回廊这个方法必会使敌军大出意料之外，单就这一点来看，已远胜其它策略一筹了。”

环视在座的人，他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思，接着说道：“所以，首先，就如大多数人预期中的一般，挥军直指伊谢尔伦回廊。兵员将比今年春天坎普和缪拉所率领的兵力更多，不过，我要事先声明，这只是表面作战！”

莱因哈特白晰的双颊气色旺盛，只要事情非关乎政略或阴谋，而与战略及战术有所牵连时，这位年轻的战争天才便会不知不觉流露出振奋昂扬的神态。“当同盟将注意力集中在伊谢尔伦回廊时，我们再暗中发动主力，一举突破费沙回廊，进入同盟领域。杨威利人在伊谢尔伦要塞，同盟军的其他兵力、其他将帅，都将不足为惧！”“阁下说得没错，不过……”

疾风之狼歪歪头。“问题仍在于杨威利。我们必须考虑到，他有可能察觉到我方主力大军的动向，进而提前离开伊谢尔伦，远道赶来迎击我军的主力啊！”“那时，负责表面作战的我军就突破伊谢尔伦回廊，配合主力前后夹击杨威利，让他成为民主国家殉道者！”

莱因哈特精神抖擞，语音抑扬顿挫。大多数的提督都点头表示赞同，唯有奥贝斯坦一语不发地盯视着窗外的天空，不知在想些什么。这时罗严塔尔开口说道：“最后的结局会如此圆满吗？”

面对这位年轻貌美的独裁者，这种质疑的说法未免过于大胆了。渥佛根·米达麦亚的视线在两人的脸上，快速的交替着，一反过去的豁达明朗，他的动作显得忧虑而紧张，不过，似乎没有人发现他的神色有异。“卿放心，我会让这策略顺利进行下去的。”

不知是否意识使然，莱因哈特以温和的语气回应了罗严塔尔的问话，秀丽的嘴角浮现水晶柔光一般的微笑。从过去到现在，即使是对莱因哈特心怀敌意、否定其才能的人，也无法抗拒这种充满魅力的笑容。“……希望如此！”

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也报以微笑回答道。米达麦亚绷紧的神经松懈下来。卡尔·古斯塔夫·坎普死后不久，罗严塔尔曾在言语间透露出对于莱因哈特的不信任感，令在场的米达麦亚大为吃惊。后来，虽然他解释那些话是酒后乱语，而米达麦亚也表示谅解，但米达麦亚的心中，却一直回荡着一般莫名的不安。罗严塔尔讨厌在心中存有芥蒂，他更厌恶让别人知道这一点。

罗严塔尔总喜欢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下，语不惊人死不休。“不知作战名称是什么？”

问话的人是缪拉。莱因哈特俊美的脸庞上，泛起会心的笑容，他用手拨拨前额如金丝般的头发，语调曼妙如音乐地答道：“……作战之名是‘诸神的黄昏’。”（注：这是华格纳的歌剧之名，又叫做“众神的没落日”。在北欧神话中，这是众神与巨人族的交战之日，结果众神大败，大地化成火海，贯通宇宙的世界树也被烈焰包围，终于轰然倒下，世界灭亡了-这就是北欧人想像中的世界命运。）“诸神的黄昏！”

提督们沉吟般地喃喃自语，一股难以言喻的颤悚感传遍全身，直透精神的最深处强烈摇撼着。这些身经百战的猛将们，不约而同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眼前似乎浮现出一幅壮丽的幻象-燃烧殆尽的恒星，以及与其休戚与共的行星文明之余光。

这个作战名自莱因哈特的口中说出来，提督们再也想不出来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命名更适合此次作战，不！他们甚至觉得，由于这个命名的产生，作战的成功已是指日可待的了。当然，这只是瞬间的错觉，在沙场上几经出生入死的他们，深知横在面前的路途必将艰困无比，神色间因而立时转为严峻。但不可否认的，作为乱世的武人，听到如此一个作战名，都难免会挑动起潜伏在他们体内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和豪情。

提督们相继朗声要求主君，让自己参加此一壮大的作战行动。因为令武人最兴奋者，莫过于在战术上取得优势之前，先踏出战略胜利的第一步。再者，立国已达二世纪半的自由行星同盟，谁能为其历史划上句号，谁便能名垂千古。

提督们和博尔德克退出之后，只剩总参谋长-奥贝斯坦一级上将一人，他针对下次会议所要讨论的各种细节问题，加以一一确认。“对于博尔德克这种人，不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啊，宰相阁下！”

莱因哈特扬了扬姣好的双眉。“可是，博尔德克至少比费沙的黑狐-鲁宾斯基，容易应付多了！”“您说得没错。不过，有另一个问题必须加以考量，也就是关于博尔德克是否有足够能力驾驭费沙之事，他虽不至于无能，但也仅止于辅佐的能力而已，充其量不过是借黑狐之威横行一时的小人罢了！”“你的意思是说，他没有立于千万人之上的器量？”“器量太大也不行，我是指他如果连平息己方阵营中不平份子的能力都没有的话，那就只会扯我军的后腿了。”

莱因哈特对于总参谋长的悲观论调，付之一笑。“这样不是很理想吗！试想，如果他没能安抚民心，为了恐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势必会疯狂镇压反对的人，如此一来，费沙所有的憎恶和反感将集于他一人身上，届时，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名正言顺地解决他，如同处理掉一件旧道具一样，这对我们占领费沙岂不事半功倍？而且这么做，是绝对不会引起反对声浪的！”“……原来如此，阁下早已有如此打算了。”

义眼的总参谋长，此时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心中的赞赏之慨。“真是失礼了，属下也再无其他顾虑了，就请依照您的意思行事吧。”

对于奥贝斯坦的满腔赞赏，貌美的帝国元帅毫不引以为意，他进一步的思索着。“或许在征服自由行星同盟时，也可以使用这一招，你认为呢？总参谋长。”“您说得极是。”

奥贝斯坦点点头。“企图依仗新银河帝国的权威和武力为后盾觊觎旧同盟领袖之位者，必大有人在！建议您应尽早挑出人选来。”

对于总参谋长的这番话，莱因哈特默不作答，只轻轻地颌首示意，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的影像。

-那就是杨威利。同盟军智慧最高的年轻大将，年纪轻轻便建立卓然功勋的军人，其功绩和才能往往招致小人嫉恨，尽管他似乎不在意目前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当酬以新帝国的同盟领袖之位时，他还能对那个民主国家保持高度的忠诚，而丝毫不为所动吗？这的确是个最耐人寻味的问题。

自己的命运绝不可任人摆布，应该去支配他人的命运-自从年少时代，自己最钟爱的一切被剥夺了之后，莱因哈特便一直这么认为。直到现在，这种想法也未曾稍有改变。

但是，他一心一意消灭帝国的门阀贵族和征服自由行星同盟，将所有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其所持的理由还有很多。

即将诞生的罗严克拉姆王朝，不能只自满于为宇宙带来统一与和平，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治世，必须比帝国的高登巴姆王朝时代更公正，比自由行星同盟更有效率。至少，不能将国家大权交给只会炫耀血统与家世的大贵族公子哥儿们，也不能将权力交给光会以辩舌和利诱，愚弄人民的煽动政治家！

而对于杨威利这样的男子，应该提供足以使其充份发挥其才能的环境，只是，不管集聚多少个才智卓绝的人才，也无法弥补去年失去红发挚友的遗憾，这一点，莱因哈特比任何人都清楚。

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对于莱因哈特的战略，尤其是政治策略仍有一些不明白之处，因而两人私下研商。“我们和自由行星同盟之间，真的没有和平共存之道吗？”

这不是疑问，也不是想加以确定，希尔德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对方的回答也一如所料：“是的！是他们自己主动关闭了这条路的。”

莱因哈特应道，或许自己也注意到这种过于武断的否定语气，他追述事态般地进一步补充说道：“假如他们真是一流的马其维利主义者，那么，他们就不会因为自己是奉行民主主义而执着于皇帝是个可怜的小孩这种感情层面的束缚了！假如他们将皇帝和诱拐者一并遣返，就目前而言，我并不能在外交和军事上，随便策动任何对他们不利的行动。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签下死刑执行书的。”

莱因哈特认为，当国家权力为二流以下的马其维利主义者所垄断之时，也必是亡国之兆显现之时。在历史洪流的流向中，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论是高登巴姆王朝抑或自由行星同盟，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都种下今日“气数将尽”的恶果，而就在这个时候，反映出历史的流向，对这一切作出了结的人-莱因哈特出现了，这种想法应该不过份吧！只是，莱因哈特无法忍受自己只是历史潮流的一个表象的想法，他是按照出自于己身的意愿，消灭高登巴姆王朝和自由行星同盟，使人类社会从五世纪前的怪物-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顽强符咒中解脱出来的。但是，即使如此……“伯爵千金……”“是！罗严克拉姆公爵。”“你认为我的手段毒辣吗？”

希尔德一时之间无以为对，而注视着伯爵千金的冰蓝色眼睛却是一派认真。“如果我说不会，阁下会很高兴吧？”

犹疑了一下才这么回答，希尔德当然知道，这并不是莱因哈特想听到的

答案。年轻的公爵，端正秀丽的脸上流露一抹苦笑。“我非常感谢你！玛林道夫小姐。真的！那个时候即使我本人赶到山庄，姐姐也不会见我的。多亏有你设法相劝，姐姐才肯答应接受护卫。”

看到眼前这位年轻人沉缅于往日的情怀，流露出率真的感情，希尔德不禁觉得，他和那个霸气的莱因哈特简直判若两人啊，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呢？-这个问题似乎问得有点幼稚，不应该这么问的。只是，希尔德脑海闪过一个念头-哪一个他才是他自己所喜欢的呢？“就算姐姐不高兴，我也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如果我退出征服世界之路，又有谁能够统一宇宙，恢复和平的秩序呢？难道要把全人类的未来交给逆料难卜的自由行星同盟，或执迷于旧体制的反动份子？”

这种说法似乎是想让别人明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出自正当的理由。莱因哈特想到这一点，立刻感到一阵嫌恶。他那冰蓝色的瞳眸，泛射出锐利而强烈的光芒，再度恢复了支配二五亿人民的独裁者神情。“明天宣布废立皇帝！”

莱因哈特扬声下令道。

七岁的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将被剥夺帝位，由贝克尼兹子爵的女儿-诞生甫八个月的夏洛琳，继位为女皇。她是高登巴姆王朝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皇帝，可能也是最后一位皇帝了。

莱因哈特可以想像，当旧体制派的残党获知他立一个婴儿继任帝位时，那种愤怒和憎恶已极的情景。“那个金发小子胡作妄为不说，竟还如此冒渎权威和传统！实是大逆不道之至！”诸如此类的攻讦将交相而至，甚至有可能进一步燃起他们报复的火焰。然而，他们口口声声强调的所谓“权威”和“传统”，却不过是五世纪前鲁道夫·冯·高登巴姆所一手构筑的空中楼阁而已。

当支撑这个楼阁的两大支柱-政权与暴力消失时，楼阁自然也将土崩瓦解了。对于旧体制派所抱持的错觉，莱因哈特一方面感到不解，一方面又觉得可悲。

海德里希·朗古在二年前晋身官界要阶，担任内务省社会秩序维护局的局长，专事检举政治犯、思想犯、国事犯，监视并箝制言论活动，进而干涉教育及文学界。在他任局长期间，作为帝政内部权威专制主义的支柱，他无时无刻不渴望掌握更强大的权力，以扩充权限，进而跻身内务尚书之位。

后来在罗严克拉姆新体制确立期间，朗古以旧势力派重臣之身，却能幸免于难，理由有二。其一，他在秘密警察的领导方面确有才能，不但精于情报收集，甚至握有许多贵族的相关资料。其二，这个男子具有职业性的意识和忠诚，自过去的主人（“饲主”-这是米达麦亚等人充满嫌恶的叫法），也就是那些大贵族们没落之后，他便自然而然地表示了侍奉新主人的意愿。

莱因哈特废除了社会秩序维护局，朗古固然大失所望，但对本身能力信心十足的他，却仍决意坚忍到底。等待太阳再度升起，扫除他前途的阴霾。

他的忍耐终究使他得到回报，而且这份回报比他预期中的来得更早。那些把谨慎视为本身任务之一的宪兵们，将他从软禁的官舍中放出来，并带他至奥贝斯坦一级上将的办公室。

朗古实在太幸运了，因为在奥贝斯坦严密周延的调查下，仍然找不到他

滥用职权、中饱私囊的证据。在旧体制时代的重要人物当中，他以行事独特而闻名，私下行为没有缺点，连门阀贵族们也视他为古怪的人，他这个社会秩序维护局局长也因此而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令人难以捉摸。由于他忠于职守，勤奋有加，因此，被冠上“猎犬”的封号。

冷冷注视着他的奥贝斯坦是否在压抑内心那极为贫乏的幽默感，就令人无法下断言了。

乍见外表，实在看不出来海德里希·朗古是一个能力与实绩兼备的男子。未及四十岁；褐色的头发已褪去昔日的光泽，勉强地附在两耳旁；黑色的眼珠又大又灵活，转不溜丢；嘴唇又红又厚，但嘴形却很小；个子不高，头倒是很大；全身肌肉发达，连外露的皮肤也红润而富有光泽。

海德里希·朗古给人的视觉印象，有如刚喂饱母奶的健康婴儿，凡具有健全想像力的人，几乎都无法将他的外表和他的职务联系起来。一般说来，秘密警察的头子应该具有冷峻、阴沉的外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难以接受他那形象的原因。

而更令人觉得不搭调的是-他的声音。这样一个男子，发出的声音该是“犹如小孩那般尖锐”，具有一般想像力的人都会先有这种心理准备吧。但是，事实上，自朗古口里发出的声音，是一种极端庄重沉稳的男性低音，听起来恍似古代的宗教指导者，在信徒们的面前，对着天上的唯一的神祷颂一般。那些心怀不轨、不将他放在眼里的人，还有那些满心以为会听到幼儿般的声音而暗自窃笑的人，当面对此一事实时，所承受的打击与震撼也愈大。所以朗古的容貌和声音，反而成为他识破对方意图、为自己制造有利立场的询问利器。

然而，现在坐在朗古眼前的，是装着电脑义眼、投射出无机质冷酷无情视线的男子，而且，这名男子还具有向帝国宰相罗严克拉姆公爵报告他是否值得宽恕的权力。“总参谋长阁下，我的看法是无论披上何种外衣，真实的政治只有一种！”

朗古表明自己的主张，奥贝斯坦评量着朗古话中的内容。“哦？是哪一种？”“由少数支配多数！”

朗古的声音听来宛如在向上帝陈述真理和事实，只可惜没有管风琴的伴奏。不过，此时此地的奥贝斯坦，掌握着他的生杀予夺大权，光凭这一点，奥贝斯坦对于朗古而言，实无异于上帝了。因此，他在表明自己的诚心之时，也不敢过于放肆。“民主共和制主张在自由意志之下，由多数支配，关于这一点，你又有何看法呢？”“若把全体当作一百，超过五十一以上达成一致意见时，另外四十九以下就必须服从，这就是以多数支配。但是，按照这种思想，当多数分裂为若干小集团时，在这五十一当中，只要有二十六以上赞成就足以控制这五十一从而支配全体的一百了，如此类推下去，实质上也是少数支配多数。当然，这只是一个样式化、单纯化的例子，不过，从这里也可看出主张以多数人支配的民主共和体制是何其空洞和虚伪，聪明如阁下您，不用我多说，也应该知道的！”

奥贝斯坦无视于朗古有意无意的恭维，他和主君莱因哈特一样，都不喜欢他人的奉承阿谀，关于此点，连讨厌他的人也都知道。虽然碰了一个钉子，朗古并不引以意，继续说道：“既然政治的实质是由少数支配多数，所以我认为，为使政治得以安定，绝对不能缺少像我这样的人。”“你是指秘密警察组织？”“我指的是治安维护体系的管理者。”

朗古的措词经过巧妙地修饰，但奥贝斯坦完全无视于对方的自我美化。“对于执掌大权者而言，秘密警察或许是非常方便的工具，但其存在往往成为众所憎恨的对象。由于你过去担任社会秩序维护局的负责人，因此，前一阵子维护局被勒令解散时，有许多人要求处罚你，其中包括开明派的卡尔·布拉格。”“布拉格的事有待商榷，而我一心只对朝廷效忠，从未曾假借行使职务之便，达到追求个人利益之目的。如果，我因为无私的忠诚和勤于职守而遭受处罚，对罗严克拉姆公爵而言，除了有损他个人的威信之外，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善意忠告的外衣下，隐藏着威胁的甲冑。他无非是想指出，一味追究他过去的罪行，或者该说一味追究社会秩序维护局过往的种种，在此同时自己也得三思，不是吗？“罗严克拉姆公爵本人似乎也并不十分欢迎你这种人哦……”“我知道罗严克拉姆公爵堪称伟大的战士，天生具有骋驰战场征服宇宙的才能和气概！但是，有时候一句流言可以胜过一万艘大舰队，未雨绸缪的防御足以匹敌强大攻势。我只希望罗严克拉姆公爵及总参谋长阁下能明察秋毫，并从宽处置。”“我倒是免了，至于罗严克拉姆公爵，你打算用什么来报答他的宽宏大量呢？这才是重点所在。”“这是当然的！我会付出绝对忠诚，竭尽所能，为公爵的霸业贡献自己绵薄之力！”“说得好！不过社会秩序维护局已经解散，没有理由再次重组。为了不落人口实，避免被批评为开明政治在开倒车，必须考虑换个名称或做点改变。”

听到这番话，朗古健康红润的脸上，益发显出光采，他以充满魅力的低分贝音量意气风发地连忙说道：“既是如此，不必总谋长操心，让我来想想好了！”

审时度势的歌剧歌手适时发表了他心中早已拟妥的演辞：“国内安全保障局-怎么样？这个名称，听起来是不是不同凡响？”

义眼的总参谋长只是略略点了点头，看来似乎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旧酒装新瓶！”“我会让酒也完全变新的！”“好吧！那你就好好干吧。”

……就这样，从旧体制的社会秩序维护局局长，到新体制的国内安全保障局局长，朗古为自己涂上了不同的颜色。“诸神的黄昏”作战计划即将发动，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们已暗中密锣紧鼓地开始准备，但是与费沙合作之事，仍使罗严塔尔感到忧心忡忡，他最亲密的战友再次注意到这点：“罗严塔尔阁下真是杞人忧天啊！”

米达麦亚露出笑容，取笑他道。

不过，毕竟对方不是单纯的小姑娘，而是费沙的老狐狸啊！对他们心存怀疑也是人之常情。米达麦亚曾经想过一个方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取得军事胜利，使费沙没有设计陷阱的余地。但是万一失败的话，就会成为罗严塔尔所说的“孤军”了。“那么一来，就必须在当地搜集官兵们足以糊口的食粮。即使作战成功，也免不了会被冠上“掠夺者”的污名吧！”

米达麦亚自己愈想愈不痛快，未来的远景真是缺少明朗感啊！“如果是作为‘征服者’被人讨厌还无所谓；但如果沦为‘掠夺者’，遭人瞧不起的话，可不是一件教人愉快的事啊！”“话说回来，也要当地有掠夺的物资才行哦！对方若像我们前年一样地采用焦土战略，可就糟糕了！还记得那时的同盟军有多狼狈凄惨吧。”

无论使用何其美丽的辞句来宣传自己的正义，只要亲眼目睹到军队烧杀抢掠的事实，民众是绝对不会容忍征服者的。为达到军事目的，一时的破坏，

或许还能得到宽容，但若欲使征服和占领发展为永久的统治，那么在一开始就要小心谨慎，若任意妄为而招致民众强烈反感，将会对以后大大不利。“……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再怎么说也没用，罗严克拉姆公爵已经决定了呀！”

奈特哈尔·缪拉客气地暗示他俩不必再枉费心思了，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因而点头同意，就此收住这场没有结果的讨论，把话题转到实务的工作上。但与此同时，罗严塔尔却从缪拉的话中，触通了一种想法。“遵照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决定，是吗？……”

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在心中暗忖道。在内政方面，金发的年轻帝国宰相，励精图治之名流传四方，至少，和门阀贵族时的旧体制相较之下，莱因哈特的治世是公正多了。将来他对敌国的百姓，也会维持这份公正吗？

罗严塔尔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只要占据一个阶梯，就不会放过下一个阶梯以更上一层楼，这是属于乱世枭雄的资质。打倒上级，取代他的位置，这份不甘居于人下的野心约自一年前开始，便已在他的内心深处作动不已。然而，这并不是痴心妄想，他确有成为一个霸主的器量和才能，假使一直没有机会，而且事实也证明莱因哈特的力量和运气，的确在罗严塔尔之上，那么，他才会断然死心放弃追求至高宝座的企图。但前提是莱因哈特必须能够由始至终证明他自己才是唯一足以称霸的人，如果他没能及时证明自己的能力，届时……。

帝国军大规模出动之日迫在眉睫，这项情报陆陆续续透过各类管道和途径传至费沙，但大多数人的反应冷淡，完全是事不关己的样子。过去，他们还会以一副局外人的口吻嚷道：“哎呀！又来了！”现在，他们连嚷都懒得嚷了。连精明狡猾的费沙商人，也早已习惯了一个多世纪来三国鼎立的局面，他们深信，昨天的时钟，明天照样可以用。在其他人的愚笨的杀戮空隙中，继续自己囤积财富的事业-他们胸有成竹的算计着，并寄望在各种领域里-投资、金融、流通、生产等等-大显身手。至于竞技场外，旧的游戏规则已为某些人的意志而改变，部分人正在蓄势待发，这就非他们所想像得到的了。

在他们的观念中，和平繁荣的宇宙海洋之子-费沙自治领及其周边费沙回廊，绝对不会葬送在银河帝国的军队手上，自主独行的费沙商人，也不会成为无形牢笼里的囚虏。的确，在过去，同盟和帝国两方也曾多次策划通过费沙回廊的计谋，但每次都因费沙的巧妙化解而化为泡影，不断排除的结果，才造就了今日的费沙。这次，自治领主的政府也能够摆平一切吧！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有资格从商人们的所得中抽取税金。自己只要专心自己的工作-经营、谋生-就行了，这是费沙一般市民的想法。

不过，现在的自治领主对市民们是不是还保有无私的忠诚，就很难说了。不！应该说，自第一代的雷欧波特·拉普以来，历代的自治领主便一直为一个问题所苦，那就是-应该对费沙的市民还是地球的总大主教效忠呢？直到现在的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终于解决了这个烦恼-因为鲁宾斯基将他的忠诚放在第三个方向上，也就是他自己。“只就硬体而言，伊谢尔伦要塞确有易守难攻的优点，而且，那里还有一位同盟军的最高智将，应该可以放心才对啊！至少对同盟那些平庸的政客们而言是如此。”

鲁宾斯基正与鲁伯特·盖塞林格谈论同盟目前的状况。“不过，这种安

心的感觉，却也使同盟首脑部失去健全的判断能力，并做了最坏的选择。过去的成功造成现在的错误判断，有亚姆立礼会战的沉痛教训，如今竟又一犯再犯，等于是同时剥夺了他们自身的未来，这真可以说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啊！”

这个教训对谁最有益呢？-鲁伯特·盖塞林格在冷笑中忖度着。假使自治领主自以为可以置身事外，那么，他将成为历史的笑柄。因为恐怕他做梦也想不到，此时也正是他那鲜为人知的儿子，为其父亲奋力掘坟的最佳时机，不过，此刻正忙着掘坟的人，似乎不只他一个人。“我对博尔德克事务官的动静，愈来愈有兴趣了！”

鲁伯特·盖塞林格的声音充满有毒的钉刺，值此际，是没有必要刻意隐藏恶意的。在鲁伯特看来，博尔德克犹如一个丑角，正挥动着几乎不胜负荷的镐锄，在挖掘坟墓。而自己要做的，是设法让父亲看到此一情景，可能的话，把他们两个一并推落到这个坟墓中去。“博尔德克这家伙，太早亮出底牌了，让罗严克拉姆公爵得到乘势反击的机会，真是欲速则不达。”没想到他是那么无能的人！”

他的言外之意是在指责重用无能者的自治领主，但鲁宾斯基却无动于衷。“是罗严克拉姆公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罢了！博尔德克平事办事倒是挺认真勤劳的，这次失败只能说是他遇人不淑。可是，我没想到他连最后的阶段也搞砸了！”“怎么处置他呢？”

青年一副恶魔般的口吻问道，但对方并没有回答。鲁宾斯基、鲁伯特·盖塞林格、博尔德克，这三个人的思想超越了空间，卷成漩涡，纠结难分。

其中，谁是最丑恶的背信者呢？实在很难下定论。他们三个人对于“以理想的价格出卖其他两人”一事，在良心上都不会有半点罪恶感，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不过，对于出卖费沙一事则不得不要在事前考虑再三，犹疑难决。就算计上说来，费沙的财富、组织和战略位置，是他们未来发展的保障，掌握住这个关键之后，就可以坐下来好整以暇地袖手旁观银河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及地球教总大主教之间所展开的角力游戏。鲁宾斯基话锋一转：“……对了！最近，那个叫尤里安·敏兹的少尉，已经到同盟驻费沙的事务官事务所赴任了吧！”“他好像是杨威利提督最疼爱的儿子，不晓得是怎么个疼爱法！”

鲁伯特冷笑成癖，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管如何，不过是个才十六岁的黄毛小子，成不了气候的。”“十六岁时，罗严克拉姆公爵就已经上战场建立功勋，晋身少校阶级了。尤里安·敏兹的步伐，只比他慢了一些而已啊！”“还不是受养父的庇荫提携！”“不过，他的确建立了不少功绩，我可不想犯下将虎子看成猫的错误哩！”

鲁伯特·盖塞林格点头表示同意。反观自己十六岁时，不也已经下定决心排挤亲生父亲，篡夺他的地位和权力了吗？而且还不时激励自己，要凭真本事把父亲不给、不传的一切给夺回来，不是吗？古代的圣贤曾经说过：“才能是由点而扩张成面的。”只要有了开头，就可不断扩大成长。野心和欲望也是如此。

鲁伯特·盖塞林格以冷峻的视线利刃般地射向父亲宽大的侧脸，然后立刻移开。鲁宾斯基是抛弃他母子的父亲，也是无耻权力者，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足以使他憎恶，然而，鲁宾斯基却同时兼具了两者的角色！

第七章 驻在武官敏兹少尉

……尤里安·敏兹正做着无限甜美的梦，梦中的他，置身于晦暗的光影之中，有数不清的花瓣正伴着他跳着波卡舞……。

他在想，等起床后要洗个淋浴，刷完牙后就准备早点，他要泡加奶的红茶和切三片黑麦面包及土司各两份。土司上面要涂奶油，加上少量的生菜和柠檬汁。接下来再加熏肉和苹果奶油派，真不错。还有新鲜的沙拉和简单的鸡蛋料理。昨天吃的是煎蛋，今天就做炒蛋加牛奶吧……！

最后，幻想的泡沫消失了，把他拉回“现实”的环境中。他上下左右地环视着，发现已经天亮了，室内的家俱摆设都清晰起来。枕头边的钟指着六点三十分。尤里安觉得有点不适应，早起的习惯似乎已经渗透到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面了，虽然他的身体现在还需要一个小时的睡眠……。“提督，七点喽！起床了！早餐都准备好了！”“拜托！再睡五分钟，不！再四分三十秒也好！不！再四分十五秒……”“不能再赖床了！身为司令官的人却睡懒觉，怎么当部下们的楷模呢？”“就算没有司令官，士兵们也应该会正常作息呀！……”“敌人都攻来了！如果由于你赖在床上不起而被敌人偷袭成功的话，后世的历史学家们都要笑你是个大笨蛋了！”“敌人还在睡呢！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也还没出生！放过我吧！好不容易做了个好梦……”“提督！”

四年前，当这位“提督”还是“上校”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常常有这种情况发生，杨赖床不起和尤里安硬拖着他起床的次数，前前后后也不下一千次了。时至今日，关于准时起床这一点，杨威利可以说是一点进步也没有。

尤里安在床上坐起身来，夸张地伸了一个懒腰。他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那就是，如果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没必要准备早餐了。他一面想着身作为一名军官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一面跳下床来。

尤里安一边淋浴，一边放松了自己年轻的皮肤及富有弹性的肌肉。洗完澡后，穿上制服，照着镜子小心谨慎地戴正帽子，等到这一切该做的准备都做好了之后，距离七点却还有一点时间。杨甚至主张说，如果上级军官起得太早，就会让下面的士官和士兵们为难！想来这话倒也有它的道理所在。目前他乘坐的这艘船距离到达费沙尚有四个小时，但旅途的最后餐点却显然还没有安排妥当。

尤里安待在同盟首都海尼森的日子只有三天。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忙于在政府和军方有关部门间来回奔波，他明白这是有人要恶意刁难的结果。同时，他也悔悟到自己已然陷入到这个封闭丑恶的权力社会中无法挣脱。当然，如果和杨所面临的困境比较起来，那只是小巫见大巫，但是他已切身体会到，若是一个人得到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荣衔时，尽管那是他凭本事得来的，旁人也一定会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般，对他指指点点，不会给他好气受的。

设于国防委员会下面的有统合作战本部、后方勤务本部、技术科学本部、及其它的形形色色的部、局等。目前的防卫、查阅、经理、情报、人事、装备、教育、设施、卫生、通信、战略等各部的部长，若是现役军人的话，不是上将就是中将军阶的高级军官。杨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的父亲-已故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就是前任的查阅部长。若想接领费沙驻在武官这个职务的命令书，非得去见人事部长里巴莫尔中将不可，因为即使自己

只是一名少尉，但考虑到费沙驻在武官一职的重要性，所以其任职安排是由人事部长直接掌握的。

尤里安事前虽然已先和人事部长约好了时间会面，但对方还是以有要事在处理为由，硬是要他在办公室外面等了两个小时。尤里安知道他是故意要他等的，这根本是毫无疑问的事，而他也无暇理会，因为他心中也还想着其它许多事情，以至于无法静不下心来。杨一定很惦记着自己这次的海尼森之行吧。他在想，权力社会中的现实处境常常会剥夺人的精神活力，使得其单纯的忠诚心逐渐萎缩。……当他正想着这些事情时，有一位副官终于喊了他的名字，把他请进中将的办公室内。

尤里安待在室内的时间只占了他待在室外时间的五分之一。中将只是和他形式上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将任命命令书及阶级章交到他手中，尤里安向他敬了礼之后就走出去了，如此而已。

接着是拜访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尤里安觉得和刚刚好像置身于下水道的阴沟当中相比，现在去拜访比克古就好像走进绿野仙踪一般。他把杨的亲笔信交给老提督之后，觉得如释重负，放心了许多。他和杨以及菲列特利加一样，都很敬重这位老提督，觉得还能见面心里也很高兴。比克古因为有事，所以必须先等上一个小时。但尤里安心中却丝毫不在意，大概是感性的主观影响吧。搞不好也是被杨的坏习惯所影响的也说不定。

老提督终于出现了，他高兴地欢迎尤里安。“喔！长高了不少呢。一年半不见，这也是情理当中吧！你现在正是‘一瞑大一寸’的年纪嘛！”“司令长官身体也很好呀，真是令人高兴。”“算了罢！我是越来越接近地狱之门了！总有一天，我将会到那里去，如果能看到鲁道夫皇帝被丢在热腾腾的油锅中煎熬的样子，到时候我就真的很高兴了。对了！人事部的里巴莫尔中将会有对你说些什么话吗？”“没有，他什么也没说，连一些非正式的客套话都没说。”“是这样吗？”

比克古笑着说：“里巴莫尔中将是属于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政府主流派-特留尼西特派那边的人，或许他虽想在议长心目中留下好印象，但终究放不下身份和颜面去讨你这位十六岁少年的欢心，所以就干脆什么都不说。除了公务本身外，没有说其它的废话，这是保持他基本的矜持。”

尤里安听了觉得非常纳闷。“他想博取我的欢心？为什么博取我的欢心就能使特留尼西特议长对他留下好印象？”

尤里安那双深褐色的眸子露出些微淘气的神情。“我是杨威利派的，可不是特留尼西特派的呀……”“告诉你吧！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呐！你这次的人事调派，是由国防委员长亲自下的命令。而国防委员长爱朗兹可以说是特留尼西特议长的第三只手，至少在表面上，大家都会觉得你可能很受议长的喜爱。”“这么复杂！”“我想应该是这样吧！但也不必那么大声地说出来。这是我和杨提督的缺点，你可不要学啊！”

老提督欣然地笑着，那种表情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接着，他告诉尤里安有关特留尼西特政府对于军方人事上的一些想法和计划。基本上，不只是特留尼西特政府，也不只是自由行星同盟而已，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历代统治者最在意的，一直是那些远离首都的地方部队问题。这些部队的司令官常因为中央政府的鞭长莫及而将军队私有化、军阀化，最后发展至不愿受政府的监管和控制。这种情况实在是所有主政者心中永远的恶梦。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中央政府往往使出它握有的最有力武器-人事任命权，经常

性地调动部队的重要成员。当然，这种调动也要注意一点，那就是以不破坏其对外的作战和防卫能力为前提。

“……这么说，我这次的调动也是这种计划中的一环喽？”“答对了，可以这么说。”

比克古得意洋洋的样子。“所以，他们就把杨提督身边最得力的顾问梅尔卡兹提督首先调走了！表面上说是应帝国流亡政府的要求，实质上是他们这一系列人事调动的重要组成部份，不是吗？”

老提督听了这句话相当高兴，因为他认为尤里安的问题显示出他的战术概念在水准之上。“不错，刚开始时是这样。”

比克古接着说，中央政府今后的政策，可能是连理由都不提，就会把卡介伦和先寇布等杨身边的重要幕僚们一个个调走。“可是，这么做又算什么呢？只会削弱杨提督和伊谢尔伦要塞的实力，相对的强化帝国军的力量罢了！”

对于这种不明事理，只一味地在派系和权力斗争中考虑问题和处理事情的愚蠢弄权者，尤里安真是感到生气极了。权力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容易使人丧心病狂的东西，许多人为了安稳地握住它，视野就会变得窄短狭小，心思也会变得极端自私起来。

比克古打开杨的亲笔信，一面不断地点头一面看下去。就纯军事理论而言，帝国军会通过费沙回廊的可能性，是有必要详加研究的，可是，由于长期的安定，人人都已渐渐失去了危机意识，要做一些危机对策根本就不受人重视。而早先以同盟和帝国皆势均力敌为前提，所订出的军力部署和军需生产方案，如今早已经因为局势的变化而不再有其存在的价值了。

比克古把杨的亲笔信摘要地告诉了尤里安。“杨提督的提案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事先防范帝国军通过费沙回廊入侵同盟领域，必须要籍由费沙的人民在得知消息后，起而抵抗帝国的侵略。”

具体的说，第一，可借助费沙人有组织的罢工行动，达到使社会及经济体系瘫痪的目的。第二，可将民间商船全数列于费沙回廊之内，堵住航路，阻止帝国军的进入。“这样好吗？”“杨提督是这样写的，不管进行得怎样都没关系。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算拿费沙人民来当同盟的盾牌，挡在帝国军的前面，也比在战场上发生残酷的杀戮好得多。”“……”“一旦在费沙的人民中出现这种勇敢的行为，必然会唤起他们那种独立不羁的精神，进而演变成他们不屈服于任何国家军事力量的实际行动。不过，话虽如此，如果等到帝国军真正进驻费沙时再反抗的话就已经太迟了。”

杨亲笔写道：所以我们有必要事先在费沙国内散播一些流言。流言的内容是-费沙自治领政府和银河帝国的罗严克拉姆公爵私下作了交易，要把费沙的国土和市民及自治权都出卖给帝国。其证据就是，短时间内帝国军将进驻费沙，费沙回廊将提供给帝国军做为进攻同盟的路线。要防止这件事的发生，就必须打倒现在的政府，建立一个严守中立的新政权……。

如果这样的流言在费沙境内广为传开的话，帝国军想要顺顺利利进驻费沙就没那么容易了。

若他们硬要强行进占，一定会激怒人民，使人民挺身反抗。就算帝国军最后还是进驻成功，对于同盟而言，也能争取到一些缓冲的时间，同时也可能结交到一些反帝国的朋友们。当然，这种挑拨邻国的行为多少会受到别人道义的谴责的……。

比克古摇了摇他那头花白的头发。“杨提督对于未来将会发生的事看得真透彻，可惜没有人支持他。当然，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他本人也是碍于权限，没办法再做更有建设性的事了。”“这是因为制度的关系吧！”

尤里安说的话使人觉得他胆子不小，老提督听了，眉头都皱了起来。“制度吗？……”

他长长叹了口气。“我本身是很讨厌现行的制度的。我们一直夸耀自己是民主共和国的一名军人。自从我在你这个年纪当上二等兵以来，到现在一直……”

比克古这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陪伴着民主主义渡过其逐渐变质、衰弱的历程。他觉得理想好像是包着糖衣的毒药，而现实就像癌细胞一样，慢慢地侵蚀其内在。“我始终认为民主共和制限制军人的权限是对的。军人不应该扩充其在战场以外的其它权限。还有，军队应该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管束，使之国国有化、公开化，这样才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

老提督再一次强调他自己的价值观。“民主主义的制度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实行其制度的人不能偏离制度本身的精神。目前，我们的政府就是已经偏离了原先的精神，走歪了！

也不知到何时才能……”

尤里安默默地感受着老提督沉痛的心情。除了这样，他也想不出其它补救的办法。他仍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没有什么力量，他十分清楚自己目前还不成气候。

尤里安向比克古告别之后，马上又前往“银河帝国正统政府”所在的大楼。他想再次和被迫出任亡命政府军务尚书的梅尔卡兹打声招呼。这栋“正统政府”大楼往年曾是亡命贵族们时常聚会的热闹地方，如今盛况不在。尤里安并不知道梅尔卡兹在何处，却意外地在大门前碰见了梅尔卡兹的副官舒奈德。“那些穿着礼服的衣冠禽兽真是乱七八糟。一个失去国民的政府和失去士兵的军队也想去跟别人争地位、争称号。幕僚人员加起来要是有六、七个就要谢天谢地了。尤里安，你若也加入正统政府的帝国军的话，至少可当个少校。”

尤里安不禁要怀疑，舒奈德讲话这么尖酸刻薄到底是天生的呢？还是在伊谢尔伦要塞将近一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结果？“梅尔卡兹提督想必很忙吧？”

舒奈德絮絮叨叨地说，“正统政府”封梅尔卡兹为帝国元帅。但这却是一个没有半个兵可指挥的元帅，所以当务之急是向同盟政府筹措资金及旧式的军舰，以亡命者为对象募集士兵，编组军队。“要以那种兵力来对抗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这样的政治和军事天才，也不知道该说是志气可嘉，还是因为脑袋是用巧克力做成的关系。我想大概是后者吧，特别是一想到自己也被卷进去时就更伤脑筋了！”

舒奈德知道梅尔卡兹“晋升”为元帅，那自己一定也会升为中校，可是他一点也不高兴。“……唉！现在唯一可以安慰自己能够打赢对方的想法就是，因为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个天才，而历史上，天才败给凡人的例子并不少，我们只好等待奇迹的出现了。否则，无论如何胜利是绝不可能的。”

他的想法显得相当悲观。如果他当面对梅尔卡兹说这些话，以梅尔卡兹的立场一定相当难堪，而他又找不到其他对象可以诉说自己的心情。刚好尤里安可以了解他这些牢骚话而让他有了渲泄的机会，因为他明白舒奈德对梅

尔卡兹是忠诚的，所以听了也不会误会和不高兴。尤里安得知梅尔卡兹目前的情形，不禁对他同情起来。如果换作是杨的处境也和梅尔卡兹一样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对他感到灰心，不抱希望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尤里安都一定会站在杨这一边。

最后，尤里安请舒奈德代他向梅尔卡兹问好，并且告诉他，他即将离开首都海尼森，看来会有好一段时间无法和他们再碰面了。

当宇宙船靠近行星附近时，行星费沙的微妙色彩变化，照耀了人们兴奋的眼睛。他们背后的宇宙一片漆黑，点点银色的光点胡乱飞舞着，而前面的行星却有如音乐般一明一暗地闪烁着，好像一首小夜曲随着明暗奏出动听的乐章。

尤里安·敏兹隔着窗户远眺眼前的行星，其光线的变化历历印在眼帘，使他想起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这位大他八岁，但又比杨威利还小几岁的女性。一想到菲列特利加就让他很自然地联想到杨，这是一种很微妙但却也很清晰的想法。尤里安脑海中又浮现出自己在出发前往费沙前，和她的一段谈话。在对话中菲列特利加告诉他，和杨邂逅于艾尔·法西尔星域的事。“杨提督当时还是个中尉，戴着一顶黑色军扁帽，看起来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当时这位初出道的年轻军官也没什么值得人尊敬和信赖的理由，所以艾尔·法西尔的居民们一开始根本就看不起他，还是个少女的菲列特利加见此情景感到相当义愤，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支持这位独自肩负起艰巨责任的青年军官似的。“我那时仔细地观察他。像他那样无助、孤独的人，昼夜不分地忙着指挥撤走的各项工作，睡觉时衣服也不脱就倒在沙发上，早上起来也不洗脸，一句话都不说就咽下没有涂奶油的土司的男子，如果不是我去喜欢的话，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喜欢他了……”

菲列特利加笑了。她笑得并不单纯。如今，在经过了十年岁月以后的她，已经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她，也影响了她的笑容。

“我并不是喜欢英雄或名将。

或许，我有先见之明，能慧眼识英雄吧！”

一定是这样！尤里安回答她，但这种回答菲列特利加未必同意。尽管如此，十年的岁月已过去了，杨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有发生过变化吗？“不，杨威利没有变，变的是他周围的环境，他本人一点也没变。”

当杨还是中尉时，他看来就像个初出茅庐的中尉。现在他被人尊称为提督，但无论怎么看还是像个初出茅庐的提督，以后，当他晋升为元帅时，他一定也还是像个初出茅庐的元帅吧！-不管像这样的形容是否贴切，也不论他的责任和能力是否和他的地位相称，总之，他总能给人一种他不习惯于自己目前所处地位的印象。杨威利从不曾积极地想成为一名军人，他到现在仍一直希望自己是一名历史学者。不过，如果真要他现在站在大学讲坛上授课的话，菲列特利加和尤里安一定都会觉得是一名军人站在教坛上的。而难以令人理解的是，杨的心里到底对菲列特利加是什么想法呢？尤里安真的好想知道……。

船上的铃声响了，它告诉少年尤里安，船已经将要降落费沙宇宙港了。

时值费沙标准时间的正午，这是尤里安生平第一次踏上这个行星的土地。也是指定期限的最后一天。

尤里安早就耳闻自由行星同盟驻费沙办事处的首席驻在武官维欧拉上尉是个又高又胖的人，但今日一见之下，却仍然感到意外。因为他这个人，说是胖，却又似乎没什么肉，在他那青白的皮肤之下所掩盖的好像不是筋肉也不是脂肪，而是涨满的瓦斯气体似的。尤里安觉得他看起来好像轻飘飘的，像是一艘鼓鼓的飞行船。以前好像曾经听过别人给他取了个“地上的气球”这样的绰号，现在他终于明白原因了。“敏兹少尉，以后还请多加努力！过去你曾立过一些功劳，不过这些纪录是不会在我们这里起任何作用的。如果自以为了不起的话，最好先收敛收敛！”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指尤里安若想要借助杨的权势在此炫耀是没有用的。“是！我会谨记在心。以后如果有不周到的地方，请您多多指点！”

尤里安礼貌周到地应对着，心里不觉火气上升。以前，他在伊谢尔伦要塞的时候，不要说是这种虚伪的外交场合他没经历过，就是连一句刻薄的话他也没听过。没想到一向生活在温室里的他，如今终于要面临外界完全不同的环境了。而这个外界的环境似乎是杂草又多又可怕，和伊谢尔伦比起来的确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嗯！嘴巴倒是蛮会说话的，小小年纪表现还不错嘛！”

虽然上尉说这些话不过是他心胸狭窄的表现，但是听在自知刚刚说话言不由衷的尤里安耳里，却特别感到刺耳。上尉说话时的声音高八度，以及他那一双长在胖脸上的细长眼睛，比他所说出来的话更为刺人，更令人不舒服。看来，想讨好他必须花费相当的精神和体力了。

不管怎么说，尤里安认为有一件事是绝对错不了的，那就是他目前所在的费沙，是个不折不扣的敌境。而这个同盟驻费沙的办事处，不用问已能感觉到无论是室内或者室外，都对他充满了相当高的敌意。他发现目前只有路易·马逊准尉一个人才是值得信赖的同伴。

办事处内充斥的敌意，同时也反映了一件事，那就是特留尼西特派的人对杨威利一样是抱有相当浓厚的敌意。对于尤里安个人而言，虽然多少会有些人嫉妒他是“同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驻费沙武官”，但不管怎么说，他不过还是个羽翼未丰的少尉而已，对周围的事不会起太大的影响。尤里安自己也明白，在这些人的眼里，他不过是杨威利提督的附属品而已。

因此反过来说，如果尤里安有任何犯错的话，一定会累及杨威利的，他自己得小心行事才行。

虽说尤里安已打定主意诸事都要小心，但却也不能自闭到整天关在办事处里。身为一名驻在武官有他自己份内的任务要执行。虽然此次费沙之行是由于特留尼西特政府的派阀斗争策略运用下的结果，但尤里安既然身为驻在武官也必须认真地执行其任务，不得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

尤里安对于衣着方面不太注重。在公众场合中，穿穿军服也就罢了。至于便服，杨威利在帮他选购时，自己对自己的眼光也没什么把握，所以总是把他带到店里，让较熟悉的店员为他挑选。杨威利对于自己的东西总是尽可能买较便宜的，但对于尤里安的东西，则宁可多花钱买品质较好的，这也是蛮令人感动的一点。亚列克斯·卡介伦就曾说过，杨威利和尤里安两人同样是不太注重服饰的人，但两人所穿的衣服质料却相差很多，本来，尤里安由于没有吸引众人视线的必要，自然不必在衣着上下功夫，而杨威利就不能这么简单了。但是事实上却刚好相反，尤里安反而穿得比杨还要讲究……。

驻在武官的重要任务包括收集及分析情报、在街头巷尾观察市民生活和社会动态等。尤里安在忙完手边的一些事情以后，松了一口气，于是和马逊一起到费沙热闹的市街上去。尤里安穿着一件浅色的罩头毛衣和斜纹长裤，加上他那一头惯有的亚麻色头发，看起来和杨威利一样，一点也不像军人。而和他同行的马逊则穿着厚重的毛衣，包裹着他那结实发达的肌肉，两人站在一起就好像是一幅神话中巨龙保护着流浪王子的样子。而马逊那双圆圆的眼睛，流露着对主人敬爱的神情，使得原本充满危险刺激的气氛柔和了一些。

结束了事务方面例行的报到手续之后，尤里安与马逊暂时告别拘束的时间而外出逛街去了。如果他们没事待在办公室里头晃来晃去，搞不好还会妨碍到上司和同僚们办公。而且看情形也不会有人约他们出去吃饭的样子，反正无所适事地在办公处里空等也是蛮惹人厌的一件事。

尤里安和马逊准尉以悠闲的步伐走在充满活力而扰攘的市街上，此时迎面走来了一群和尤里安年纪相仿的年轻少女，其中大概有三四个女孩毫不掩饰地往尤里安的脸直盯着看，尤里安也不觉地看着她们，她们却突然高声地爆笑了出来，然后小跑步地从他们两人旁边经过。背后还传来了她们响亮的笑声对尤里安的评语，说他的衣服虽然旧了些，可是人倒是长得挺俊的。尤里安轻轻地摔了摔他那亚麻色的头发。他在想，女孩子的事情跟暗室中的政治权力斗争真是完全不一样，他一点也搞不懂她们。如果波布兰在他身边的话，或者就会向他解释一些吧！

他们在弯进一条小巷之后，随即走进一家服装店。店员看见他们，马上趋前殷勤招呼，看见尤里安视线所注目的衣服，马上向他推荐说：“客人您真有眼光！这件衣服和您很相配啊！它是衣着中的极品，配上您的身形品貌是再适合不过了！”“好贵啊！”“别开玩笑，这样的衣服，订这样的价码，对我们来说是牺牲价哩！”“我记得上个月看到时好像价格便宜了二十马克，为什么现在却……”

这话当然是胡吹的。“您大概搞错了！请你看看电子报纸好了，我们目前的物价指数很平稳，并没有多大的变动啊！”

尤里安听了一边含有深意地点点头，一边转头高兴地对店员说：“那么，我就买二件好了！有收据吧？”

尤里安付给他九十费沙马克，然后把找回的几分钱放进口袋中。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情报，但是收集它的代价却未免高了些。两人出了店后，走到露天咖啡座去，尤里安拿着刚刚店员告诉他的某种电子报纸一边看一边说：“目前物价很稳定，生活水平也很高，再加上费沙国内没什么重大事故发生，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运营自然也就相当健全。”“我国在这方面就差得远了！”

马逊发自内心地感叹着。若和自己的国家-自由行星同盟的荒诞无度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费沙的强势经济是银河系当中首屈一指的。“我们国内不是有人流血就是有人杀人，还有人专吸别人所流出来的血……各式各样的事都有！”

尤里安以相当厌恶的口吻说道。他目前是以一种中立的立场在观察费沙，以前，杨也曾对他不只一次说过费沙的繁荣景象，但是，费沙的繁荣可说是很大程度得益于帝国和同盟两者经年累月的战争，若是拿因好战而自作自受者和在战争中大发死人财的人来相比较的话，他还是对于后者较无好感。如果光是凭尤里安这样感性的特质来看，无疑他想要通过严格考核而成

为一名正规的军人是相当困难的。

走出咖啡座之后，尤里安和马逊马上发现他们被跟踪了，不过他们还是毫不在乎地走向市区内的银河帝国驻费沙办事处的大楼。当然，他们并没有走进去，只是在外面眺望着，感觉此刻和帝国那边的人似乎是处于吴越同舟的立场，虽彼此敌视，却也相安无事，办事处里面的人仍然是像往常一样的作息。“想想看，敌我双方现在竟然是处在同一个地方，这种情况真是奇妙！”

马逊听了只是默默地点点头，尤里安则一直盯着这栋有一半外观被高耸的树木遮蔽着的白色建筑物。他想，搞不好对方也正用红外线监视系统在注现着这里呢！这对费沙人而言，说不定又是另一个笑话的题材了！

虽然说很多规矩都只是形式上的而已，但不照着做又好像怪怪的，因此，欢迎新任驻在武官的派对还是于翌日在巴特亚酒店举行了。这次派对之所以不在办事处内举行，是因为怕里面有敌人装设的窃听器，不过，尤里安心里却认为，搞不好在这家饭店里也早就被装了窃听器也说不定。但是他自己是这次派对中的主角，想不出席都不行。

尤里安知道派对中的主角往往都得要在宴会的全场招呼应酬客人，根本没时间吃饭，以前杨就常常“空腹”到散会为止。再加上尤里安品貌出众，自然而然地成为场中所有人评头论足的焦点，他多少也要努力地装出笑脸来迎人不可。杨以前就曾经叹息地对他说，一个人若可以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知有多好，但这实在太难太难了！

若说尤里安是对方观察的对象的话，那么观察他的人同时也给了尤里安相对的观察机会。这次尤里安被视为杨威利的代理人，可以的话，他希望能在费沙人之间散布“帝国军要进驻费沙”的流言，至于这些流言被散布出来后，到底是如何地鼓动人心，其毒素又是怎样的蔓延，那就只能在日后才能判明了。如果他所放出去的流言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的话，那么费沙的自治政府将和它的人民产生对立，因为自治政府竟然把全体市民当做抵押，和帝国进行秘密约定-若事实真是如此的话，自治政府也不得不应市民的强烈要求而毁约，如此一来，同盟所面临的危机-帝国军自费沙回廊侵略同盟，也就化解于无形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但自治政府因顾虑到在费沙市民当中所可能产生的恐慌，也一定会在付与帝国在费沙回廊的通行权之前考虑再三。这对同盟而言，也可算是一件好消息。

不过，杨在构思这个计划的时候，他想到其中有一种所可能导致的结果让他稍感犹豫，那就是万一费沙市民一时群情激愤，以武力封锁回廊，因而和帝国军之间起了流血冲突的话那就不好了。因为杨认为，为了一国的利益而将其他国家牺牲掉，这无异于是个极权的帝国主义者的做法。最后杨只好假定帝国军若真的要进驻费沙回廊的话，费沙的人民必定要不惜一切地来阻止他们，这样，人民的流血事件自然就不是因为他所放出去的流言所引起的了。

杨在写给比克古的信上曾经说过：“……基于以上所说的种种，我认为费沙自治政府和帝国的罗严克拉姆公爵之间极有可能订有密约，要将费沙回廊出卖给帝国。如果我这项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一向以独立不羁为豪的费沙人最后还是难免要面临和自治政府摊牌的命运，这就不是光靠我们在旁煽动，或在旁穿针引线所造成的了。到头来事情要怎样发展，就全靠他们如何了结。如果他们为了捍卫本身的自由和尊严而不惜牺牲的话，那势必会发生

流血抗争，否则的话，帝国军将不必动武就可进驻费沙。最坏的情况是如果费沙人走漏了这个消息，帝国军可能会在他们有所行动之前就先发制人，这样可就适得其反了。一旦让帝国方面抢先有了动作，搞不好到时候我们连防守也来不及了……。”

就因为看了这段话，比克古和亚列克斯·卡介伦都一致认为“杨对于未来要发生的事，实在是看得又深又远。”他早就能看到将来最不好的结果了。

无论是身为一名战术指挥家，还是身为一名谋略家，杨都具有极高的才能，不过光是才能还不是他资质的全部。由于他的性格和志向，使他觉得光靠谋略来完成任务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他而言，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从战争和谋略中总结出使国家长治久安之道。身为一名职业军人，而且像他这么年轻、官阶又高的军人，能有这种想法真是非比寻常。想必在这一代或后世中，一定会有人恶意地批评杨的这种信念，他们会说：“不管杨对战争到底有没有人道的精神，但是他建立了那么多的功绩，可见他同时也杀了不少人。”当然尤里安等人是不会那样批评他的，而杨本身面对这样的指责，大概也只有苦笑而已，不会作任何反驳。

或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知名人士由于殆忽了人类必须主张自我原则的义务，结果受到众人的非议也时有所闻……。

尤里安穿着军官用的白色礼服站在派对会场中，他那头亚麻色的头发，俊俏的脸庞，深褐色的眼眸所散发出来灼灼有神的目光，以及他那英挺匀称的身影，在在都吸引着出席者的视线。

如果是有莱因哈特在场的地方，光是他一个人的光芒就足以将四周的所有人压倒，好像周遭的一切都变得黯淡无光一样，只有他一人具有华丽无比的色彩。而尤里安则没有像莱因哈特这样强烈的光芒，相反的，他就好像是一幅图画中不可欠缺的东西，可以给人一种与整个环境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当主持人在这一个为欢迎同盟史上最年轻的驻在武官而举行的酒会作了开场白之后，欢乐的笑声随即传遍了整个会场。尤里安也按照自己事先即预想好的计划，开始笑着和费沙的绅士淑女们逐一打招呼。“少尉，您对费沙的印象如何？”“嗯-大街小巷洁净的程度令人感动！另外，宠物的数目也很多，全都养得肥肥胖胖的！”“哇！你感兴趣的事好像跟别人不大一样啊！”

对方竟然这么反应，尤里安听了心中不免失望。其实他是想让对方了解他的观察入微，因为大街小巷若打扫得很干净，就表示这个国家对社会各公共设施的管理运营系统相当健全，而宠物多则表示人民生活水准高，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尤里安只简单地说两句话来表示自己能从其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到此一国家国势强盛的一面，但听的一方却似乎不能理解的样子。尤里安觉得自己好像在对牛弹琴。如果刚刚听到这番话的人换作是杨的话，他一定想都不必想就说：“嗯！说得好。”而尤里安听了倒要觉得不好意思了。“少尉觉得费沙的女孩如何呢？”

对方转移了话题。他大概觉得自己经验老到，想要使这位过于年轻，尚不习惯于这种交际场合的少尉感觉轻松一些。“长得都很漂亮，而且都很有活力。”“嗯！你很内行嘛！”

的确，尤里安这一番话虽不是出自真心，但倒也说得无可厚非。“费沙从漂亮的女孩到改造行星系统等货品都一应俱全，只要出得起价钱，什么都买得到。不过，如果是像少尉你这样出色的人物，我看钱也不用花了，只要

笑一笑，就能买到女孩子的心了，真是令人羡慕啊！”“我会努力试试看的。”

尤里安尽量装出邪恶的样子，可是好像还是不怎么成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在逞能。“不过，要谈起买卖这件事的话……”

尤里安以一种若无其事的语气，慢慢把话导入正题。“我听说费沙回廊和费沙自治领将要出卖给帝国军了，真是使人担心啊！”“你说什么？”

对方故意不明其意地反问，这是一句客套话。尤里安也故意诧异地看着对方的眼睛。

“噢？你不知道！费沙难道没有将回廊本身当做商品一样地卖给帝国军吗？”“这个嘛，少尉，是您的想像力太丰富了吧！帝国军……”

他突然笑了出来。“您是说帝国军想经由费沙回廊去入侵同盟吗？听起来是很有意思，不过啊……”

他好像是企图想制止这个年轻人不适当的猜测似的，一副教导他的样子。“你的想像力真的太丰富了。费沙回廊是个和平之海，往来的船只不是客船就是货船，挂着军旗的舰艇是绝不允许通过的。”“这到底是谁规定的呢？”

尤里安咄咄逼人的口吻，和他那好看的脸容一点也不相称。对方听了也只是回了一句“这个……”但已经是笑都笑不出来了。此时四周的人也察觉到他们两人的话题似乎相当严肃，大家都一齐望着尤里安，而尤里安则压下兴奋的心情提高声音说道：“我认为如果规则是由人所定的，那么自然也能假人的手将之破坏。我在想，帝国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为人处事的作风不像是会默守成规的那种，像不久前发生的当今皇帝弃国逃亡的例子，以前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也发生了。”“……”“说起罗严克拉姆公爵这个人，他为了要得到胜利，打败敌人，一定会不惜打破传统和一些不成文的惯例去达成自己的目的。我想在座的各位，也没有一个人敢保证他不会这样做吧？”

在场的人一阵骚动，似乎没有人能对尤里安刚才所说的话提出反驳。“本来，我以为罗严克拉姆公爵就算有如此大的野心，但是费沙人也不可能平白甘心地把他的祖国出卖的。可是如今……”

尤里安在说这番话时，外表看似镇定平静，其实内心相当紧张。他实在没有把握自己的这种挑拨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毕竟他还是个毫无经验的生手，对于掌握人心没有多大的自信。

有一个长相精悍的年轻人站在距离尤里安约十步远之处，正一面与人谈笑风生一面以锐利的眼光盯着尤里安看。这人就是自治领主鲁宾斯基的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

他心中不怀好意地批评着尤里安：这小子嘴巴还蛮厉害的嘛！他认为尤里安不可能光靠自己的思考就能下此结论，一定是杨威利告诉他的。他向和自己聊天的人轻轻道了声“失陪”，然后加入围拢着尤里安说话的那群人当中。他迅速地站在尤里安正对面，一副要和他对谈的样子。“敏兹少尉，您说费沙会把自己出卖给帝国的这种推测未免太大胆了！”“是吗？对于费沙而言，独立不过是形式上的独立，并非是最高的价值所在吧？”“但是它也近似至高无上了，您可不要太低估它啊！尤里安·敏兹少尉。”

鲁伯特·盖塞林格刻意地叫着尤里安的名字，这使得尤里安相当不悦，听起来仿佛是一种嘲弄和优越感在空气中无声地传播着，尤里安感觉到额头上浓密的头发似乎都浮起来了。

盖塞林格和尤里安之间相差了七岁，除此之外，他们之间还有很大的不同。其差别指的并不是知识上的，而是在观察事物时的角度不同。在盖塞林格的眼里，尤里安只不过是一个在杨威利保护之下，未见过世面的无知小子。

突然，维欧拉上校从人群中急急地跑了过来，以他那不堪入耳的难听声音开口插了话，打破了现场不愉快的僵持气氛。他说：“敏兹少尉，你是应邀来参加欢迎酒会，不是来发表言论的。请你搞清楚自己的立场……！各位，对不起，他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得罪之处，还请各位见谅！”

没想到这个俗人所说的一些俗话，在此时竟然也发挥了一些效力，悠扬的乐曲再度响起，会场中歌舞升平，与会者之间又再度开始了那些虚伪的对话。

鲁伯特·盖塞林格坐在驾驶座上，使尽整个胸膛的力量用力呼吸着。他刚刚才喝了酒，所以呼出来的气息是温热的，可是此刻他的心情却不太好。车厢内很暗，也没开灯，只有旁边一个长宽约十公分的影像电话的画面发出了些许的光亮。画面上映着一个光头但精力充沛的男子的脸，他就是自治领主鲁宾斯基。盖塞林格在派对结束后立即打了电话给他。“……看来，杨威利恐怕已经洞悉了帝国军的整个战略构想了，怎么办呢？”“就算他知道，又能怎么样呢？他什么也不能做啊！”“是吗？”

盖塞林格故意以嘲弄的口气说着，他对自治领主仍然有着深深的怀疑。他当然是不会把尤里安·敏兹少尉放在眼内，可是他觉得鲁宾斯基不该无视于杨威利的存在，他太过自信了。“再怎么说明，那小子在派对中向出席的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有些人虽然喝醉了，但也会把它记在心里，若是被一些对政治怀有野心的人加以利用，那麻烦就大了！不是吗？”“说那些都太迟了，就算那些家伙真有什么不轨企图，只怕他们连想出计策的时间都没有呢！你就不要太担心了吧！”

……鲁伯特·盖塞林格挂了电话，眼睛还是兀自瞪着微亮的画面嘀咕着——说我太过担心，我这也是为了你啊！不是吗？

鲁伯特·盖塞林格在科贝尔街下车之后，就直接走到一家古老的大屋里去。室内发出了一阵性别不明的电子合成声音，来回地查证他的身份有三次之多。通过检验之后，他毫不停留地直上到楼上去，脚下踩着的水泥楼梯虽然倾度很大，不过还好，他的脚步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完全不存在危险。等到弯弯曲曲的走廊走到尽头后，他打开那唯一的一扇门，一道很奇怪而不健康的橘色光线随即照在他身上。鲁伯特看着室内一个蹲坐在沙发上，好像濒死的动物一样的人影，开口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啊？德古斯比司教，身体还好吧？”

对方并没有回答，只是诅咒般辛苦地喘着气。盖塞林格扬起嘴角冷笑着。在这间空气完全不流通的室内所充斥着的，尽是紫黑色快乐和欲望的烟气。“酒、迷幻药、还有女人都是这个世界上令你快乐的东西，现在竟然连立誓禁欲的司教大人都难逃它的诱惑！地球上的总大主教殿下对于阁下所犯下的荒唐行为，不知会不会从宽处置呢？”“是你对我下药的！”

这位年轻的主教喘着气反驳他道。他那双眼睛看起来好像微血管破了似的，整个眼球混杂着青红的颜色。“是你用卑劣的手段对我下药，使我堕入罪恶的深渊之中，你这个亵渎神明的下流叛徒！你后悔自己恶行的日子就快来临了！”“到时候你可得先通知我喔！是会被雷劈呢？还是陨石会栽下

来？”“你难道不怕受到正义的谴责吗？”“正义？”

年轻的副官放声嘲笑着。“鲁道夫大帝并不是以正当的手段称霸宇宙的，而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也不是因为拥有完美的人格而登上费沙自治领主的宝座。得到最后胜利的人都是拥有最强大力量的人。能真正握有支配权的不是正义，而是力量！”

鲁伯特·盖塞林格无情地驳斥了他。“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正义，以这为根据来判定人的好坏是没有意义的，被鲁道夫所屠杀的那好几亿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就是因为愚蠢地相信正义而遭此报应。如果你是个有力量的人，又何必惧怕总大教主呢！所以我说……”

他把身子往前倾了倾。“我对于宗教上的权威什么的并不在乎，你大可以独霸其中。如果能成为其它各个领域中的支配者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去嫉妒别人了。”“……我不懂你的意思。”“不懂？我要你控制整个地球及地球上的教会。”“……”“我会把鲁宾斯基干掉，然后自己取而代之，而你则去取代总大主教之位。”“现在已经不是那些家伙的时代了。我要让恶魔们把八百年来地球上的恩恩怨怨都给吃掉，以后就是你和我的世界了……”

没想到德古斯比竟突然大声笑了出来，鲁伯特皱起眉头不解地看着他。

“……你这个连自己是什么样的东西都不知道的白痴！”

德古斯比狠狠地臭骂了他，瞳孔中满布了无法抑制的愤怒和鄙视之情，好像要喷出火来似的。他那两片薄唇上下掀动着，怒气和嘲弄的声音从咽喉中发了出来，被黑衣包裹的身体由于笑骂而不停地颤动着。“你想以自己的野心和无知来对抗总大主教陛下？简直是一大笑话，太没有自知之明了！畜牲就只能发畜牲的梦。一只狗也想和象对抗，真是垃圾！”“……你尽管笑吧！司教，”

鲁伯特·盖塞林格平静地说道，但事实上这时他的精神已异于寻常。如果他内心真的很平静的话，应该会说一些气话才对，他向来没有被别人抑挪的习惯，他也不喜欢被人嘲笑，只有胜利的人才有权去嘲笑别人。“你酗酒、吸毒、玩女人的丑态都被我录下来了。你若不和我合作的话，这些有趣的东西我自然要加以利用喽！虽然这种手段太老套了，不过还蛮有效的，所以也常被人使用。不想身败名裂的话，最好是下定决心和我合作。”

他们四周升起了一片异样的沉默。“狗杂种……”

司教最后还是忍不住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但声音已经变得软弱无力起来。

尤里安·敏兹此时正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光是这一个晚上也不知道翻过多少次身了。以前的他是很少有这种失眠的经验。今天晚上还曾一度因为觉得嘴里有晚餐残留的菜渣而起身漱口。他原本觉得自己的脑中塞满了视觉上的记忆，但现在却空空如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他现在终于明白到战争有各式各样，而同时自己更是深切地了解到，像今天在派对会场中和鲁伯特·盖塞林格所发生的这种战争并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在这广大的宇宙空间中，若是非要战斗不可的话，也要和那些光彩夺目的，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一样的强敌互相较劲，比拼智谋和勇气才行。当然，这只是自己心中的一个大愿望。他也不愿把莱因哈特胜过自己的地方一一列举出来。虽然连杨提督都对罗严克拉姆公爵非凡的天份赞叹不已，而自己只不过是杨身边的一个未独立的人而已。可是，就像舒奈德所说的，连凡人有时都会认为自己胜过天才……。

就这样，他胡思乱想了一夜，把睡魔赶得远远的。

尤里安突然好想喝酒。有这种想法，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不过，在此时会想喝酒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个念头倒好像是今晚的最大收获似的。

然而在尤里安的房门外，无声无息的世界正在急剧地旋转。

第八章 安魂曲的邀宴

十一月一到，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发生了，它使得原本已在进行的活动更加如火如荼地展开。帝国军连日来不断地进行各种实战演习及模拟作战，同时也积极准备物资、重新编组部队、整修舰艇、检阅兵器等等，好像正在为一次从未有过的大规模远征做准备。十一月四日，一个由三万艘以上舰艇所参与的大型军事演习举行了，阅兵总司令为罗严塔尔一级上将。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演习，操演中甚至有超过一百人以上的士兵因此丧生，其惨烈的程度可见一斑。

在非军事方面的工作也同时进行着。费沙驻帝国的事务官博尔德克在莱因哈特的命令之下，答应将帝国军即将进军伊谢尔伦方面的相关假情报陆续提供给费沙。

而博尔德克则相对要求莱因哈特于计划成功之后，让他登上费沙新自治领主的宝座以为报酬。博尔德克满心以为自己的这项要求会被同意，但没想到莱因哈特却迟迟未能答覆他的请求。其实莱因哈特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他是顾虑到将来同盟被征服后，费沙就成为连系同盟和帝国这两块领土的重要通道，若交给别人掌管，而自己仅间接统治的话，绝非他所愿意。莱因哈特打算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来当费沙总督，这样费沙就仍旧是自己的直辖区，而不是自成一家的属国，至于博尔德克则给他一个虚位而高薪的职位就可以了。

不过，上述想法虽然合乎统治的道理，但却不能达到使费沙人憎恶的视线转移到博尔德克身上的目的。所以莱因哈特最后只得向博尔德克保证，若费沙初期的治安没有办法维持的话，就由博尔德克来担任自治领主。当然，博尔德克要负上全部责任来维持费沙的治安以及他和帝国军之间的合作体制。

就这样，博尔德克开始向祖国费沙方面进行传递假情报的工作。当然在这些假情报中也得掺杂一些民间来源的消息，这样才能尽可能使假情报容易为人相信和接受。其实，博尔德克目前的心境是半年以前的他所没有办法想像到的，当时他对鲁宾斯基是多么的忠诚啊！但如今鲁宾斯基却已和他成为不同世界里的人了。自己从以前和莱因哈特的敌对立场，到如今完全倒戈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博尔德克为了要让自己觉得不那么心虚，心中不断告诉自己鲁宾斯基的诸多缺点，这样他的权力当然迟早有一天会被取代的！博尔德克此时根本还没想到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也有野心要取代鲁宾斯基之位。他认为盖塞林格只不过是狐假虎威，假借鲁宾斯基的威名到处横行的鼠辈罢了！他不认为盖塞林格的存在对自己构成任何威胁。大概只有盖塞林格本人才觉得博尔德克太小看自己了。

十一月八日，莱因哈特终于就“诸神的黄昏”作战计划中的人事安排敲

定。

这项作战的首要行动为率大军浩浩荡荡往伊谢尔伦回廊进发，以此将全宇宙的注意力集中于此，造成假象。然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举占领费沙行星和回廊。想要达成此一目的，指挥费沙方面大军的人须有准确和快捷的当机立断能力，能迅速调动军队，在费沙来不及设防的最短时间内予以全面占领。而这样一位人才，则非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莫属。

作战计划中第二阶段的指挥官为不久前伤愈出院的奈特哈尔·缪拉上将。莱因哈特在这么重要的作战中，将一向有优秀表现的缪拉安排在“疾风之狼”的后面上场，自有他人人事上的妙用。原本缪拉很渴望能参与进攻伊谢尔伦要塞方面的行动，以期一雪从前被杨威利打败的耻辱，不过，如今他这项个人希望可能不得不就此打住了。

接下来第三阶段的指挥官为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自己。在他的直属部队中，包括有亚特林肯、布拉斯契、卡尔那普、克留尼曼及特奈杰等五名中将。

另外，总参谋长奥贝斯坦一级上将、首席副官修特莱少将、次席副官流肯、首席秘书官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小姐、亲卫队长奇斯里上校等，这些人都群集于伯伦希尔旗舰上。伯伦希尔搭载女性人员，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第四阶段的作战由斯坦梅兹上将指挥。斯坦梅兹曾是莱因哈特的伯伦希尔旗舰的舰长，以前一直担任边防的工作，虽然立下许多汗马功劳，可是因为并非名门贵族出身，所以官位只做到中将。在利普休达特战役后，被赋与边境支配权，并晋升为期待已久的上将，宣誓效忠莱因哈特。

最后一个阶段的作战由瓦列上将指挥。瓦列上将于“利普休达特战役”中曾辅助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平定各边境星域，骁勇善战，是个智勇双全的良将，此次交付给他负责后防联系费沙回廊和帝国本土的重要任务，相信他必能不负所托。

总计这次的军事行动所动员的兵力为一二 万人，舰艇八七五 只。其中单是负责费沙和同盟等占领地警备工作的陆战人员就占了四 万人。

另一方面，进攻伊谢尔伦方面的部队也是阵容鼎盛。虽然在基本战略上，这支部队只是掩人耳目的一个假象，但为求真以达到目的，当然会安排相当的兵力、人才、舰艇和物资等。而且，如果情况有变，这支部队还可弄假成真，突破伊谢尔伦回廊，趁乱攻入同盟领土，然后和入侵费沙的友军会合，一起扫荡同盟领域。总而言之，这次作战是战略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负责此一任务的总司令官必须具备有相当强的统御力、细致的用兵能力、以及审时度势冷静判别情况的头脑。这个人选非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莫属。

副司令官为鲁兹和雷内肯普两名上将。鲁兹和瓦列一样，曾经担任吉尔菲艾斯的副将。

雷内肯普则和斯坦梅兹一样，在历经了“利普休达特战役”之后，成为莱因哈特的部下，晋升为上将。他同时也曾经是莱因哈特少年时代的长官，是个老资格的军人，但外表看起来稍嫌古板了些。

法伦海特和毕典菲尔特两位上将奉命统领预备兵力等待适当时机。他们两个都有相当强劲的攻击力，于决战时的适当机会投入必能尽展其所长予敌军沉重打击。要特别一提的是，毕典菲尔特的舰队素有“黑色枪骑兵”之称，

以勇猛无双出名。

克斯拉上将担任帝都的防卫司令官，奉命留守奥丁，“艺术家提督”梅克林格上将也和他一起留守帝都待命。梅克林格同时也担任军务省和元帅府的总管大臣，所有后方物资的统筹补给及后援部队的编组等事务，都由他全权负责。

上述这些人事命令中，所有与对伊谢尔伦方面的军事行动有关的皆被有意无意地公开，直到大军自帝都出发的那一天为止，已经有许多人都获知此一消息了，这件事情的本身也可解释为作战计划的一部份。“根据各方消息显示，帝国军即将任命罗严塔尔一级上将为总司令官，对伊谢尔伦回廊采取军事行动！”

同盟的情报网在接收到帝国军方面如此明白的讯息后，迅速地将此一危机传回首都。

消息一到，震撼了同盟首都海尼森。不过，他们仍然相信这次的军事行动应该会获致最后的调停。就好像冬天一过，春天的脚步也会跟着来临一样，他们深信安定的日子终有一天还是会恢复的。不过，这件事仍然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大家都知道伊谢尔伦是个易守难攻的要塞，其中更有一位年轻的长胜将军驻守于此，年初坎普和缪拉率领的秃鹰之城远征军才大败而回，帝国军怎么可能明知故犯，竟然打算再次进犯此处呢？

这时同盟政府的高级官员们似乎已将杨当做是另一派系的敌对势力，丢入了记忆的深渊，连在首都召开影响军事决策的重要作战会议之事也不会他一声。

在聚集了政府及军部最高级干部的国防协调会议中，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在三次要求发言遭到故意忽视后，终于被叫到了名字。老提督指出：对伊谢尔伦的攻势只是伪装作战，敌人的主力很可能指向费沙回廊。

比克古此言一出，在座的各个高级官员都愣了一会儿，不过，并没有人同意他的看法，反而不断地对他冷笑，并且出言讥刺。“比克古司令官的见解真是不同凡响啊！不过，费沙是绝不可能放弃政治上的中立地位，舍弃百余年来传统，进而和帝国合作的。最重要的是，如果帝国真的因此而变得更强大的话，那费沙本身的存续也会受到相当大的威胁。他们是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的。”“费沙在我们同盟国内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本，也拥有相当大的权益，如果同盟被帝国所吞并。那他们在同盟所做的一切投资都将血本无归，你想他们会吃这种亏吗？”

老提督的发言遭到各方的攻击，但他还是坚持初衷地说：“费沙的确是在同盟投下了相当的资本，但他们是将对同盟领域内各行星、矿山、土地、企业等投下资本，而不是对同盟政府本身。他们大可以和帝国军达成协议，在破坏同盟的政府机构之后，仍然保障自己在同盟领域内的利益不受损害，也就是说，同盟政府的存在与否，对他们根本无关痛痒。这就是费沙人。”

比克古再度提出了反驳意见，大家听了一度沉默了起来，他毫不放松地继续说：“难道，费沙真的有对我们同盟政府投下资本吗？”“提督，请你说话时小心一点，不要乱讲！”

国防委员长爱朗兹忍不住高声制止比克古。因为比克古刚刚所说的话，根本就是暗示着同盟政府的高级官员中可能有人接受来自费沙的贿赂或回扣。面对这样一个指责，相信敢摸着自己的良心发誓说自己绝无收受贿赂的官员们一定没有几个。同盟当年的建国者亚雷·海尼森一定没想到自己为了

理想千辛万苦所建立的国家竟然会被这些下流的官僚所败坏，他们没有效法先人的爱国情操，反而学到了费沙个人利益至上的精神文化中最丑陋的一面，将自己所应对国家和人民付出的义务，都出卖给金钱了。而且这些贪官污吏似乎越来越多，抓也抓不完。加之舆论界、文学界和政界结合，报导重点均着重在一些政治派系间的政争而已，对社会问题和国家前途漠不关心。

最后，比克古的发言被指为无稽之谈，会议最后只是决定了要强化伊谢尔伦回廊的警戒，只要伊谢尔伦要塞方面提出请求，政府立刻会准备其所需的军用物资。结果，出席此一会议的人，除了有一个人感到不满外，其他人可说是在称心如意的情况下散会的。

最近，同盟军驻伊谢尔伦要塞舰队所属的战舰尤里西斯号的舰长尼尔森中校的心情变得非常恶劣。但是他一直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心情不好的原因，也因此，他的部下们纷纷行使他们应有的权利-也就是当上司不在场时，大家公开地谈论上司的权利，发挥他们的想像力来猜测舰长心情不佳的原因。有人猜可能是因为没升官啦！和老婆吵架啦、和波布兰少校玩牌被耍老千啦、和先寇布少将打赌打输啦.....等等的各种猜测都有，但其中受到众人一致“激赏”，还因而获得“大奖”的“创作”，就是菲尔兹中尉所说的话：“事实上舰长是为了尤里安·敏兹，大家都知道，尤里安现在任职费沙驻在武官，而且人已前往费沙到任，我们的舰长失去了这样一位单恋的对象，当然失望极了，难怪他心情不好，我们应该多多安慰他！”

听到这样的理由，大家都笑晕了！每个人都知道，尼尔森中校是个正常的大男人，他是绝对不会去喜欢少年男子的，上述所说的话完全是笑话罢了！事实上使得尼尔森心情不佳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可是却还在长智齿！这才是使他闷闷不乐的原因，而他的部下们却没有一个人猜对。

伊谢尔伦回廊各处所设置的监视卫星在坎普和缪拉舰队来袭的那一次，已几乎完全被破坏掉，但由于国会的预算不足，这些设备一直都没有修复好，所以在侦察敌人方面的功能就自此大打了折扣。杨威利为了这件事情，曾经再三要求国防委员会追加预算，但因追加预算必须先由经理部来监察。而此项监察却一直还没进行，故在法令上就一直无法通过预算。

所以单就这件事而言，国防委员会之所以迟迟未能通过预算案的原因，并不能说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杨威利的缘故，只能解释为单纯的国家机构在处理事务上的无效率而已，其态势之严重也由此可略见一斑。

不过，无论如何，侦察敌人的行动不能因追加预算案未通过而终止，以舰艇巡逻为重点的查哨工作仍然要照常进行。接着，就在十一月二十日这天，也就是尤里西斯号出巡查哨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尼尔森舰长正不高兴地抚摸着自已右颊上肿起的包包，操作人员突然以一种紧张的声音报告舰长，说他发现了敌人的行踪。但舰长听了却一点也不以为意，看来他现在全身的注意力已全部都集中在他那颗智齿上，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感受恐怖和惊吓了。“无法测定！数不清的舰艇数！”

监控员对这种事虽然已经有过数度的经验，但对于这次敌军压倒性的规模仍然感到相当害怕。“怎么办？要和他们打吗？”

笨蛋！舰长骂道：伊谢尔伦驻留舰队是永远不败的，它之所以不败，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胜算时就决不开打。杨的舰队不需要明知会输还要去送命

的蠢材。“赶快逃走吧！不要拖拖拉拉的！”

就这样，同盟军落荒而逃了。帝国军罗严塔尔舰队的索敌系统捕捉到了他们的踪迹。

当被问到是否要展开追击的时候，这位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摇摇头，示意让他们逃走吧。

一方面是必须让这些同盟军逃回伊谢尔伦要塞，好去报告帝国军来袭的消息，以扩大宣传的效果，这也是作战计划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罗严塔尔和他的同僚米达麦亚有个共同的毛病，他们对于追击小小的敌人是不会感兴趣的，唯有在面对强劲的对手时，像同盟军中最有智慧的名将杨威利时，才会感到浑身充满斗志。

以上就是这次“诸神的黄昏”宏大作战中两军的第一次对阵。也是为自由行星同盟所奏起的安魂曲的第一小节。

杨威利在听取了逃回的尤里西斯战舰的报告之后，召集所有的幕僚人员至会议室开会。

会议中，卡介伦回想起上半年遭遇敌军的狼狈惨况，他脸色沉重地忆述着：“今年春天，坎普提督来袭时也是率领了庞大的兵力，这次我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菲列特利加听了忧形于色地道：“我认为这次只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大规模战略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而已。不是吗？”

杨点了点头。由皇帝艾尔威·由谢夫的逃亡开始即展开的巨大战略中，这只是地域性的一部分。如果莱因哈特只是个光会模仿以前同盟军徒劳无功行为的人，那杨威利就对他就毫无惧意了。

姆莱参谋长两只手臂交叉在胸前说道：“我看尤里西斯以后还是别进行巡逻的工作了！”

只要它一出巡，就会把敌人引来。”

杨听了这句话，略感意外地瞪了参谋长一眼，他在想，到底姆莱说这句话是在开玩笑呢？还是认真的呢？听起来好像是在开玩笑似的，可是看他的表情，又好像很认真。“算了，事情各有不同观点。以后尤里西斯在出巡时，会比平常更为提高警觉，这样反而有效率。”

杨威利最后下令要防御指挥官先寇布和要塞事务总监卡介伦遵照规定进行战前准备。他也不管参谋长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

其实，现在最令杨头痛的不是前方所面临的敌人，而是后方自己的同胞。因为后方的首都和自己目前的所在相隔有四千光年之远，如果战争是发生在伊谢尔伦回廊，那首都的高级官员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他们都相信伊谢尔伦是个攻之不破的要塞，而杨威利对于自己的作战指挥能力也有相当自信，有信心可把帝国军拒之于国门之外。但是，如果在另一边的费沙回廊同时燃起战火，一旦费沙回廊被占领，那同盟领域的那道无形的大门就等于被打开了，届时帝国军必定会一涌而入，如此那些政府官员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们一给逼急了真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如果杨威利在这种紧急情势下受命赶赴首都救驾，那伊谢尔伦要塞又该怎么办呢？

一旦接到命令就不能抗命。因为就像他以前对尤里安所说的，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不可依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但问题是，帝国军的指挥官是绝不会眼白白轻易地放过杨威利的。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素有双璧之称，他一定会料得到若同盟首都告急，则杨威利将奉命兼程救援的可能

性。如此一来，他不但可趁机夺回伊谢尔伦要塞-这个原本属于帝国的据点。搞不好还会乘胜追击，从背后袭击杨的舰队，那就更麻烦了。如果要杨威利在挽救首都危机的同时并保住伊谢尔伦要塞，那只有祈求奇迹的降临了。到底自己要表现到怎么样的地步才会令那些同盟的官员们觉得满意呢？连杨自己也想不透了。

杨威利在要塞防御计划中，有一个点子是这样的：当敌人快将接近之前，舰队先从要塞暗中出动，埋伏在回廊内，等敌人进攻到要塞面前时，再从背后施行突袭，前后夹击之下，必能重创敌人。不过，这次帝国军的行动相当快速而有秩序，想要夹击成功恐怕没那么容易。这世界上多的是这种还未实行即告放弃的计划和构想，因为毕竟客观事实是永远存在而不会被主观假设所击倒的。

杨威利不久后就把敌人大举攻击伊谢尔伦要塞的消息传回首都去，他在报告中还分析敌人的这项攻击行动背后可能隐藏了别的目的，并非是单纯地攻打伊谢尔伦回廊而已，莱因哈特的整个战略应该是升东击西，连带地还会攻打费沙回廊，所以请首都也要对费沙回廊方面的入口加以防范。

这样的报告想必首都是不会多加重视的，但至少对于比克古司令官在国防会议中的孤军奋战来说，总是个精神上的支援。

罗严塔尔的舰队终于在伊谢尔伦要塞的面前摆开阵势了，不用说，他们当然还是位于要塞主炮“雷神之锤”的射程范围以外。

杨威利认为这次的布阵已绝非虚张声势而已，从他们的整个阵势看来，恐怕真的是要大举入侵伊谢尔伦了。

如果对方只是伪装性的作战，阵容不会如此的庞大，想必敌人是想运用压倒性的兵力一举控制住伊谢尔伦回廊，然后再和入侵费沙的友军相会合，接着一同往同盟领域攻去。若果真如此，那杨威利就真是左右为难了！是要迎战眼前的敌人而任由帝国军自费沙回廊入侵同盟不设防的领域呢？还是要不顾背后被袭和伊谢尔伦要塞陷落的危险而急急赶去费沙回廊阻截入侵之敌呢？而罗严克拉姆可能就是在等着看杨的下一步棋要怎么走呢！如果他能逆转情势就好了！可是真的太难了……。

罗严塔尔那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睛一直凝注着萤幕中的银色球体，其人数足以与一个大都市人口匹敌的部下们全部紧张的在等着他下令射击。最后，这位司令官终于举起右手从空中往下一挥：“射击！”

超过三十万座炮门同时投掷出了光之利箭。在经过镜面处理的超硬度钢、结晶纤维及超硬陶瓷四重复合装甲的要塞外壁上，杂乱反射的粒子光束发出白热的光辉，浸浴在炮火中的要塞宛如虚空中灿烂闪耀的巨大宝石，压过了背后的星群的光芒，向相隔数光年的彼方无言地说出自己的存在。“它连晃一下都没有！完全毫发无损！”

参谋长贝根格伦中将看到这种景象不觉呆然，口中仍然不敢相信似地念念有词。“这样硬来根本就不应该，不过，如此大张旗鼓的攻势，不也是我们这次任务所在吗？就让大家来开开眼界吧！”

暂且不管不确定的未来，罗严塔尔是绝对无法忍受在目前的任务上失败而招致“无能者”这种污名的。一个连这种扰乱敌人视线的任务也无法达成的人，如果他打算举旗反叛一位霸主，是会有人肯投靠他、为他效命的。因为一个人的威望是由实际的政绩或战绩所累积而来。即使所接到的任务只

是对敌人作伪装战，但若成功地完成，取得战绩，又或者甚至能将同盟军最有智慧的名将打倒，夺回伊谢尔伦要塞的话，那他的威望和名声也自然会接踵而至。“联络鲁兹提督，要他按照原定计划，采半包围态势将敌人围困。”

罗严塔尔和已故的吉尔菲艾斯一样，相当信任鲁兹。鲁兹虽然看起来欠缺生气勃勃的感觉，但他有一种坚定实在的处事手腕，在奇霍伊萨星域会战时，他就曾圆满地达成任务，对吉尔菲艾斯的大胆用兵及戏剧性的胜利，有着相当大的贡献。

在受到攻击的一瞬间，伊谢尔伦要塞中央指挥室中的巨大萤幕上充满了爆发而乱舞的光彩漩涡。

杨威利在指挥战斗时，习惯动作总是坐在指挥桌上，一脚屈起，手肘支在屈起的那只腿上，然后托着腮帮子讲话。杨并不认为上司的姿势可以左右在一旁的部下的心理精神，可是他相信他的这种姿势至少不会显得过度紧张，部下们看了也会安心一些。如果他现在僵直地坐在位子上，两眼布满血丝，说话激动，语无伦次，或许部下们不败的信念就会因此而动摇了。所以，身为一名指挥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有时候不演演戏也不行。对杨来说，这也是挺苦恼的一件事。

此时，在要塞的主要港口内待命的亚典波罗少将报告说：“舰队随时可以出动……”

与其说少将是在报告，倒不如说他是在请求出击。不过，杨威利还是命他继续待命。因为敌人已经掌握了先机，只有以不变应万变，多花点时间来观察和把握机会了。

就在杨威利想着该如何应对的同时，有一部份的帝国军已巧妙地远离了要塞主炮的射程距离，对要塞采半包围的阵势了。这种包围，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似乎完全没有死角。

杨威利终于下令出击了，不过，由于他本人不得不待在要塞内掌握全盘的战局，所以委派费雪和亚典波罗担任前线指挥。命令下来后，费雪的表情还是淡淡的，而亚典波罗则看起来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此时杨威利是想要运用战术，让罗严塔尔尝尝滋味。而罗严塔尔这边，则在以秒计时的精确度，对付杨舰队的出击。

这在时间上真是绝妙的巧合。就在杨坐在指挥桌上一边思考一边紧盯着萤光幕的同时，要塞主炮射程界限上的两军舰艇亦陷入了乱战状态。敌我双方的舰艇如象棋的马一样错乱地突入，想要射击对方，其背面、斜后却又出现友舰，到最后只能使用小口径的火炮互相射击。不少的舰艇甚至连这点都做不到，光是顾着避免冲撞和摩擦就花去全部的心力。

在这种状态下，要塞的主炮就无用武之地了，因为这样虽然可伤及敌人，却也可同时伤及等量以上的我方舰队，根本就是同归于尽了。“真的要束手无策，任人宰割吗？”

杨叹了一口气，看到对方这种优异的战术能力，他并没有表现出咬牙切齿的样子，他只是在想，难道就没有其它办法能突破目前的这种困局吗？罗严塔尔军目前虽然是绝对处于优势，但总有一些破绽可寻吧！

对于罗严塔尔这方面来说，他已完全掌握了有利的局面，大可从容不迫地守住目前的战况。

同盟军若想救自己，不能仰赖主炮，唯一的办法似乎只有从要塞中加派增援部队。而罗严塔尔若看到敌军增援，一定也会相应地投入更多的后备兵

力。

这种拖延消耗的战术对兵员和舰艇数均占优的罗严塔尔军而言无疑相当有利，可以使得敌人疲惫不堪。但对方既被冠以“奇迹的杨”、“魔术师杨”等外号，一定会有什么压轴的计策等着出炉，罗严塔尔兴致昂然地期待着。

杨的舰队自要塞出击，由费雪统领，亚典波罗指挥，两军就在要塞外陷入混战，双方的炮火你来我往，在黑暗的夜空中不时有火光闪来闪去。

光之豪雨中的帝国军战舰玄涅贝克，在复合装甲和能源中和磁场的负荷超过界限的时候，舰体化成了一团光球。膨胀之后成为超短命的微小恒星，跟着又无声无息地散去。余光的脉冲尚未消失，一旁又出现了新的火球，在热与光的变幻中沸腾，还原成无数的原子。

同盟军方面也不是没有损伤。就在奥克西纳战舰迅速地赶上三艘驱逐舰，并巧妙地将之击毁后，它本身的弹道发射孔却被核融合散弹给击中了，舰艇从内部开始爆炸，在爆裂的声光中，舰艇也随之毁灭。另外，留布利亚纳战舰的正面被两道强力光束射中，在两处龟裂连成一处的时候，整个舰体便由左到右分成了两半。其余还未被波及的军舰仍然火力毫不间断地攻击对方。

就在这混乱的情势中，杨舰队又从要塞中派了新增的兵力出击。罗严塔尔的旗舰托利斯坦的舰桥立刻以电脑查询这支新舰队中其中最大的一艘军舰的舰型和名字，最后终于查到了。“是休伯利安旗舰！”

监控员用一种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声音喊道。

连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罗严塔尔都觉得意外，他表面上虽然并没有说什么或表示什么，但是，对于敌方增援舰队竟然由总司令官亲自带兵出击这件事，内心中真的是感到相当意外，难道这位智将还意外地也是一名喜欢打头阵的猛将吗？

杨和罗严塔尔都是三十一岁，虽然这不过是个巧合，但是像他们这样同在一个战场上，又同样年纪轻轻就拥有这么高的军阶，并且又互为敌人的情形实在不多。“全舰前进！最高战速！”

罗严塔尔下了命令。这次或许是他们成功与失败的一个关键呢！活捉杨威利或将之杀死是全帝国军的提督们所渴望的，功劳也必定相当大。想到这一点，年轻的罗严塔尔一瞬间产生过盛的战意，也是当然的事了！

托利斯坦旗舰赶在帝国军的最前面，往休伯利安急驰过去。就在即将进入射程的时候，士兵们都惨叫了一声踉跄失足，原来舰体本身被一巨大的钝物撞击到，仔细一看，竟然是一艘敌舰偷偷地从斜后方猛然冲撞过来的结果。

当敌舰撞上托利斯坦时，它利用强烈的电磁石的作用，牢牢附着在托利斯坦旗舰的舰体外壁上，然后利用大钻孔机凿穿舰体，喷入酸化剂，才几分钟的时间，这两艘舰艇的连接部分就贯通成一个直径两公尺的洞穴来，许多身着装甲服装的陆战队员一个接一个地跃入托利斯坦舰内。

原来这招是杨的诡计。他在想，要对付像罗严塔尔这种一流或以上的强劲的用兵家，若不用点二流的诡计制造机会乘虚而入，要制伏他恐怕还得大费周折相当困难吧！于是他只好用自己的旗舰作诱饵，让敌人误以为自己就在舰上，将敌旗舰诱出，再以突击的方式使陆战队员们入侵，然后俘掳罗严塔尔或将之杀死。入侵的具体策略是由先寇布提出的，指挥官当然就是先寇

布自己。“有敌军入侵！有敌军入侵！现在采取非常迎敌体制！”

当尖锐的警戒声在舰上四处响起时，中央通路上已经发生了惨烈的枪击和肉搏战了。

“蔷薇骑士”连队拿着经过复合镜面处理，可抵挡雷射光束的盾牌，一无所惧地往前直冲，遇到敌兵就拿战斧砍杀，弄得壁上天花板上到处都沾满了鲜血。帝国军士兵的勇敢也不输与入侵者们。被斩伤肩膀的士兵们在倒地时仍然抗拒着死神似地紧抓着雷射枪不放，执拗地连连向涌上前来的敌人射击，直到力气使尽才躺在血泊之中。“不要管这些虾兵蟹将了！我们的目标是他们的司令官，快找到舰桥！”

先寇布指挥着部下。就在他们挥舞着战斧的身后和脚下，已经有不计其数的敌兵倒了下来，再也不会活过来了。“绝不能让他们活着走出舰外！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这种愚蠢的行为所该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罗严塔尔的参谋贝根格伦中將下了这道命令。贝根格伦以前曾经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身边的得力助手，吉尔菲艾斯死后担任罗严塔尔的参谋长，是个充满知性又有气质涵养的人，他眼见目前的事态危急，因此挺身而出，亲自指挥迎敌。

在参谋长的指挥之下，眼看着帝国军的士兵们就要自通路两侧夹击入侵者的那一刹那，先寇布突然猛然往前进逼，闪电般将两名敌兵击倒，另外一名敌兵因被同僚的血雾洒到，下意识地往旁边闪避时，先寇布又是迅速的一击，对方应声倒下。面对这样快速的砍杀，其他人想逃都来不及。

不知该怎么说，总之是出自于偶然。往前突进中的先寇布，为了躲过自前方跑过的士兵群，顺手打开了身旁的一扇门，跳到一个房间里去。在一片惊愕和喊叫声中，他看到有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拔了枪站在那里。

在经过一次短兵相接之后，敌我共四个人横躺在地上，而依然站在那里的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先寇布，另一个是帝国军的一名军官，这名军官在这间方圆不过十公尺的房间中，似乎本来想穿上装甲服出去对付入侵的敌军，但还来不及穿上就已遇上了敌人。

他看见全副武装的入侵者并未显得狼狈的样子，也没有大声呼救，只是微微地皱着眉头。先寇布看见眼前这人如此的气度和胆识，再加上他身上穿着黑银色的华丽帝国军军官制服，尤其是他身上佩戴着只有将官才会有的金黄色阶级勋章，先寇布心中更加确定此人的身份。“你是罗严塔尔提督吗？”

听到对方以帝国标准语问他，这位青年提督以他那双金银妖瞳看着这位无礼的闯入者，点着头说：“不错！你是同盟的鹰犬吧！”

他的回答低沉有力，毫无惧意。先寇布听了也不再多费唇舌，举起斧头就要砍下去，他知道说再多也没用，这种人不会接受招降的。“我是华尔特·冯·先寇布，在你没死之前，先记好我的名字吧！”

话还没说完，他那把战斧已经如风地击出。

罗严塔尔当然不会笨到呆站在那儿领受这种猛烈的攻击。他修长匀整的身子在意识的完全控制下，跳开了两公尺的距离。战斧在半瞬间前罗严塔尔头颅的所在之处，与地板平行地横扫而过。但是，当罗严塔尔刚拔出手枪的时候，应该已呼啸而去的战斧，却无视惯性规律似地以同样的速度，从反方向再度劈来，罗严塔尔不得已只好蹲下了身子。战斧的利刃将他那黑棕色的头发斩下了数根，飘向空中。罗严塔尔蹲下的身子顺势在地板上滚了一圈，在再度站起来的同时扣下了扳机。闪光如箭一般往对方的头盔射去，但对方

却及时地以战斧将面前的光束挡了下来。战斧的握柄因为无法承受能源的负荷而断成两截。

当握柄断为两截的同时，先寇布手持的那一截也随之飞弹而出，打落了罗严塔尔手上的光束枪，两人此时同是手无寸铁，但这也只是一刹那的事，两人像有默契似的几乎同时动作了起来，先寇布很快从腰间拔出一把相当长的战斗刀，而罗严塔尔则就近把躺在地上一名同盟军士兵尸体上插着的战斗刀拔了出来。刀身上还沾满了那名士兵的鲜血。

两人持刀对峙着，踏着军靴的脚步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敏捷挪动，刀身散发出来的寒光几乎冻结了他们两人的眼睛，两个人都毫不放松地小心翼翼留意着对方的动作，一人往左挪一步，另一人就往右挪一步，一人往右挪一步，另一人又往左再挪一步，看来这场肉搏战不会在短时间内分出结果来，两人的肉搏战技巧都已精熟，苛烈攻击与完美防御的均衡不会那么容易被打破。

就在此时，有许多杂乱的脚步声渐渐来到这房间，原来是“蔷薇骑士”连队的队员前来找寻他们的指挥官，而帝国军则在尾后步步亦趋。

在凯斯帕·林兹的侧面扫射下，有好几个帝国军士兵被击中，相继倒在地下，而增援的同伴又前赴后继地一边跨过倒下的尸体，一边对准入侵者开火。

战况又陷入一片混乱，室内充满了怒吼声、鲜血和光影，在双方胜败未分之前，罗严塔尔和先寇布已被各自的士兵们给团团护住了。

大约三分钟之后，同盟军被赶出室外，陆续撤回。赶来救援的贝根格伦中将直到此时才得见司令官本人。“司令官阁下没事吧！”

罗严塔尔默默地点点头，顺手拨了拨头发，那两只金银妖瞳露出自嘲的表情。没想到自己竟意外地演出这场闹剧，身为舰队总司令的人被逼得和敌将单挑，虽然说是勇敢迎击敌人，但自己这样子，和去年与之对阵的奥夫雷沙一级上将比起来，也没什么两样了。“刚刚那些家伙就是蔷薇骑士吗？”“应该是没错。”“马上中止战斗，全舰队撤退。我们这次竟让敌人的陆战部队入侵旗舰，简直太不像话了，我太过急功而上了敌人的当。”“真是对不起！”“这也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立功心切，结果为敌人所引诱，我该让自己的头脑冷静冷静。”

如果杨威利听到罗严塔尔这几句话，一定会认为他不只是个有才能的将领而已，同时也是个有器量的一流人物。

而另一方面，率领部队回到要塞的先寇布，一手抱着钢盔，装甲服也没换掉，就直接前去向杨报告战况。杨看到他装甲服上斑驳的血迹以及满脸未能杀死敌人司令官的抱憾表情，觉得他就好像是传说中的圆桌武士一样。“这次真的是让一条肥鱼给溜走了。不过入侵敌军旗舰成功，也不能算是全无战绩可言，是不是？”“这倒是可惜了。”“大概对方也是这么想呢！对方司令官的格斗技术相当了得，竟能再三地避过的我的攻击。”“搞不好就可改变历史了呀！”

杨笑了起来，先寇布也在一旁讪笑着，此时他们两个都在开玩笑地说着话。

罗严塔尔发挥了非凡的手腕，不单把处于乱战状态的舰队撤离战场，更同时将之回复了原本整然有序的面貌。而且是在和杨舰队对战之中完成的。

而杨这方面不消说，他原本也想过要趁隙追击，但却发现这些撤退的敌军似乎没有什么可乘的破绽，因此，他马上下令舰队收兵回到要塞，先将这场舰队战停下来再说。

杨威利盘腿坐在桌上，表情不大愉快地喝着红茶，他之所以不高兴，并不是因为眼前的战况，而是因为这杯入口红茶的味道。杯中的茶叶是上等的，但是注入开水的时间把握得不对，以致喝起来舌头的触感不好。他现在开始后悔，当初不应该同意国防委员会的命令放尤里安到费沙去的。虽然尤里安不是天生下来就得为了帮他泡茶，但与其说让尤里安成为一个能攻善战的军人，倒不如让他为自己泡一壶好茶更合适。这是杨自私的想法，因为他喜好红茶甚于一切。“再怎么讲，一山还是比一山高的。”

卡介伦喝了一口咖啡后谈论着。杨威利单脚跳下指挥桌，轻轻地踏在地板上。“如果对方一直那么执着地攻击就好了，不愧是帝国军人称双璧之一的名将，实在与众不同！”

杨一点也不吝于对敌人的赞美。先寇布在一旁毫无顾忌地问道：“现在的情况是要塞对舰队，倘若是在舰队对舰队的时候，有把握可以打败罗严塔尔吗？”“我不知道。当初坎普被我们打败，但他用兵的柔软度并不及罗严塔尔，我们就已经胜得那么勉强，这次看来得靠运气了……”“不要说这种没有把握的话。我认为你连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都能打败。现在却连打败他的部下都没有信心，那怎么得了！”“虽然你有思想上的自由，可是也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想像来编织客观的结果啊！”

杨这句话有一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当他那次面对着帝国军勇将卡尔·古斯塔夫·坎普时，他心里也在想，如果当时他所面对的是莱因哈特本人的话，不就更难应付了吗？所以绝不能败给眼前莱因哈特的部下。不过，就像卡介伦所说的，敌人可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呢……。

经过这一役，帝国军便和伊谢尔伦要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杨威利心里盘算着，如果帝国军一旦进入要塞主炮的射程内的话，他就要下令炮击敌人，或设法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接近敌人施以奇袭。可是目前敌人没有动静，他自然也就不宜采取任何行动。不过，杨还是派遣了少量的舰队从长距离炮轰敌军外围的舰只，企图诱发战争，把敌人引进要塞主炮的射程里来。

可是，罗严塔尔却威令如山，把整个帝国军舰队治理得一丝不乱，行动迅速确实，始终没有堕入杨的圈套，伊谢尔伦要塞的监控员们都渐感焦躁不安起来。

先寇布开始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杀死罗严塔尔了。

十二月九日，帝国军突然展开全面的攻击行动。帝国军舰停止了原先在要塞主炮射程以外的地方游弋，而是将舰艇五百只、五百只地组合成一组一组，然后以个别袭击的方式，一组一组接近要塞实行攻击。

这是一种自杀性的攻击，一旦被火力居全宇宙之冠的伊谢尔伦要塞主炮“雷神之锤”轰中，五百只舰艇一定无法承受九二四兆瓦的热能，在一瞬间即会被蒸发掉，无一幸免。即使舰队的速度再快，机动性再高，也不能完全避得开，一般来说，只有对付主炮以外的炮塔和枪座时才能用这种打带跑的战术。以上这些道理，罗严塔尔当然明白，但他却因为某种理由，还是不顾一切地展开攻势，这种战斗真是前所未有的惨烈。

要塞的炮塔在经过舰队的连续轰炸之后，许多炮塔都在白光闪烁下被摧

毁了。剩下的炮塔犹兀自对着天空连连开火。而急速俯冲而下的小型军舰一旦不小心被要塞人工重力的魔掌攫住，盘旋了几圈就往要塞外壁上撞过去，炸得稀烂。一波的攻击刚刚结束，又是一波袭来，能源的豪雨没有间断地撞击着外壁。

经过半小时后，帝国军方面已经损失了两千只以上的舰艇，而伊谢尔伦要塞的外壁上也有两百多个地方遭受破坏。罗严塔尔的战斗指挥能力的确非同凡响，他巧妙地指导舰队接近要塞炮塔射不到的死角，然后再彻底集中火力猛烈轰击，使得要塞外壁终于产生龟裂，而一旦有了裂痕，外壁的缺口自然而然地就逐渐扩大了。

虽然伤及要塞外壁，但是这对杨来说也不是什么致命伤，他只要再加强战术，就可弥补这场防御上的缺失。

然而，这时杨却显得相当意气消沉，尽管他早就料到这场战争的发生，但他却没有积极地去应战。虽然杨还应付得了罗严塔尔的猛烈攻势，也能巧妙地防止战局的恶化，减少人员的伤亡，但这种表现不能算是一位主动的创造性艺术家，只能说是一个善于处理工作的职业技术专家罢了！杨此时就像菲列特利加私下所暗暗担心的那样，一副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似乎觉得，只要不打败仗就好了，就是这么简单，别无所求。“我第一次打过这么无聊的仗！”

奥利比·波布兰少校身穿战斗服，坐在驾驶员餐厅中一面吃饭，一面愤愤不平地抱怨道。因为当他们要出击时，敌人就不肯接近，而当敌人来攻时，却又没他们上阵的机会。这种凭恃着坚固的外壁，只和敌人打炮战的战争是没有办法引起像波布兰这种人的兴趣的。

“到底对方在搞什么名堂？难道他们是在耍我们不成？”

伊旺·哥尼夫望着波布兰，觉得自己的猜测可能是对的。而波布兰则在粗鲁地咬了薰肉和喝了啤酒之后才回答说：“与其与认真拼命打仗的敌人交手，我倒还比较喜欢边打边玩的家伙！”“我现在不是在讨论你的嗜好问题，我是在讨论帝国军这次作战的心态和用意！”“我知道啊！你所关心的问题，司令官早就想过了吧！那个呆子在谈恋爱方面拿零分，不过，若论起战略和战术来，比他优秀的人倒是没有。”“跟你正好是相反啊！”

哥尼夫讽刺地回了他这句话，心想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气，而这位自命为谈情说爱高手的年轻击坠王却毫不引以为意地笑着说：“我还不敢这么自大，到底没那个能耐啊！光是因为我的博爱主义就不知要扣多少分了。”

杨威利的确就如波布兰所说的，早就洞悉帝国军整体的策略了。不过，他虽然想制止，却无能为力，弄得满腹重重的心事。以前他也曾经看破莱因哈特的计谋和战略构想，而这次又是如此，可是，他又能怎样呢？与其作为一个预言者，还不如做一个实际行动者来得有意义呢！

尤里安如果在的话，他大概会劝他“不要这么意气消沉”吧！杨的确是感到“意气消沉”。他想大声疾呼“自由行星同盟到底会变成怎样啊？”……而此时尤里安如果能在他身边就好了！他真的很后悔放走尤里安。而这种后悔到底对不对呢？他也不知道，只觉得心烦意乱。

十二月九日罗严塔尔对伊谢尔伦要塞的攻击行动终究是失败了。虽然伊谢尔伦要塞也有损伤，但仍然是立于不败的地位，罗严塔尔最后还是从要塞

前方撤退。不过，说到底这一切只是帝国军表面上的手段而已，他们早就预定好要对伊谢尔伦进行大规模的攻击，然后再把失败的消息传给同盟和费沙方面。

这是一出既壮观又讽刺的戏剧。剧本的内容是：帝国军要使同盟政府和人民及费沙的政府和人民们产生错觉，让他们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加速历史的转变。

帝国军入侵伊谢尔伦回廊的部队总司令官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于是向帝都报告说，因为伊谢尔伦要塞的防御力和抵抗力相当强，所以请求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派遣兵力增援。莱因哈特一接到此一报告马上表示遗憾，同时向帝国军的最高幕僚们表达了要不惜一切代价誓要一举攻下伊谢尔伦要塞的决心，接着就命令驻守在帝都周边星域备战候命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和奈特哈尔·缪拉等上将带领本部舰队出击。“请全速前往伊谢尔伦回廊执行你们的任务。如果有必要，我到时候也会从帝都出发，加入你们的行列。”“遵命！臣等必全力以赴。”

提督们都知道，莱因哈特的命令中，有几个字是故意说错的。他们要去的回廊，根本就不是伊谢尔伦。

莱因哈特就在军用宇宙港中，亲自为米达麦亚等人送行。米达麦亚的旗舰人狼就在满天的星光下驶离港口，陪同送行的人还包括秘书官希尔德等人。“终于开始了。”

穿着黑银色军服，正式升为中校待遇的希尔德向莱因哈特说道。莱因哈特像个心事被认同的少年一般热情地点点头。“嗯！这是一个结束的开始！伯爵千金。”

希尔德全神注视着莱因哈特耀眼的身影，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躺在病床上的表弟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这位患有先天性新陈代谢异常病症的十八岁年轻贵族和莱因哈特一样，对宇宙有着极大的响往和野心，但他却不能和莱因哈特一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甚至于保不住自己的生命。希尔德一面想着她应该找个时间去探望他，一面又再度看了看莱因哈特，然后远眺遥远的夜空。

他们远远望着的彼岸，正是那一片无限宽广而即将被征服的星之大海。

第九章 占领费沙

帝国军一级上将渥佛根·米达麦亚的舰队离开了帝都奥丁，正向伊谢尔伦回廊进击中-表面看来应该是这样。起码大部分的将兵都是如此认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舰队的行进，渐渐转持疑问的人也出现了。在几次的瓦普跳跃飞行后，舰队似乎调头朝着和伊谢尔伦回廊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方向前进了！-这种耳语以航法部门的负责干部们为中心，渐渐传开了。不过，如果不进军伊谢尔伦，那么又该征讨何地呢？几经揣测与讨论，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在官兵们的脑海中逐渐浮现了！是了，除了伊谢尔伦之外，帝国军还有另一个可能攻击的目标，那就是P H E Z Z A -费沙！如果帝国军真的转而进军费沙，那真的是太令人惊愕而难以置信了！

所有的猜测和疑惑，就在十二月十日那天得到解答。

就在这一天，舰队指挥部才将原本仅让高级将官们知道的作战计划全盘告知士兵们。米达麦亚本人在旗舰“人狼”上，透过通信萤幕，向全舰队的官兵宣布道：“我们即将前往的地方不是伊谢尔伦回廊，而是费沙回廊！”

当二百万名的士兵听到这位“疾风之狼”的话以后，都齐声惊叫了起来，先是不相信地凝视着萤幕上的司令官，在愕然的感觉过后，随之而起的是一阵阵的欢呼声，大家都兴奋地彼此交换意见。接着，米达麦亚又继续发言：“我们的最终目的，当然不只是占领费沙而已。我们出兵费沙的用意，是要以费沙为基地，通过费沙回廊，进军自称为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徒们的根据地，将他们一网打尽，以结束这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分裂和抗争局面。我们并非要以战争来征服世界，而是要为历史写下新的一页。”

他稍停片刻后，继续说道：“当然，要达成这个目的并不容易，同盟的领域很大，他们有强大的兵力和优秀的将领。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能占领费沙回廊，整个局势将大为改观，到时候我们就完全站在有利的地位。我期待着各位的奋战表现！”

就这样，米达麦亚的部队在昂扬的士气中，迈开大步，无声无息地直奔费沙而来。

一艘费沙籍的矿石专用货船“多利”号，正满载着贵重的货品，驶向六年来都未曾回归过的祖国。船上共有十四名船员，由于运航完全由电脑自动化操作，所以他们在这趟回程中，都高兴地消磨在玩扑克牌和下棋上，整个船上的气氛都被酒精和美梦所笼罩着。其中还有人打算回到故乡以后，领了工资就要和自己的爱人结婚了。不过，这种安逸和和平的气氛，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给破坏了。

透过船上主萤幕所反映出来的画面，他们发现，在离船很远的地方，有无数的人工光点群集着，数目之多，让人惊心动魄。

船员们面面相觑，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船上监控员的确实报告是在三分钟之后。“那是帝国军的舰队！约有一万艘！不！有两万艘集结在那儿！不可能的！帝国军怎么会出现在这一带的区域呢？这里明明是非武装区域啊！”

船员们都惊疑不定地互相询问，最后，一位平常不爱说话的航宙士下了结论：“帝国军一定是打算入侵费沙回廊。原本，我们大家都认为他们会进军伊谢尔伦的，看来是受骗了。”

这位航宙士所说的话完全不是在开玩笑，其他人沉默下来，船舱内变得一死寂，在涌动的怒气之下，暗暗流动着不安和恐怖的气息。“……这么说，帝国军是打算以武力占领费沙回廊喽？”

有人悲愤地问着。虽然他希望有人能告诉他否定的答案，可是心里面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企图吗？”“总而言之，他们在此出现绝对有违常理！若不马上通知费沙方面……”

但就在此时，对方已经派来了十艘驱逐舰和快速巡逻艇往“多利”号快速接近而来，并发出命令叫“多利”号停驶。此时“多利”号上的船员已完全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尽管他们都是行事大胆灵活的费沙人，但是碰到这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一时之间也都束手无策了。“我们目前离驱逐舰炮的射程尚有一段距离，不知乘机快逃！”“没有用的，他们马上会追上来！”

航宙士不抱乐观的看法。“……就算我们此刻能逃离此地，以后在费沙领土内一定还会再遇上帝国军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倒不如现在就老老实

实地待在这儿，尽量不要把他们惹火还比较好一些！”“……可是，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还一直认为，费沙和帝国会一直共存下去呢……”“到底时代还是不停在改变啊！”

这些人不得不难过地承认他们的命运是被掌握在宏观历史无情的巨轮下。他们虽然勤奋努力地工作，一点一滴累积财富，从来也不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甚至还常常回馈社会，造福人群，渡过充实的一生，但是，到头来仍然没有办法不受历史改变的影响，这个多变的时代以及国家的兴衰，依然深深地左右着他们的命运！

就这样，“多利”号被剥夺了航行的自由，无奈只得在帝国军舰重重包围的情况下，逐渐开往费沙。以“疾风之狼”的行军速度而言，“多利”号若想逃走，立刻就会遭到炮击而毁灭！不过，此刻他们被两万只舰艇挟持着，也不是件多么愉快的事。大约过了半天后，另一艘费沙籍的货船“花心”号出现了，帝国军照样又发出命令：“马上停船！否则将遭到攻击！”

这艘“花心”号的船员们显然比“多利”号的船员们勇敢多了。或许说，他们比较笨，竟然无视于帝国军所发出的严厉警告，反而开始加速逃走。

米达麦亚在第四度发出警告而对方仍毫不理睬之后，终于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三十秒钟以后，一道纯白的光线划过遥远的黑暗空间，随即爆裂出一阵火花来，“花心”号就这样被轰得粉碎了。

看到这样惨烈的景象，“多利”号的船员们都悲痛地默然垂下了肩膀。虽然了解到自己选择的正确，和“花心”号决定逃走的愚蠢，但是他们私下还是祈求着它能侥幸逃离。

十二月二十四日，米达麦亚舰队抵达行星费沙的卫星轨道。截至这一天为止，帝国舰队遇上的商船数目已高达六十艘以上，其中半数以上皆遭破坏。不过，根据“疾风之狼”爱与强敌作战的本性看来，这几天的征途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好戏还在后头。比起虽然是在进行伪装作战，但却可以和杨威利交手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不知道谁算是比较幸福。不过，在银河系的纪录上，写下有史以来首度入侵费沙行星和回廊的人，却还是他自己——“疾风之狼”渥佛根·米达麦亚。

米达麦亚在自己的旗舰上，透过巨型萤幕，指挥舰队进行登陆作战。而费沙的航运管制当局则徒劳地不断发出警告：“这里是非军事的费沙自治区！请立刻撤离舰队！你们已严重违反宇宙公约，一定会遭到国际制裁的。请立刻撤退！”

无奈，这些忠于职守的呼吁并未受到重视。由拜耶尔蓝中将所率领的陆战部队已穿越卫星轨道，开始降落大气圈内。这些排列整齐的舰艇在闪亮的太阳光照射之下，看起来真有如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相当抢眼。

此时费沙的航运管制当局才真的开始恐慌起来。这块历经一个多世纪以来都未曾被战火侵犯的圣地，如今竟然就要被不请自来的征服者占领了。看来他们以往见风使舵的一贯骑墙作风，已暴露了他们缺乏忧患意识的弱点。随着一些人歇斯底里的嘶喊声和嘈杂的脚步声，一位管制室的官员将耳机扔在桌上，猛搔着头皮纳闷：“为什么事情竟然会演变成这样呢？我还是不明白啊！”

多少人发出了同样绝望的悲叹，以及同样无助的呻吟？随后又有多少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呢？这些人在遇害之前仍然企图抓住那

已经破灭的幻想，但一切都已太迟了。

此时在费沙的领土各地，包括夜晚已来临的半球，恐慌的事件一一爆发了。孩子们悲惨地仰天哀嚎，大人们更是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些尤里安都看见了。当无数光点斜行在深蓝厚重的夜空中之时，尤里安正穿着便服和马刺一起走在街上。背后总感觉到不知是费沙、帝国、或是己方的人在跟踪着，不过，这即将是不值得再关心的事了。

尤里安想到的是更远的事。帝国军在占领费沙之后，一定会以费沙为基地，对同盟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杨提督的预测果然没错，真希望自己能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该何去何从呢？

听到街上人声沸腾的嘈杂声，为了避开与别人不必要的冲突，尤里安于是快步向事务所的方向走去。

“帝国军入侵费沙！中央宇宙港已被他们占领！”

当此一消息传至市内时，费沙的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本人并不在自治领主府内，也不在官邸中，而是在他一处私人寓所里。他这个两层楼的寓所拥有一个很高的天花板，客厅相当宽广，墙壁上还挂了几幅油画，有着洛可可式的风味。墙壁的另一边挂着一幅宽达两公尺的大镜子，给人一种豪华却无个性可言的感觉。

面对莱因哈特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侵略行动，绝对处于失败劣势的鲁宾斯基，仍然悠闲自得地坐在沙发上，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吃了败仗的样子。坐在他对面沙发上的是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自治领主阁下，您听说了吗？”“听说了。”“费沙似乎真的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关头了呢！”

似乎大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事实上，鲁伯特也曾预测过，在不久的未来将会发生此一事件，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帝国军的士兵们会来得如此之快，竟然就在今年，也就是宇宙历七九八年，提前出现在费沙的土地上。“看来，博尔德克很可能会乘着帝国军入侵的机会，起而夺取你的政权，取代你的地位！”

鲁伯特·盖塞林格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正倒映在他的酒杯之中。“属于你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你在位仅四年，看来历代的自治领主当中，在位最短的人非你莫属了。”“你真的确定我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我的看法和博尔德克一样。一个演员如果占据舞台的时间太久的话，会令人讨厌的。大家都会希望他快点下台。”

这句话如果是出自他人之口，早就没命了。不过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却一点也不生气似的，这只“费沙的黑狐”只是若无其事地将酒杯放回茶几上，然后一边用手掌摩擦着他那丰厚的脸颊，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你的看法是和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一样吧！我比博尔德克还要难对付一些。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感到很光荣。”

鲁伯特·盖塞林格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粗哑起来，表情也一扫原先所伪装的郑重，显现出一副歹毒的样子。如果对方是个个性软弱的人，可能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一个人如果相当生气的时候，脸部表情一定会产生相当丑恶的变化。鲁伯特接着无声地笑了笑，手指伸进口袋里去，好像要掏什么东西出来似的，才一眨眼的功夫，他手上已经多了一把枪，而枪口则正对着鲁宾斯基。“那已经是以前的事了，至于你死后，我可就真的不如道了！我还不至于疯狂到对一个死人感兴趣的地步。”“你果然很厉害，机会一来就绝不

放过！”

鲁宾斯基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不过，很可惜，你还缺了点见机行事的大智慧，只不过是有点小聪明罢了！”“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想必你也一定不会有所悔悟罢！自治领主阁下，要承认失败才会成功啊！”“即使是这样，我想也没有必要劳您大驾亲手杀死我吧！鲁伯特！”

这位年轻的副官听到鲁宾斯基竟然这样直呼他的名字，脸上不禁泛起一片潮红。愤怒和不快使得他脸部的血管都扩张了起来，呼吸也变得相当急促。他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呼吸，当作没听见鲁宾斯基刚刚所说的那句话一般，他开口说道：“我一定会打倒博尔德克这个低能儿的！不过，我若想要当上费沙自治领主，你的存在对我实在是一大威胁。你是那种不陷害别人，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人。杀了你，不但会让我自己感到心安，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可算是造福人群的一件事了。”

他本来也曾考虑过要将鲁宾斯基献给帝国军的，可是，目前博尔德克已经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囊中之物，想必已不需要利用自己了。不如自己干脆就当个背叛者，把鲁宾斯基作掉算了。他认为自己才是费沙的一颗再生之星，他一定能集结费沙人团结起来的。不过眼前比他更具声望的鲁宾斯基对他而言，却是一个威胁。一想到此，他想杀鲁宾斯基的念头就更加深了。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使他想要置鲁宾斯基于死地，那就是他无法忍受旁人知道他是鲁宾斯基的私生子的的事实！“但是啊，鲁伯特……”“闭嘴！不许随便叫我的名字！”

他的声音又提高了许多。鲁宾斯基面对此一变故，却仍然心平静气似的，温和地直盯着对面这位双目充满血丝的年轻人看。“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啊！难道我不能直呼你的名字吗？”“我父亲……”

鲁伯特·盖塞林格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喉咙呛得直咳嗽，难受极了。“父亲！所谓的父亲是……”

激动的感情淹没了他的话语，年轻的副官即将扣紧朝着鲁宾斯基的手枪的扳机。

突然墙上的镜子发出了尖锐的悲鸣。镜面破裂反射着照明的灯光向四处飞散乱舞。带着愕然的表情，鲁伯特·盖塞林格回身转向镜子的时候，点点闪光中出现了三条新的光束，射入盖塞林格的身体中。

这位年轻的副官手上仍握着枪，短而激烈地扭动了一下，刹那间，他的动作停了下来，之后，就好像被一个看不见的巨人用力推了一把似的，整个人重重地跌坐在沙发上。“……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吧！鲁伯特！”

鲁宾斯基终于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俯视着自己的儿子，毫不带感情地说道，不过似乎还流露出一丝丝沉痛的感觉。“我早就知道你想杀我了！这也是你今晚来这儿的的目的，不是吗？不过，我也早已有了准备。”“你怎么知道……？”“这也是要拜你所赐！多梅克虽然是你的伙伴，你就这么相信她吗？”“……那个贱女人！”

鲁伯特也只能这样不住地咒骂着。忽然，在他逐渐丧失光彩的视线范围之内，出现了几个人影。他是从破碎的镜片中看到的。他们不是来自童话中镜之国的证据，就是手中握着荷电粒子的来福枪。在这面神奇的镜子背后，自治领主设有秘密的警卫。他选择了父亲的掌心为决战场。“你的缺点和我的实在太像了！如果你能再将自己的霸气和欲望收敛一些的话，说不定会拥有比我更高的权势与地位。你做事样样都清楚明白，唯独就是不知道该等待

适当的时机啊！”

眼前的年轻人瞳孔中所散发出来的尽是怨毒的目光。“我一点也不想要你给我任何东西……”

盖塞林格嘴角喷出血红的泡沫，看来就快要死了。他身上的伤口异常地灼热，而四肢却相反地感到无比冰冷，整个身体的感觉就好像是一只夜行兽一般。当他四肢的冰冷感觉迅速传达到心脏的时候，他的未来也就此消失不见了。“……我曾下过决心，我要从你身上夺走！要取走你的一切，我不会留给你任何东西，包括我自己……”

鲁伯特·盖塞林格就在充满悔恨的情况下一动也不动地死去了。他在自己的许多目标与计划未完成之前，就比他父亲鲁宾斯基提早一步退出这个人生舞台。“自治领主阁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护卫中有一人忽然站出来向鲁宾斯基开口问道。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刚才所射杀的敌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也不知道在他们行动之前，这两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话。不过，总觉得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不寻常的关系，这使得他们感到忐忑不安起来。

鲁宾斯基将视线转向这名发问的护卫。这名护卫被他看得心理倍感压力，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不过，鲁宾斯基那冷漠的眼光只在一瞬间之后就消失了，又恢复了他以往那种一贯的自信及值得信赖的表情。他信心满满、若无其事地说：“自由行星同盟的特留尼西特议长在发生军事政变时，到最后也是安然地躲了起来。看来咱们也得找个隐密的地方避避了！”

米达麦亚的临时司令部设于费沙中央宇宙港大楼内。费沙的各政府建筑物和大楼，都是他们必须占据的重点，而其中的中央宇宙港大楼则是最适合他们用作司令部的地方。“驻在此地的帝国办事处有事与我们联络。”

副官克里希少校向米达麦亚报告。“办事处说，他们害怕会遭到反对帝国军占领的暴徒们袭击，所以希望我们能派遣护卫部队前去保护他们。”“我们人才刚到，他们就提出这种要求？算了！我就派一个大队去吧！他们怕成这个样子，想必也不敢列队出迎了！”

米达麦亚笑着发出自登陆费沙以来的第一道命令。接着，他将所有幕僚们都召集起来。

他们又再度确认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第一阶段的军事目标为自治领主府、同盟驻费沙办事处、航路局、公共广播中心、中央通信局、六个宇宙港、物资流通管制中心、治安警察本部、地上交通管制中心、以及核能发电厂。若能全面控制第一阶段所设定的目标，那就等于控制了费沙这个有机体的大脑和心脏一样，到时帝国军就能呼风唤雨，予取予求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治领主府、同盟驻费沙办事处及航路局这三个地方。因为我们必须握有这三个地方中央电脑完整的资料，才能取得一切我们需要的情报。所以是要占领而不是破坏，这是先决条件！大家懂吗？”

拜耶尔蓝、布罗、德洛伊杰、陈等各个幕僚们面对司令官锐利的眼光，不禁紧张地猛点头。不用说，他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过去，有好几次帝国远征军就是因为对同盟的地理情报准备不周，以致遭到败北的命运。如果这次能够控制航路局和同盟驻费沙办事处的电脑系统，那么就能在同盟领内未知的广大星域中来去自如，敌人也不再具有地利

上优势了。这次之所以要以费沙为后方基地，为的就是要打情报战和补给战。这是莱因哈特想要一统全宇宙，成就霸业所不可欠缺的条件。

另外，这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心理战术。同盟军若发现自己国家的地理、军事及经济等重大机密情报都落入敌人手中，他们一定会人心涣散的。

由于同盟军一向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伊谢尔伦回廊，帝国军这次出其不意进攻费沙的行动，在战略水准上，可说是绝对的赢家。如果再加上情报战上的胜利的话，那么同盟方面，就算有杨威利这样的用兵艺术家出马，也很难挽回同盟军的失败劣势了。

接着，米达麦亚又发布三项禁令，禁止杀害平民百姓、禁止对女性施暴、以及禁止任何性质的打劫掠夺行为，违者经审判证实后，一律按军法枪决制裁！“渥佛根·米达麦亚说一不二。若有人胆敢损害帝国军的荣誉，一定绝不饶他。各位请铭记在心。”

幕僚们当然都不敢稍忘。米达麦亚对部下常能体恤下情，慷慨大方，是个受欢迎的上司，不过他对违反军法和污辱军人名誉者却绝不宽容，不留余地的严厉处罚令人不寒而悚。

记得以前还是旧体制时，米达麦亚就曾亲手执行军法，射杀肆意抢夺杀人的部下，由于他是平民出身，有人当时因嫉妒他的权位，加上被他处死的人是名门贵族子弟，于是就借题发挥，在军事会议中对他提出控告，企图陷害于他。多亏莱因哈特挺身而出为米达麦亚辩护，以代表人的身份介入将此控告驳回，还升他的官加以重用，亲自将他迎入元帅府。就因为这件事，米达麦亚有感于莱因哈特的知遇之恩，才加入他的阵营，为他效力。（附言：关于这件事，在外传《击碎星辰之人》中有详细叙述。）

目前帝国军正依照米达麦亚的指示，一个个将费沙的重要地点控制下来。首先是航路局被占领，内部的电脑系统和庞大的航路资料库也完全被帝国军接收。

接着，自治领主府也被占领。不过领主却不在这栋建筑物里面，根据其他部队攻入领主私人寓所的报告指出，领主也不在其寓所内，不过，他们却在寓所的二楼客厅内发现一名被枪杀的男尸，墙壁上的镜子也完全遭到破坏。这名男尸的身份经证实为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盖塞林格。至于他为何会被杀死而陈尸于此呢？只有等日后慢慢查明真相了。

古雷沙上校率领了六百名陆战队队员，分乘一百二十辆机动装甲车，以全速通过街上，前往自由行星同盟驻费沙办事处进行占领行动。奇怪的是，这条街平常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人多热闹的时刻，可是此时却显得份外冷清恐怖，几乎所有的商店都紧闭门户，行人绝足。

部队一到达办事处后，上校就命令将整个建筑物包围起来，自己则站在大门前。

就在这个时候，建筑物中突然有一枪射了出来。

一道电子光束射向士兵们所站立的地面上，四周泛起了白色的烟雾和地板碎片。“不要白费力气了……”

古雷沙冷笑着，手轻轻地一挥，跟着就有一台机动装甲车将其装有大口径炮弹的炮口对准建筑物，两发炮弹随即被发射出去。建筑物四面的厚玻璃应声齐碎，热气和烟雾弥漫了整个空气。

虽说为了保证办事处的电脑系统完好无损，炮弹的破坏力已降到最低，但照理说这两发炮弹的威力应该也是很惊人的，可是办事处内却好像没事一

般，连一点抵抗的迹象都没有，让人怀疑办事处内到底还有没有人在？怎么会静得如此非比寻常。古雷沙身为一名军人，因此他担心不知里面是否有埋伏。又因为屋内发生了火灾，他们的残留热量测量装置也就失去了用处。

有一名士兵小心翼翼地接近建筑物，突入内部探查，没多久又立刻冲出来向上校报告说：“上校，里面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只小猫。”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名士兵也不明所以。上校又问，那刚刚又是谁向我们射击呢？这名士兵只好带他到二楼的窗边详细说明。上校依照士兵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心里不禁打了个突，原来是一架自动发射装置。有一把来福枪就装在窗边的自动发射装置上，扳机由定时器所控制。好狡猾的家伙！上校一面咒骂，一面命令救火。接着自己就和技术士官急急赶至电脑室去。

才一进电脑室，技术士官们不禁都面无血色地看着上校。上校登时明白自己最重要的任务看来是无法达成了。而整个虚空中，似乎就只剩下上校咬牙切齿的咒骂声还兀自在飘荡着。

米达麦亚乃武人出身，对于经济方面虽然没有很深的造诣，但是他也明白，若经济的营运受到过份箝制的话，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一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他并没有关闭银行，商店也让其照常营业，使得民心不致于在心理上造成恐慌。至于那些对帝国军抱着敌意的人而言，他们还是必须考虑到生活的，至少他们心里也希望自己的经济环境能越来越好。

米达麦亚同时以司令官的身份下达命令，他昭告费沙境内的商人。不得无故将商品价格涨高或屯积拒卖某些商品，违者严惩。此一命令一下达，许多商店就纷纷把刚才调涨的标价牌，又换回原来的旧标价。似乎费沙商人的技俩也被米达麦亚的此一快攻给摧毁了。

二十八日那一天，第二批帝国军在奈特哈尔·缪拉的率领下到达费沙中央宇宙港。米达麦亚的部下们都以无比鼓舞的心情来欢迎这一百万名战友到来。米达麦亚还亲自出迎，和缪拉轻轻地握了手。但反观费沙的工人们-对于自己祖国还抱有希望的人看到第二批帝国军到来只感到更强烈的反感，而对祖国和未来不抱希望的人看到占领者又增加一百万人后则更加感到灰心了。

此时费沙全境的宇宙港都已在帝国军的控制之下，商旅运输也全部停止。没有任何人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能随便地公然离开费沙，帝国军的指挥官们认为失踪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和同盟办事处的官员应该还躲在行星的某个角落中。

在米达麦亚的领导下，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们都表现得可圈可点，但偶而也会出现一、两个害群之马。在缪拉到达之前，就发生了一件士兵强奸妇女的事件，并且还将一名女性受害者的订婚钻戒抢走了。米达麦亚感到相当生气，立即下令搜捕犯人。这位“疾风之狼”不但亲自向被害人当面谢罪，归还戒指，同时还以占领军司令官的身份，将三名犯案士兵处死。

死刑是在山德列广场公开举行的，虽然公开处死是相当残忍的一件事。但是米达麦亚却不得不如此做。若不能切实执行死刑，则米达麦亚所下达的军令必定不能使占领区内的百姓们信服，而死刑若秘密执行的话，则可能让人怀疑，不知是否表面宣称处死，却暗中释放他们逃走，平白落人口实。总之，帝国军必须尽量不让人民产生反感，如此才能减低市民们对帝国军的抵抗情绪。

这三名士兵所属部队的队长虽然战战兢兢地请求司令官对他们的部下从

轻发落，但司令官却毫不宽容。“我一向是说一不二的人。难道你们要否认自己曾收到我所下达的命令吗？”

在公开处死三名士兵之后。米达麦亚才到中央宇宙港去迎接自己的同事。对于自己的顶头上司亲自出迎，缪拉感到相当惶恐，他不断地赞美米达麦亚的管治有方。米达麦亚回答说：“嗯，就目前为止还算平静吧。”

费沙目前是处于虚脱的状态而陷于无声无息之中。但是，不知何时又会出现让局面沸腾的人吧。如果让他们组织起来，或许多少会有一些小麻烦，不过，到时罗严克拉姆公爵会做出适当地处置吧……。“不管怎么说，我如果不打仗的话，肩膀还真会发酸呢！”

武人就是武人！

有一位身穿毛衣、神色仓惶的少年，正走在没有帝国军出没的小巷子里，步伐相当匆忙。他的头发是亚麻色的，长得非常俊俏，眼珠为深褐色，身材匀称，这就是尤里安·敏兹。尤里安走进一栋很隐密的矮楼房去，推门踏入一间房间，里面有三个男人正在等他。其中两位是刚从办事处逃出来的马逊准尉和汉斯专员。另外一位他却不太认识。难道是马逊在打探街头情势的同时，所找到的一名独立商人吗？

……四天前，当尤里安返回办事处途中，亲眼看见帝国军入侵时，本来想和马逊一起雇辆车第一时间赶回办事处，可是车子却因街上挤满了混乱的群众而无法动弹。“没办法走啊！准尉，我们下车吧！”“要走路吗？”“不用跑的！”

马逊于是跟着尤里安跑，他觉得尤里安真是充满活力。由于尤里安是杨提督亲自交付给他，要他好好照顾的人，而他本身也对尤里安相当有好感。因此，只要是为了尤里安，要他做什么事他都愿意。一想到此，跟着尤里安跑的脚步也觉得轻快起来。

两人一到办事处后，尤里安随即看见所有人都已被召集至大厅上，他发现大家都议论纷纷，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接着他走到汉斯事务官的面前向他行礼致意。“事务官阁下，我想我们办事处中的电脑资料应该立即全部销毁吧！”“销毁？”

这位事务官的反应，简直是慢到痴呆的地步。“如果不销毁所有资料，就会落入帝国军手中，我们同盟的机密不就全曝光了吗？”

汉斯事务官感到很惶恐，眼神恍惚不定。他似乎在期待着是否有人肯负责任去完成这项任务，可是，显然他失望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做。“请你快决定吧！帝国军马上就要来到这，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尤里安看了看全体同仁，只见他们都面无表情，沉默不语，难道没有人赞成他的意见吗？就连首席驻在武官也不例外，只见他不高兴地盯着别的地方看，完全毫不关心。“我怎能让你这小鬼来支使！”

汉斯突然以高亢的声音大声道。吐了这么一句话，他觉得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拭去自己额头上的汗水。“但是，你的建议似乎还有点价值。那么就由你负责执行销毁电脑情报的任务好了，你会担下责任吧？”

尤里安心里暗想：要是同盟灭亡了，又要谁来负责任呢？“还有别的办法呢！我看我们干脆就把电脑中的所有资料交给帝国军去利用，若同盟真的因此而被征服，我们也会因为曾经提供重大情报给帝国军而受到较宽大的处

置呢！”

尤里安故意语中带刺地这样说，而汉斯竟然也露出了默认的表情，尤里安看了心中真是大大吃了一惊。“我知道了！我会担下责任的。就让我去销毁电脑中的所有资料吧！”

虽然话已说出了口，尤里安心中多少也还存着一些犹豫。不过事已至此，不这样做也不行了！在马逊的协助下，他将所有的电脑记忆库完全销毁，二十分钟后，他们又回到大厅，然而他们却发现，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已和刚才完全不同了。只见大厅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汉斯事务官表情呆滞地坐着。看来，包括首席驻在武官欧维拉上校在内的众人们，都已放弃了这位无能的长官，各自想办法逃走了。尤里安原本就认为这些人毫无纲纪，无法称职工作，如今一看，更是觉得他们毫无责任感可言。如果让同盟政府得知他们在危乱中还擅离职守的话，一定会加以处罚的。不过，现在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同盟本身是否能安然抵挡住帝国军的进攻继续生存下去，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呢！一想到这，尤里安的心都凉了。“你，你，拜托，请带我逃到安全的地方去！”

汉斯一看见尤里安，马上就向他哀求着。

虽说带着他碍手碍脚的，可是尤里安也不忍心见死不救地抛下他一个。他要求汉斯换上轻便的服装，准备好现金和手枪。接着尤里安拿着来福枪和自动发射装置来到二楼窗边。将它装在窗户旁。然后带着已换好衣服，正在楼下紧张地等着他的事务官走出事务所。就在此时，他们听到机动装甲车逐渐接近的车轮声……。“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如果已经走投无路，那可惨了！”

汉斯才刚从敌人手中暂时逃了出来，现在还走在黑暗的小巷中，就又恢复了以往傲慢的神态。他似乎生来就不曾吃过苦，也没有遇过大风大浪似的，都三十岁的人了，还要一位比他还小得多的少年来保护他。尤里安不禁羡慕起那些自行逃走的同事，没有汉斯在身边，的确是省事不少。听到汉斯这么说，尤里安不得不回答说：“找找看有没有独立商人吧！”“找到了又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请他帮我们安排船只，逃出费沙。”

汉斯听了这番话，歪着脑袋说：“嗯……不过，你想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而这也是尤里安所急欲知道的事。他想离开此地并非为求自身的安全而溜之大吉，也并非意欲袖手旁观事态的发展，他只是一心想回到杨的身边罢了。毕竟从什么地方来，就应该要回到什么地方去。尤里安厌烦地看了汉斯一眼，如果现在在他身边的不是这个不值得尊敬的男人，而是杨威利的话，那该多好啊……。

接下来这四天，尤里安等人一直躲在小巷中一处隐密的房子里，苦思着该如何逃出费沙。费沙这个地方有一点很值得庆幸，那就是只要有人出得起价钱，要办什么事都很方便。

尤里安目前虽然仍处于不稳定的情势中，但至少生命还是暂时安全的。不过，保住生命的安全并不是他最终的目标。

马逊向尤里安介绍眼前的这位陌生人，这名男子头发稀疏，身体肌肉也松松垮垮的，给人一种每天都过着疲惫生活的印象。不过，他的双眼倒是很有神。“我叫马利涅斯克，是独立商船贝流斯卡号的代船长。”

他向尤里安自报姓名，表示这样开门见山比较好办事。他说，他本身只

是个大副，要开船恐怕没什么自信，如果能够雇用专家来开就好了，而他自己本身可提供一艘宇宙船。“其实，我们两个也算是有缘份，因为我们之间还存在着和我们各自都有很大关系的人呢！”“两个人？”“就是我们的船长波利斯·哥尼夫和你的监护人杨提督。他们两个小时候是很要好的朋友。”

尤里安的眼睛睁大了许多。不过，当他听说杨的幼时密友-也就是贝流斯卡号的船长波利斯·哥尼夫，目前是在同盟的首都时，不免感到些许的遗憾。“不过，我还认识其他开船技术相当好的航宙士。只要你信得过我，我可以帮你找人。对于费沙人而言，契约是相当神圣不可欺的东西。”

马利涅斯克这样向他保证，最后才提及必须先给相当数额的金钱。“想找一个又勇敢、技术又好的人，自然要给他相当的报酬。我们先拿些钱给人家，在情理上也比较说得过去。”“我也这么觉得。当然，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请你快点去找人好吗？”

尤里安无视于一旁表示不妥的汉斯，从事务官那尚称丰厚的钱包中取出五百元面额的费沙马克十张，交给马利涅斯克作为定金。马利涅斯克拿了钱走出去之后，马逊准尉以一种深沉的眼光看着自己的上司。“不知道他靠不靠得住？”“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其实尤里安也没什么把握，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他现在也是身不由己，不得已才将自己的生命和运气押在别人身上的啊！至于哥尼夫这个人，他也只知道他是杨威利儿时的密友，他姓哥尼夫，是否就是伊谢尔伦要塞的“击坠王”伊旺·哥尼夫所提及的“费沙的表兄弟”呢？若不亲眼看到本人，尤里安是没法子确定的。“少尉，虽然我们嘴里说信得过他，不过你还是要要有心理准备才好，因为我们还是有可能被他出卖而惹上杀身之祸。您以为呢？”

尤里安一听马逊这么说，他那线条优美的眉毛立刻纠结起来。他有时候想想，为什么总是有人要将一些不适于他的年龄与能力的工作责任和义务都强行推给他呢？难道只是因为自己想成为一名军人，就得受到这样的待遇吗？无论如何，尤里安现在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回到杨的身边，不论付出任何代价都不在乎。

有一群商人聚集在“朵拉库尔”酒店的三楼内，其中的一名男子正从窗户往外望着，当他看见装有大口径炮口的机动装甲车通过大街，发出巨响时，不禁感到厌恶起来。由于宇宙港目前大半都处在严密的封锁状态下，这群独立商人根本没办法做生意，只好聚在这家酒馆中一起喝闷酒。“费沙不是一向都握有情报吗？为什么连帝国军要来侵略的消息都不知道呢？真是不可思议！”“这些吃公家饭的能做什么事？每天不外乎是报点气象啦！报点庆典活动的情形啦！根本靠不住嘛！”“其实这也难怪。姑且不说别的国家，我们费沙政府所任用的官员本来就是些没才能的人，怎么会掌握到准确的情报呢？”

就这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骂得是很难听，但内容却有欠精彩。而他们也都有数。光是坐在这里骂，是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的。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感到相当沮丧，大家都担心目前所使用的日历到底还能撑到何时？“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历史就要改变了！高登巴姆王朝、费沙自治领、还有自由行星同盟都将被消灭。接着，那个金发的黄口小儿就要成为整个银河系宇宙的皇帝了！”“那个小子接管了高登巴姆王朝的领土难道还嫌不够吗？真是利欲熏心，可恶极了！”“不可恶难道会成功吗？看看费沙这个国家的大人物们吧！他们就是不够可恶啊！”

大家听了都笑出声来，这都是些自暴自弃的对话。“搞清楚，我们是自由的人民。和自由行星同盟那些只是挂名的家伙不同，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民。我们并不需要慈悲怜悯的皇帝。”

大家听到这番演讲论调的话后，有个受人尊敬的老商人忍不住也开了口。“我这辈子也不知还剩多少时日了！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要看见帝国军的铁蹄踏入这块土地。”

这位老商人说着长声叹了一口气，四周的年轻人也都心情沉重。不加该说些什么安慰的话。“百年来，我们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历史会跟着继续这样走下去。但是想一想 这种想法又有什么根据呢？至今已有五个世纪之久的高登巴姆王朝，如今也沦落到这么悲惨的下场，而费沙跟着也快灭亡了！我真傻啊！”

老人一提到“灭亡”两个字，四周的气氛更是凝重起来。大家沉默了片刻，突然有个声音打破了这个无声的场面：“我想，很遗憾的，费沙可能会暂时亡国也说不定，但是，它一定会再复国的！我们这些独立商人可以在宇宙的另一角起而建立一个自由之民的城市啊！今日的费沙也是当年雷欧波特·拉普集合商人之力建成的，不是吗？刚刚也有人说过，我们根本不需要皇帝的施舍呀！”

说出这番话的就是卡列·维洛克。与其说他是一名商人，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有名的航宙士。

大家听了他所说的这番话，不禁感到心中的阴霾已被一扫而空，于是拍手叫好起来。就在此时，有一位刚进来却一直伫立在门边的人，故意地等大家鼓掌完毕后，再自己又独自拍起手来。“说得真好啊！维洛克。”

维洛克登时紧张起来，他这位旧识老友则笑着走了过来。“你不是贝流斯卡号的马利涅斯克吗？难得见你一面！到这儿来，有何贵干？”“找你的！为正事而来啊。难道你喜欢在这儿演讲胜过去开宇宙船吗？”“好！我去！”“……你真爽快呢。连发生什么事都不问就答应了吗？”

马利涅斯克面对维洛克如此爽快的反应，一时倒不晓得要如何向他说明事情原委了。

维洛克无所谓地笑着说：“反正坐在这里也是徒然使人烦闷而已，我愿接受魔鬼的挑战。你大概就是从恶魔那里来的吧！”

维洛克豪迈地笑了出来。

十二月三十日，费沙标准时间为十六点五十分，莱因哈特终于在幕僚们的陪同下踏上了费沙的领土。

米达麦亚一级上将和缪拉上将率领了四万名警备兵，一起来迎接这年轻的帝国军最高司令官。此时正是费沙昼短夜长的季节。这位金发的年轻人走在昏暗中浴着蔷薇般瑰丽色彩的暮霭之中，让人觉得他本身就好像是一首诗篇般的动人。不管是喜欢他或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的风采是无人可比的。此时，站在宇宙港上看见莱因哈特身姿的士兵们都感到激情荡漾，除非他们战死，否则将来等他们老死之前，仍然会向他们的妻子及孙儿们夸耀自己曾亲眼目睹这位金发的年轻霸主仁立在黄昏余光中的英姿。官兵们之间开始兴奋地发出如歌声高扬的欢呼，一瞬间充满了热情和力量。他们忘我地高声喊着：“皇帝万岁！帝国万岁！”

这位年轻的元帅听到士兵们的欢呼声，显得有点不解似的，米达麦亚立刻向他解释说：“他们在欢呼您为皇帝！吾皇……”“这还言之过早。”

莱因哈特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是他身边的幕僚们都明白他的真正意思。这位金发的年轻人并没有阻止大家喊他为皇帝。他向士兵们挥手致意，群众们安静片刻后，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又再度响了起来：“皇帝万岁！帝国万岁！”

事实上，莱因哈特登上皇帝的宝座是第二年的事。不过他首次公然接受士兵们称他为“吾皇”及“皇帝莱因哈特”的称呼，则是在他踏上费沙领土的这一天。

才刚踏入以高级旅馆作为临时元帅府的莱因哈特马上发布公告：帝国军进驻费沙，绝不剥夺费沙人民原本所享有的任何权利。他希望帝国本土能和费沙自治领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说的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不过，这也是有野心的，因为这只是他想征服自由行星同盟第一阶段所必须完成的目标而已。

接着，米达麦亚因有三点交代下来的任务未能完成，特地来向莱因哈特请罪。这三件失败的任务分别是：没有抓到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同盟的事务官汉斯也下落不明、同盟驻费沙办事处内的电脑资料也全数被毁，无法取得情报。莱因哈特听了，眉毛登时皱了起来。不过，他的表情马上又变回原来平和的样子。“要百分之百的完成而没有疏失是相当困难的。

连你都没办法达成的任务，换作其他的人来做就更甭提了！你没有请罪的必要！”

其实，像汉斯事务官这种角色到底下落如何？莱因哈特并不是相当关心。而此时的尤里安·敏兹也还不成气候，莱因哈特根本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同盟驻费沙办事处内的电脑资料没有取得虽然可惜，可是费沙航路局的电脑资料已经全部落入帝国军手中，所以仍是大有可为。只有鲁宾斯基目前不知所踪这一点让莱因哈特感到相当在意而不安。“伯爵千金，你想‘费沙的黑狐’有什么打算呢？”“我认为他承认了目前的失败，所以躲了起来。另一方面，他大概也看出博尔德克无论如何是无法驾驭费沙全体吧。在博尔德克遭到惨痛失败的时候，他就有再次上台的机会，不管是来自罗严克拉姆公爵阁下或是市民的期望……”

莱因哈特赞同希尔德的分析。鲁宾斯基利用诱拐皇帝和费沙回廊的通行权为饵，打算赌上时间来操纵莱因哈特，却被一手漂亮的反击逆转了情势。

莱因哈特目前虽然可称得上大获全胜，心中却总有些不安。随着时间的增长和情报的显示，存在他心里的疑团可能将越来越大。虽然目前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去管博尔德克和鲁宾斯基的事，但是他总觉得在这件事的背后还隐藏着点什么，有去查清楚的必要。

莱因哈特和他的幕僚们共进晚饭之后，就在他的亲卫队的陪同下来到费沙航路局。接着，负责警备工作的克拉夫准将直接引领莱因哈特来到电脑资料室。莱因哈特命令亲卫队长奇斯里上校在室外守候之后，自己一个人走进了室内。

在这间寂静无人的电脑室中，空气中充满了电子类无机物质的臭味。莱因哈特默默地走到机器旁边，在一个萤幕前面站定，他抬头望着这面巨大的闪亮萤幕，自言自语地道：“没错，我就是想看这个！”

他说这句话的口气，就好像是看见梦中情人似的。接着，他毫不犹豫地伸手在操作台上的键盘上输入指令，电脑开始迅速动作。

与其说莱因哈特的手是在有意识地操作电脑，倒不如说他好像在即兴弹奏钢琴名曲似的。当然，他所弹出来的不是音乐。画面上终于出现了星系图，这是一个由两千亿颗恒星所构成的银河系。这些星图慢慢地扩大着，接着，自由行星同盟的版图出现在他的面前，一个个恒星系的名称被显示出来，连结这些恒星像脉络般的航线也被看得一清二楚，其中有个行星就是同盟首都海尼森。还有一个就是他曾经在那里大败敌军的亚斯提星域。另外还有一个是一百五十年前曾经发生过帝国军全数被歼灭的达贡星域。其它还有好多恒星系、行星和古战场。这些全部都是他心中期待着在未来能一一征服的地方。

莱因哈特像是一具雕像般地一动也不动站在萤幕面前，过了一会儿，他把挂在自己胸前的坠子珍而重之地放在手上，打开盖子，看着里面装着的一张年轻人的照片说：“走吧，吉尔菲艾斯，一起去掌握我们所共同拥有的宇宙。”

莱因哈特对着他那虽然死去，却犹如仍伴随在他身边的红发挚友说了这句话后，用手拨了拨头发，又恢复了他那傲视天下的模样，然后以一种谁也模仿不来的步调走出这间电脑室。

宇宙历七九八年，也就是帝国历四八九年，就在这样一个混沌不明的局势下渡过了。在这段时间内，有多少人能搞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事？又有多少人能了解自己在这段历史中所占有的地位呢？全体人类共四百亿人，其中有这种觉悟的人大概没几个吧！

目前，“莱因哈特皇帝万岁”呼声已响彻了全宇宙，有人认为这是好兆头，也有人认为这是凶兆，到底谁对谁错，就只有等待时间来证明了。

接下来是宇宙历七九九年、也就是帝国历四九 年的到来……

